

中國古代詩文選

下冊



中国古代詩文选 (下册)

目 录

陈 子 昂

登幽州台歌..... 2

王 之 涣

凉州词..... 3

登鹳雀楼..... 4

岑 参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5

李 白

嘲鲁儒..... 9

蜀道难..... 12

古 风 (其二十四)..... 17

梦游天姥吟留别..... 19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22

杜 甫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24

石壕吏..... 33

垂老别..... 3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38

登 高	39
白居易	
观刈麦	42
卖炭翁	43
轻 肥	44
杜陵叟	46
琵琶行	48
韩 愈	
师 说	56
答李翊书	60
柳 宗 元	
笼鹰词	72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74
捕蛇者说	75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80
刘 禹 锡	
浪淘沙词（选三）	85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赠看花诸君子	86
再游玄都观并引	87
李 贺	
雁门太守行	90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91
李 商 隐	
安定城楼	95
杜 牧	
阿房宫赋	98

陆 龟 蒙

野庙碑 108

黄 巢

题菊花 113

皮 日 休

橡媪叹 115

王 安 石

河北民 120

兼 并 122

答司马谏议书 125

苏 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131

石钟山记 133

陆 游

关山月 139

示 儿 141

诉衷情 142

辛 弃 疾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145

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 146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48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151

陈 亮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153

念奴娇（登多景楼） 155

张 养 浩	
山坡羊（潼关怀古）	158
哀流民操	159
钟 嗣 成	
录鬼簿序	161
李 贽	
答耿中丞	165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176
宋 应 星	
天工开物序	180
黄 宗 羲	
原 君	186
方 苞	
獄中杂记	196
龚 自 珍	
己亥杂诗（选三首）	208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211

附 录：

文言常用虚词与 句 式

陈 子 昂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出身世代豪富家庭。青少年时期，生活任侠不羁，十七、八岁以后，才立志读书。二十一岁，离开故乡，出三峡，北上长安。二十二岁，居洛阳，应试不第，又回到四川。二十四岁，再游洛阳，举进士，授麟台正字。二十六岁时，他参加乔知之的军队，到过西北边塞。三十六岁时，任建安王武攸宜的参谋，随军东征，抵御契丹，到过幽燕一带地方。三十八岁时，终因不得志，解职返回乡里。回到家乡后，射洪县令段简受武三思的指使，把他害死在狱中，时年四十二岁。

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都表现了大胆的革新精神。他明确地反对齐梁“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诗风，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他的诗，有的赞美美好的理想，有的揭发政治弊端，有的感叹壮志不遂。但不少作品是抒发个人的情怀，其中有许多消极思想，这是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陈子昂在文学上的功绩，是他为盛唐诗歌的发展，开拓了积极浪漫主义的道路。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音创）然而涕下。

幽州台：即蓟北楼，也就是蓟丘，蓟丘当时属幽州。这首诗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说，是在作了《蓟丘览古》后，泫然流涕歌咏以成的。

悠悠：悠远无穷。

怆然：悲伤地。

《登幽州台歌》是陈子昂参加武攸宜军队征契丹时的创作。陈子昂虽“参谋帷幕”，但是武攸宜很不重视他。武攸宜胸无将略，贪生怕死。陈子昂几次向武献策，愿为前驱。武攸宜不但不许陈子昂“奋身报国”，反而迁怒于他，给予降职处分。诗人气愤之余，“因登蓟北楼，感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这就是《登幽州台歌》诸诗之作。

诗人登上古老的幽州台，眺望苍茫无际的宇宙和祖国北方壮丽、广阔的河山，吊古伤今，唱出了慷慨激烈的悲歌，表达了因遇不到同心戮力建功立业的知己感到孤立无援而激起的悲愤，抒发了感念宇宙悠远无穷与人生的短促有限，不能实现远大抱负的慨叹。但诗中呈现出前途无望的伤感情调，则是应该注意批判的。

王之涣

王之涣(688—742)，字季陵，原籍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后迁居绛(音匠)郡(今山西省新绛县)，是盛唐时著名的边塞诗人。开元初，做过冀州衡水县(今河北省衡水县)主簿。后来过了十多年的漫游生活，足迹遍及黄河北。最后做了文安(今河北省文安县)县尉，死在文安。他的诗在当时“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可惜大部分湮没，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六篇绝句。

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凉州词：唐代乐府曲名，是歌唱凉州一带生活的歌词。凉州，今甘肃省地，即河西一带。诗题一作《出塞》。

羌笛：乐器。

杨柳：指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西，是当时凉州的最西境。

这首诗是作者初入凉州界时写的。前两句写景，显示出唐代边塞壮丽山河的画面，形成了特有的地方色彩。后两句抒发面对黄河、边城，耳听到“折杨柳曲”时所产生的感慨。意思是说，凉州春意已经很少，出了玉门关外，恐怕连春风也没有了。对于如此少的春之杨柳，羌笛曲中何必多所怨呢？然而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塞北成为江南，到处是春暖花开，春风早度玉门关了。

登鹳（音贯）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山：指中条山。尽：指太阳即将全部西沉。

穷：望尽。千里：极言其远。

鹳雀楼在唐代的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楼有三层，建在一座很高的土山上，远处有耸立的中条山，近处有奔腾的黄河水。《登鹳雀楼》写的正是作者登临时所见到的景色。诗中所描写的祖国河山是如此辽阔广大，从而表现诗人所追求的更高更远的境界。

岑 参

岑参(715——770)湖北江陵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公元744年(天宝三载)中进士，官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时值西北边境一带战争频繁，岑参向往建功立业，于是在天宝八载赴安西(今新疆境内)，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掌书记。二年后返回长安。天宝十三载，岑参再度从军，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肃宗即位后不久，回朝任右补阙(谏官)，“频频表章，指述权佞”。因受权贵排挤，贬为虢州长史。晚年迁任嘉州刺史，仅一年便被罢官，最后死于成都。

岑参是我国唐代的著名边塞诗人。他长于七言歌行，气魄雄伟豪壮，与高适齐名。由于他两次从军塞外，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边疆生活，熟悉那里的战争情况、自然风光，所以他笔下的边塞诗描写了塞外风光、军旅生活和战士的艰苦奋战情况，富有时代气息。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

幕，狐裘不暖锦衾（音琴）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瀚（音汗）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音彻）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判官：官名。在唐代是协助地方官长（节度使或观察使）处理政务和公文文官。

白草：草名，生长在西域，干熟时成白色。

胡：古代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通称。

狐裘：狐皮衣服。锦衾：织锦棉被。

角弓：用牛角装饰的弓。控：拉开。

都护：唐朝管辖边远地区的官。

瀚海：大沙漠。阑干：横七竖八地。

中军：本是主帅亲自统领的军队，这里指主帅所住的营帐。置酒：安排了酒席。

羌笛：古代羌族的一种乐器。

辕门：是把两辆车子的辕木交叉起来，不许任意出入，本是用于野外行军。后来高级军部的大门，都叫辕门。

掣：牵动。

轮台：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唐代曾在这里驻兵。

君：指武判官。

七言歌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诗人从军轮台时写的。诗篇生动地描写了西北边塞地方严寒飞雪的情景，表达了雪中送别武判官时的惜别心情。同时借胡天八月飞雪以及雪后严寒的描述，透露出边疆军旅生活的艰苦。

诗的前段写塞外的雪景和雪后严寒；后段由雪景的描写转入雪中送别。全诗色彩鲜明，风格别致。

李 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于碎叶。碎叶当时属于安西都护府，在今中央亚细亚巴尔喀什湖之南。五岁时随其父迁居到蜀地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四川省江油县）。

李白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不属名门贵族，从小就不拘儒家教养。他青年时代就倾慕管仲、晏婴、诸葛亮等历史人物所做的一番事业和生活道路。他希望象这些有作为的政治家那样，自布衣一举而为卿相，辅佐君主，“使环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二十六岁时，离开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四十二岁时，由道士吴筠推荐，进入长安，供奉翰林。他只在朝廷三年，就被代表大贵族地主利益的腐朽势力排挤出来。李白被迫离开长安以后，开始了第二次流浪生活。安禄山发动叛乱战争之后，避乱江南。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他抱着平定战乱，恢复祖国统一的目的，应聘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军队。但永王李璘的军队很快就被唐肃宗派大军消灭，李白也以“附逆”的罪名被捕入狱，后虽经别人营救出狱，但不久又被判处长期流放夜郎。在流放途中，因关中大旱，朝廷颁布大赦令，李白才遇赦而还。后来，他就流浪于金陵（今南京市）、宣城（今安徽省宣州市）一带。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

病死在当涂（今安徽省当涂县）令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家，卒年六十二岁。

李白流传下来的诗歌有九百多首。代表他诗歌创作主流和方向的是那些揭露和批判黑暗腐朽势力的浪漫主义诗歌。

李白在这些诗歌中大胆揭露和抨击了唐玄宗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和他们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对大地主特权阶层无限制地搜刮掠夺，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也有所反映。李白还写了许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诗歌，特别是安禄山叛乱战争发生后，这方面的内容成了他诗歌的重要主题。他的一些热情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诗歌，也渗透着积极进取精神，千百年来，传诵人口。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把热烈奔放的感情，丰富奇特的想象，夸张的语言，豪放的风格，同时对现实的深刻认识熔铸为一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把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从李白流传下来的全部诗歌看，也是相当复杂的。有时甚至在一首诗中，积极的与消极的思想就互相混杂。特别是他有不少诗歌写了求仙学道，退隐山林的情趣，宣扬了道教迷信和逃避现实的思想，这正是地主阶级反动没落世界观在李白诗歌中的反映，必须认真分析批判。

嘲 鲁 - 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
茫如坠烟雾。足著（音着）远游履（音吕），首戴

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音包）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鲁：地区名，今山东省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沭水流域，春秋时期，这一带属于鲁国，是孔丘、孟轲的故乡。

叟：老头，这里指儒生。

五经：儒家的五部主要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

章句：章节句读。

经济策：经时济世的策略，这里指改革现实，治理社会的道理。

茫：茫然不知所措。

著：穿。

远游履：走远道穿的鞋子。

方山巾：儒生所戴的一种用彩色绸纱做的方形帽。

秦家丞相府：指李斯，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任丞相。他曾辅佐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褒衣人：指儒生。褒衣，儒生所穿的一种宽袍大袖的衣服。

君：指鲁儒。

叔孙通：西汉初年人，原是鲁地的一个儒生，但他能够经世致用，顺应历史潮流，协助汉高祖刘邦制定西汉朝廷礼仪制度，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干一番事业。他非常鄙视那

些死抠章句之学的迂腐儒生，称他们为鄙儒。

殊伦：不是一类人。

时事：指社会现实。

达：通晓。

汶水：鲁地的一条河流。

滨：水边。以上两句是说鲁儒顽固腐朽，什么也不明白，只好回到汶水边去种地。这里也反映了李白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

这首诗是李白批判迂腐儒生比较突出的作品。大约写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前后。

诗人唯妙唯肖地画出迂腐儒生可恶可鄙的丑态。无情地嘲笑了他们一生只知死啃儒家的经典，而对改革现实，治理社会则一无所知。这些孔丘的徒子徒孙，丝毫无益于社会，只不过是一群蛀虫。

“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当年，因为他们顽固迂腐，反对秦政权，得不到李斯的重用，并且受到镇压。诗中，李白还明确表示，他与这类迂腐儒生完全是两路人。

诗的最后，以更为犀利而又幽默的笔调嘲弄那些死守孔孟之道，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儒生：你们如此顽固迂腐，什么济世经时的道理也不明白，还是请回汶水边上种地去吧！但这里也应看到，李白认为什么也不能做才去种地，又反映出李白世界观中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面。

蜀道难

噫吁（音虚）噤（音西），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音浮），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蜀道难：古乐府曲调名。这首诗是用乐府旧题另写新意。大约是李白初到长安时，送友人去蜀（今四川）地时写的。当时李白的朋友贺知章看了这首诗以后，大加赞扬，称李白为“谪仙人”。

噫吁噤：惊叹时所发出的声音。

危：高。

蚕丛、鱼凫：传说古代蜀国两个开国君主的名字。

尔来：自从那时以来。

四万八千岁：形容时间非常久远。

秦塞：秦地，今陕西省一带。

通人烟：指人们不受阻碍而互相往来。

当：对着。

太白：太白山，在今陕西省郿县东南。当时李白在长安城，太白山位于长安城西，所以说“西当太白”。

横绝：横断，这里指渡过。

峨眉：山名，在今四川峨嵋县。

巅：山的顶峰。

地崩山摧壮士死：据《华阳国志》说，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位美女，蜀王派五位壮士去迎取，行至梓潼，见大蛇入穴中，壮士们拽蛇，引起山石崩裂，压死五位壮士和美女，从此险峻的高山分为五岭。

天梯：指登上高山的阶梯，因高所以说“天梯”。

石栈：古代两山之间用岩石架起来的桥。

勾连：指连接秦蜀两地。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音挠）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音营）岩峦。扞（音闷）参（音深）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音蝉）岩不可攀。

六龙回日：古代神话传说，羲和（太阳神）驾着六条龙所拉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运行。“回日”是说因山高太阳也得迂回而过。

高标：高峰。标，树梢，这里指峰顶。

冲波：波涛冲击。

逆折：回旋。

回川：回转而流的川水。

猿猱：都是猿猴类动物，动作敏捷，善于攀援。

青泥：山岭名，在今甘肃省徽城县南，是入蜀的要道。

盘盘，曲折的样子。

九折：指围着石岩山峰绕不少弯子。

萦：盘旋，环绕。

扪参历井：摸到参星，经过井星。参，井，是两个星宿名，参宿七星，属于现在所说的猎户星座；井宿属于现在所说的双子星座。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上的某一星宿和地上的某一区域联系起来，称该星宿为这一区域的分野。参为蜀地的分野，井为秦地的分野。

仰胁息：屏住气不敢呼吸。

抚：摸抚。

膺。胸。

畏途巉岩：可怕的道路，山势险峻。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音团）瀑流争喧豗（音灰），砢（音烹）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但：只。

子规：即杜鹃鸟。

凋：凋谢，指衰老下去。

朱颜：红色的容颜，指年青的容貌。

去：距离。

盈：满。

湍：急流。

喧豗：哄闹声。

砢崖转石万壑雷：激烈撞击着崖壁，冲得巨石翻滚，在无数的山沟里发出雷鸣般的响声。砢崖，水撞击着岩石。转石，水冲击着石头翻滚。

若此：如此，象这样。

嗟：叹息的声音。

胡为乎来哉：为什么要来呢？胡为，为什么。

剑阁峥嵘而崔嵬（音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音顺上声）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剑阁：四川剑阁县北的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的一条奇险的栈道，全长有三十里。

峥嵘：高峻的样子。崔嵬：山高而不平的样子。

一夫当关：一个人把守关口。

万夫莫开：万人也不能攻开。

所守或匪亲：镇守的人假如不可靠。或，假如。匪亲，不可靠的人，这里指反对中央集权，搞分裂倒退的人。匪，同“非”。

化为狼与豺：指变成豺狼一样的叛乱者。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意思是时刻提防分裂势力。

吮：吸吮。

长咨嗟：深深地叹息。

《蜀道难》是李白的名篇。在诗里，诗人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蜀地山川的雄奇壮伟，气势磅礴，使人振奋，给人力量。但是对这首诗的政治寓意，众说纷云，成为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公案。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以来，为保证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一直实行“府兵制”，军权由中央掌握，地方势力无法凭借武力进行分裂割据。但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府兵制”被废除了，代之以“募兵制”。从此，分裂势力也日益膨胀。天宝元年（742年）唐王朝“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每个节度使据有一个地区，他们已经不是驻守军事重镇的将领，而是逐渐地成为“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的一股股割据势力。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同上），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危害，国家统一受到严重威胁。

在送友人入蜀的时候，诗人以写蜀道之难借题发挥，表达了他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进步思想。

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开头诗人就发出强烈的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笔势奇崛，夸张大胆。蜀道的山高路险，给人以深刻的感受。这里用了秦惠王嫁五女于蜀的传说故事，突出“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表达了祖国的统一，是经过艰难历程的，如果让分裂

势力得逞，将是多么严重的倒退。接着在第二部分里，诗人驰骋想象，尽情地描绘了蜀道上惊险雄奇的山水。江山如此多娇！但是分裂势力却要利用形势险要的高山巨川，破坏祖国的统一，进行分裂活动。诗人不禁再一次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渗透着深沉的焦虑心情。诗的最后部分，几经渲染和铺垫，一语点破主题，“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分裂割据的危险日益加深，而一切分裂势力都是如猛虎，如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如果任凭他们拉历史车轮倒退，进行分裂割据，就会使祖国山河破碎，就会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祸患，诗人为分裂势力的日益猖獗而痛心，为唐王朝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诗人也为无力改变这种形势而叹息。他第三次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感情更加深沉了。

果然，这首诗写后十年左右时间，分裂势力的大叛乱就发生了，唐王朝从此也就一蹶不振了。

古 风（其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音处）惕（音替）。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古风（其二十四）：此诗大约作于天宝三年（744年），

当时李白正在长安供奉翰林。

亭午：中午。

阡陌：田间的路，南北的叫阡，东西的叫陌。

中贵：有权势的宦官。

连云：同云彩相连接，形容极多。

甲第：上等住宅。

冠盖：指达官贵人的冠服车盖。

辉赫：显赫。

鼻息：鼻子出的气。

干虹霓：冲犯虹霓；虹霓，即虹霓。

怵惕：恐惧。

洗耳翁：即尧时隐士许由。传说尧要让位给他，他表示不受，躲到颍水之滨隐居。后来尧又让他做九州长，他认为这话弄脏了他的耳朵，马上就到水边洗耳朵。

尧与跖：尧，传说中上古贤明的帝王。跖，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被历代统治阶级诬蔑为强盗。李白由于阶级的局限，也把跖作为坏人的代称。

这首诗揭露和斥责了封建统治集团罪恶的一个侧面。唐玄宗宠信宦官做为他腐朽统治的一个支柱，当时宦官声势十分嚣张。骄奢淫佚的唐玄宗又爱以斗鸡为乐，斗鸡成为一时风尚。诗的前四句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宦官飞扬跋扈，横行无忌，聚敛财物，广置田宅的罪恶。中间四句揭露和抨击那些“斗鸡者”得到皇帝宠幸，作威作福，气焰嚣张，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诗的最后两句直接点出奸贤不辨，黑白不分的腐败政治。

梦游天姥吟留别

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覩（音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音善）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音路）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音鸡），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邱峦崩摧，洞天石扇，訇（音轰）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音即）以魄动，怳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梦游天姥吟留别：梦中游览天姥山的歌，临别时赠给朋友。这首诗又题作《别东鲁诸公》，是天宝四年（745年）李白离开东鲁南下吴、越时所作。天姥（音母），山名。

瀛州：相传是渤海中的一座仙山。

微茫：景象隐约不清。

越：指春秋时越国属地，今浙江省一带。

明灭：时明时暗。

覩：看见。

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赤城：山名，在今浙江天台县北。

天台：山名，在天台县北，天姥山东南。

因之：因，依照，凭借。之，这，指越人关于天姥山的传说。

镜湖：即鉴湖，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南。

剡溪：水名，在今浙江省嵊（音胜）县南，即曹娥江的上游。

谢公：指晋人谢灵运，他曾经游过天姥山，在剡溪住过。

谢公屐：谢灵运为游山而特制的一种木鞋，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这样比较安全省力。

青云梯：指高入青云的山路。

天鸡：《述异记》中说：“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之鸡皆随之鸣。”

暝：天色昏暗。

殷：雷声，这里是震荡的意思。

澹澹：水波摇动的样子。

白：指水面上升起的雾气。

列缺：闪电。

洞天石扇：神仙世界的石门。洞天，道家称神仙所住的地方为“洞天”；扇，门扇。

訇然：大声。

青冥：天空。

金银台：郭璞《游仙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金银台，传说中神仙住的地方。

云之君：云神。《楚辞·九歌》中有《云中君》篇。

麻：多。

悸：惊动。

恍：同恍，心神不安的样子。

东流水：比喻万事一去不复返。

白鹿：传说中的神兽，为神仙或隐士的坐骑。

摧眉：低头。

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刚从长安被排挤出来不久。这时，他所一再表示的要象管仲、晏婴、诸葛亮等人那样，辅佐君主，“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破灭了。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使他失望；唐王朝的黑暗腐朽统治，使他激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苦闷。这首诗正是诗人这种复杂思想感情的表达与寄托。

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由越人介绍天姥山的雄奇壮丽而对它热烈向往；第二部分，由热烈向往而“梦游天姥”；第三部分，由梦游到醒来回到现实，发出深深感慨，

点出了主题，揭示了诗人写作意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最后两句集中地表达了李白对封建统治者的极端蔑视与斗争精神。

此诗是诗人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所幻想出来的天姥胜境，并托之于梦游而抒写的，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省武昌县西黄鹤矶上，是当地名胜之一。

西辞：从西方离开，黄鹤楼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一带）的西方。

烟花：形容柳如烟、花似锦的春景。

李白出蜀后，曾以湖北的安陆为中心到各地漫游。后来在襄阳认识了当时的大诗人孟浩然。由于性格、思想的相近，两人结成深厚的友谊。这首诗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到广陵去的作品，诗中表达了对孟浩然的深厚的情谊。

杜 甫

杜甫（712—770）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字子美，原籍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的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初的名诗人，父亲杜闲，曾做过几任小官。杜甫二十岁后开始漫游生活，参加过两次进士考试，均未考中。此后，他客居长安十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干谒达官显贵的生活，企图得到推荐与提拔。四十四岁后，当了几任小官，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管理军械库房）、左拾遗。四十八岁弃官入蜀。五十三岁由西川节度使严武推荐，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五十四岁，严武死，出蜀，流转在湖北、湖南一带，病死湘江舟中，终年五十九岁。

杜甫一生经历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受社会上各种矛盾的影响，杜甫的世界观也随着产生明显的变化。安史之乱前，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客观现实的急剧变化又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某些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认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十年长安困居，官场的屡次失意，使杜甫逐渐认识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社会生活的黑暗。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现实，目睹了人民的苦难，这就使他加深了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进步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道路和诗歌创作成就。

杜甫诗歌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深广地反映了唐代现实生活：其中有揭露社会黑暗腐朽的；有同情人民疾苦的；有抨击统治者昏庸无能的；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这些都是“多少带有民主性的东西”。当然他也有歌颂儒家理想，追求功名利禄，吹捧统治阶级，反对农民起义的诗歌。这是我们在“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剔除的封建性的糟粕”。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就创作方法而论，它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就语言运用来说，它是精炼概括、比较雄浑的。杜甫晚年的创作，有过讲究形式，追求格律的不良倾向，对后代的诗歌创作，起了消极的作用，这是必须给予批判和扬弃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音记）与契（音谢）。居然成夔（音获）落，白首甘契（音妾）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音记）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音货）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音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音演）溟（音明）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音误）兀遂至今，忍为尘

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沈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奉先：地名，在今陕西省蒲城县。

杜陵有布衣：杜陵，地名，在长安南，秦时称杜县，汉宣帝葬此，改称杜陵，杜陵东南处，有宣帝许后墓，称少陵。杜甫的远祖杜预是杜陵人，杜甫也曾在此处居住过，因此他自称为“杜陵布衣”、“少陵野老”等。后人因称他的诗集为《杜少陵集》。布衣：平民。

老大意转拙：大，指年龄，这年杜甫已四十四岁。意，思想。拙，笨拙。

许身一何愚：许身，期待自身。

窃比稷与契：稷，舜时的农官，周的祖先，传说他教民耕种。契，舜时的司徒，商的祖先，传说他掌管教化。

居然成夔落：居然，果然。夔落，即廓落，大而无当。

白首甘契阔：白首，鬓发斑白的老年。契阔，辛勤劳苦。

盖棺事则已：盖棺，指人死了。事，指上文所说的思想意志。已，完结，罢休。

赬谿：希望实现。

穷年忧黎元：穷年，一年到头的。黎元，老百姓。

取笑同学翁：取笑，见笑。同学，指同辈人。翁，本是对人的尊称，这里含讥讽意。

浩歌弥激烈：浩歌，放声歌唱。弥，更加。

江海志：放浪江海的志愿。

潇洒送日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度日。

生逢尧舜君：杜甫这里把唐玄宗隆基比成尧舜，是对唐玄宗的美化，表现了杜甫儒家的忠君思想。

诀：分别，辞别。

廊庙具：比喻朝廷中栋梁般的重臣。廊庙，指朝廷。

构厦：建造大房子，这里指建设国家。

葵藿倾太阳：葵花向太阳。葵藿，植物名。葵，向日葵。藿，豆叶。葵藿，偏意词，主要讲葵。诗人以葵藿自比。

物性固难夺：物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夺，强行更改。这里仍是自比，表现了杜甫顽固的忠君思想。

顾惟蝼蚁辈：顾，环顾。又可作但是讲。惟，想。蝼蚁，即蝼蛄，一种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借比只顾自己，目光短浅的人们。

胡为慕大鲸：胡为，为什么。大鲸，比喻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

辄拟偃溟渤：辄，经常。拟，准备，打算。偃，休息。溟渤，大海。

以兹悟生理：兹，此，即指上句的蝼蚁和大鲸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生理，生活的道理。

独耻事干谒：事，从事。干谒，求见的意思。干，求。谒，见。这里指趋炎附势，巴结钻营。

兀兀：穷困，倒霉。

巢与由：巢父、许由是传说中尧时的隐士。

易其节：易，改变。节，志向，节操。

沈饮聊自遣：沈饮，无节制的饮酒。聊，姑且。自遣，自我消遣，排除苦闷。

愁绝：极度的忧愁。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音瞿）
 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
 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嵒（音弟）岬（音聂）。
 蚩尤塞寒空，蹴（音促）踏崖谷滑。瑶池气郁
 律，羽林相摩戛（音颊）。君臣留欢娱，乐动殷
 （音隐）胶葛。赐浴皆长缨，与（音玉）宴非短
 褐（音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
 （音踏）其夫家，聚敛（音脸）贡城阙（音确）。圣
 人筐篚（音匪）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
 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庭，仁者宜战栗。况闻
 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
 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音色）。劝客
 驼蹄羹，霜橙（音程）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
 有冻死骨。荣枯咫尺（音止）异，惆怅难再述。

零：凋零。

疾风：急风，强风。这两句写自长安出发时的自然景象。

天衢阴峥嵘：天衢，天空。阴，指阴云。峥嵘，形容山势的高峻，这里用来比喻阴云。

客子中夜发：客子，指出门在外，旅客外乡的人，杜甫自称。中夜，半夜。发，出发。

凌晨过骊山：凌晨，天微明的时候。骊山，在今陕西省

临潼县，距长安六十里。

御榻在嵒嶰：御榻，皇帝的坐榻，这里指皇帝居住的意思。嵒嶰，形容山很高的样子，此处指骊山。骊山上有华清宫，宫里有温泉。这年十月唐玄宗带杨贵妃正居住在华清宫里避寒。

蚩尤塞寒空：蚩尤，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能造雾，这里用他代指大雾。

蹴踏崖谷滑：蹴，脚踩。滑，指冰雪。

瑶池气郁律：瑶池，神话故事里西王母宴会的地方，这里指骊山的温泉。郁律：形容热气蒸腾的样子。

羽林相摩戛：羽林，羽林军，即皇帝的禁卫军。摩戛，摩擦撞击。戛，击，也可解释为兵器。

乐动殷胶葛：乐动，乐器所发出的声音。殷，盛，指乐器声震动之大。胶葛，形容天空的辽阔。

赐浴皆长缨：皇帝恩赐在华清宫里沐浴的都是大官。长缨，戴长缨帽的人，指大官。

与宴非短褐：参加宴会的没有一个平民。与，参加。短褐，穿粗布衣的人，指平民百姓。

彤庭所分帛：彤，朱红色。庭，朝廷。朝廷里的宫殿多用朱红色涂饰，所以称为彤庭。分，赏赐。帛，指绸缎一类的丝织品。

聚敛贡城阙：聚敛，收刮。贡，进贡。城阙，京城。

圣人筐篚恩：圣人，指皇帝，封建士大夫阿谀皇帝的称呼。筐篚，都是盛物的竹器。古时，皇帝宴会以筐篚盛币帛分赐给群臣。筐篚恩，指皇帝赏赐货币绸缎的恩典。

实欲邦国活：邦国，国家。活，形容兴旺的样子。

臣如忽至理：忽，忽视。至理，天经地义的道理，指上句“实欲帮国活”而言。

此物：指上文赐给贵族们的币帛。

仁者宜战栗：仁者，忠于封建朝廷的人。宜，应该。战栗，发抖。

况闻内金盘：况，况且。闻，闻听。内，指宫内。金盘，指珍贵器具。

尽在卫霍室：卫，卫青。霍，霍去病。他们是汉武帝的外戚，这里影射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一家。

中堂有神仙：中堂，即堂中。神仙，美女，指杨氏姊妹。

烟雾蒙玉质：烟雾，形容舞衣的轻薄像烟雾一样。玉质，洁白的肌体。

暖客貂鼠裘：饱暖的客人穿着貂鼠的皮袍。

悲管逐清瑟：激昂的箫管伴随着清新的弦乐。悲，形容激昂的乐器声音。管，箫、笛一类乐器。逐，伴随。清，形容弦乐清新的声音。瑟，一种弦乐器。

劝客驼蹄羹：驼蹄，骆驼掌，当时最珍贵的名菜。羹，肉汤。

霜橙压香桔：新鲜的橙子和香美的桔子堆在一起。压，堆积。

朱门：贵族官僚家庭的大门都涂饰朱红色，朱门即指贵族官僚家。

荣枯咫尺异：富豪的贵族家和贫苦的老百姓，虽只一墙之隔，却有天壤之别。荣，指上文的“朱门酒肉臭”。枯，指“路有冻死骨”。咫尺，形容距离之近，周尺八寸为咫。

异，说明差别的悬殊。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
极目高崕（音促）兀。疑是崕（音空）峒（音同）
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音彻），枝撑
声蹇（音西）窅（音苏）。行旅相攀援，川广不
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
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音毫）眺
（音陶），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
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
禾登，贫窶（音巨）有仓卒（音促）？生常免租
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颍
（音江）洞不可掇（音多）。

北辕就泾渭：车子朝北向着泾渭合流的地方走。北辕，
向北行。就，走近。泾、渭，二水名，汇合于昭应县（今陕
西临潼县）。

官渡又改辙：官渡，官家设立的渡口。改辙，改道。杜
甫去奉先的路线是出长安，东到昭应，从昭应北渡泾渭，直
去奉先，昭应的渡口，唐时屡次迁移。

极目高崕兀：远远望去像高峻的山岭。崕兀，危险而高
峻的样子。

疑是崆峒来：怀疑它们（群水）是从崆峒山上奔流下来的。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岷县。泾渭二水都发源于甘肃西部，所以有此怀疑。

恐触天柱折：恐怕它们要把天柱撞折。天柱，支撑天的柱子，古代神话有“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的传说。

河梁幸未坼：梁，桥梁。坼，裂开。

枝撑声窸窣：枝撑，指桥的支柱。窸窣，桥柱晃动的声音。

行旅相攀援：相攀援，指行人互相拉着手攀着肩。

老妻寄异县：寄，寄居。异县，即指奉先县。

庶往共饥渴：希望和家人共度艰苦生活。庶，庶几，表示希望的词。

入门闻号咷：进了家门就听到号咷的哭声；号咷，悲惨哭声。

幼子饥已卒：小儿子活活的饿死了。卒，死。

无食致夭折：致，致使。夭折，未成年就死去。

岂知秋禾登：哪里知道秋天庄稼已经成熟。登，成熟。

贫窶有仓卒：贫穷人家还发生这样意外的不幸。贫窶，贫穷。仓卒，突然，意外。

生常免租税：一生享受着免租税的待遇。封建社会里的官僚士大夫都享有免除缴纳租税的特殊待遇，杜甫也受到这种特权。

名不隶征伐：名字不列入兵役册内。这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特殊待遇。隶，属于。征伐，征讨，打仗。

抚迹：追念旧事，指幼儿饿死的惨遇。

平人固骚屑：平民百姓更不用说是怎样骚动不安。平人，平民百姓。固，不待说。骚屑，骚动不安的意思。

默思失业徒：失业徒，指失去土地的农民。业，家业。徒，人们。

因念远戍卒：远戍卒，指远守边疆久不得归的兵士。唐制服兵役一般为二年或三年，远戍西北边疆的不超过四年。后因连年战争，期满也无人更代，边地多有久不得归的士兵。戍，军队防守。

忧端齐终南：忧愁的情绪像终南山那样高。忧端，忧思的端绪。终南，山名，在长安南。

湏洞不可掇：湏洞，形容水的浩大。掇，收拾，这里是解脱的意思。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冬，杜甫在京都长安困顿失意了将近十年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八品小官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在就职前，他于十月初从长安出发到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去探望家属。这时安禄山已起兵范阳，但消息还未传到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寻欢作乐。杜甫于抵家写成这一首诗时也还不知道安禄山反唐的消息，但从全诗的内容来看，他是不无预感的。

这首诗先叙平生的志愿，中叙旅途的见闻，末写到家后的情景，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君臣的骄奢淫佚，反映了人民的深重灾难，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当时穷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展示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时代面貌。有助于我们认识唐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必然趋势。

杜甫从儒家忠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对皇帝抱有很大幻想，又希望朝廷中能有“仁者”出现，自己受到重用，匡时济世，共挽危局，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他始而“叹息”，继而“沈饮”、“放歌”，最后在“忧端齐终南”的沉郁心情中结束全诗。

这首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杜甫当时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也是他经过长安十年政治生活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对于诗中所宣扬的儒家“仁政”思想、忠君思想和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必须深入进行分析，批判。

“咏怀”是以诗歌的形式来抒写感情、怀抱。这首诗就是通过述志、叙事、写景、议论等方面来抒情咏怀的。

石 壕 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音鱼）墙走，老妇出门看（音堪）。

石壕村：又名石壕镇，在今河南陕县东。

吏：差吏，此处指抓壮丁的差吏。

逾墙走：爬墙逃跑。逾，越过。走，跑。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
“三男邠（音业）城戍（音树）。一男附书至，二

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音育）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吏呼一何怒；官吏叫喊的多么凶暴。呼，叫喊。一何，一，副词，起加强语气的作用；何，何等。怒，气势汹汹的样子。

前致词：走上前去说话。

三男鄆城戍：三个儿子都被征调去防守鄆城了。鄆城，在今河南省临潼县西。戍，防守或出征。

附书至：托人捎来了信。

存者且偷生：活着的人暂且苟安生存。存者，活着的人，指上文“一男”。且，暂且。偷生，苟安生存，表示生命没有保障。

死者长已矣：死去的人就永远完结了。死者，死去的人，指上文“二男”。

室中更无人：家中再也没有人了。室，家室。更，再。

惟有乳下孙：只有吃奶的小孙子。

有孙母未去：因有吃奶的孙子，他的母亲才没离去。去，离家而去，指改嫁。

出入无完裙：进出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穿。出入，偏义词，主要是出的意思。

老妪：老妇自称。

请从吏夜归：请准许我今晚随从官吏一起回营去。

急应河阳役：赶快应征到河阳去服役。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南，洛阳对面，官军在相州失败之后，河阳就成了前线。

犹得备晨炊：还可以给士卒做做早饭。备，办。晨炊，早饭。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音业）。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幽咽：形容低微的断断续续的抽泣的声音。

天明登前途：天亮后踏上旅途。登，启程。前途，旅途。

独与老翁别：只与老头一人告别，这里暗示老妇已被抓走。

《石壕吏》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四年，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安史叛乱，使唐王朝陷于分裂割据状态，使人民沦为被侵扰奴役地位，它破坏了社会的生产，阻碍了历史的发展。当时广大的人民和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坚决地反对安史之乱，积极地主张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而唐王朝统治者，却无力抵抗叛军，只能惊恐万状和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特别是在乾元二年，郾城战败，洛阳又面临危险的境地。昏庸无能的唐王朝统治者，此时不去积极组织人民去平定叛军，反而穷凶极恶地到处拉夫抓丁，借国家危难之机更加残酷地压榨广大人民群众，给

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这种黑暗现实，诗人杜甫在亲身体尝了社会的动乱，颠沛流离的痛苦后，又耳闻目睹了广大人民苦难的遭遇。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以爱憎分明的态度，充满感情的笔触，写出了著名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六首乐府新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揭示了安史之乱的动乱现实，描述了人民的苦难处境。

这首《石壕吏》，通过诗人“暮投石壕村”到天明离去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安史之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唐王朝统治集团昏庸无能和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的复杂思想。

垂 老 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
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
牙齿存，所悲骨髓乾。男儿既介冑（音昼），长
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
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否园度亦难。势异邙城下，
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
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

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
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垂老：将老。

焉用：何以。

完：活。

介胄：介，铁甲。胄，头盔。

长揖：拱手礼。古礼，介胄之士长揖不拜。

上官：地方官吏。

土门：地名，在河阳附近。

壁：壁垒。

杏园：镇名，在河南汲县。郭子仪进兵卫州，从这里渡河。

势异邺城下：是说形势与邺下败退时不同。

岂择衰盛端：哪管是老还是少呢？衰，老年；盛，壮年。

迟回：徘徊。

竟：终。

盘桓：留恋不进。

塌然：颓然，形容肺肝摧裂，心情极为难过的样子。

《垂老别》与《石壕吏》是同时期写的诗篇。它以人民苦于残暴的兵役为主题，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全诗叙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在服兵役出门时对其老妻的告别辞。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音记）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剑外：剑门以南的地方，剑门在四川的北部，剑外即四川的代称。

蓟北：唐朝的幽州、蓟州一带，即今河北省北部，当时为安史叛军的根据地。

却看：回头看。却，向后。

漫卷诗书：胡乱地收起书本。漫，漫不经心。卷，同捲，收捲的意思。

放歌：放声高歌。

纵酒：纵情饮酒。

青春：春光明媚的时节。

巴峡：在四川省重庆东部一带的江峡。

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四川巫山县东。

襄阳：在今湖北省。

洛阳：当时的东京，杜甫在洛阳有田园。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冬季，唐王朝的军队，击溃了叛军史朝义（史思明的儿子）的队伍，并收复了洛阳，其部下田承嗣、李怀仙等纷纷投降，沦陷的河南、河北相继收复。到这时将近十年的“安史之乱”，才基本结束。这时杜甫正避居在梓州（四川省三台县），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他欣喜欲狂，当即写下了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律诗。

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为胜利而狂喜的感情，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反映了他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热切愿望。

登 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音主）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渚：水里的小块陆地。

回：回旋。

落木：落叶。

萧萧：风吹落叶声。

苦恨：穷途抱恨。

繁霜鬓：多增了白发。

潦倒：衰颓。

亭：同停。

《登高》这首诗大约写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当时杜甫正卧病夔州。杜甫虽只有五十六岁，但他已成为十分衰弱的老人了。老病飘零，情怀孤寂，登高远眺，感慨身世，写下了这首“古今七律第一”的著名诗篇。

此诗描绘出一幅大江岸边深秋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半生艰难的悲凉心境。用词准确而凝炼，景物描写鲜明而逼真，思想表达复杂而深沉，格律对仗工整而自然，是杜甫晚年的代表诗作之一。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邳(今陕西渭南县)。他本人出生于河南新郑县，后又迁居荥阳，十二、三岁时因藩镇割据的战火迫使他避难于越中(浙江一带)。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他考取进士，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授翰林学士，三年任左拾遗，元和十年(815年)因“越职言事”触犯专权的宦官集团而被贬为江州司马。这在白居易的政治生活与创作道路上是一个较为显著的转折点，逐渐转向避开尖锐斗争的消极、妥协态度，元和十五年(820年)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长庆二年(822年)出任杭州刺史，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825年)改任苏州刺史，此后又曾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后闲居洛阳履道里，作《醉吟先生传》，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唐武宗李瀍会昌六年(846年)死，年七十五岁，著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主张革新封建政治，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盐铁官营，反对宦官专权。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反对过重剥削农民，要求重视农民的疾苦，以缓和阶级矛盾，保护封建经济免于破产，以挽救封建王朝的崩溃。

他的诗歌分“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

“杂律诗”，其中以“讽谕诗”的思想成就最高，其中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诗集中地反映了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革新思想与斗争精神。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在他的“闲适”、“感伤”等诗中也反映了白居易的比较浓厚的佛老思想。

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箠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观刈麦：刈（音义），割。原诗题下有“时为盩（音周）厓（音至）县”五字，说明这首诗是作者在元和元年（806年）做盩厓（在长安以西）县尉时写的。

妇姑：妇，儿媳。姑，婆母。

簞：古代盛饭用的圆形竹器。

食：饭和菜。

壶浆：用壶盛的汤水。

餽田：给田里劳动的人送饮食。

秉：拿着。

输税：纳税。

吏禄：做官每年得到的薪水。

晏：晚。岁晏，年底。

《观刈麦》是白居易最早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这首诗描述了农民在收麦期间的辛勤劳动和拾麦穗妇人的悲惨生活，反映了当时赋税繁重，农民生活痛苦的情景。同时诗人也写出了对自己不劳而食的官吏生活的不安。

卖炭翁

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

得。半匹红纱一丈绡，系向牛头充炭直。

宫市：封建宫廷直接掠夺人民财物的一种最无赖、最残酷的剥削方式。唐德宗时用宦官专管其事，设“白望”几百人于长安东西两市及热闹街坊，看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称“宫市”，随意付予很少的代价，把财物公开掠走。

南山：终南山，在长安之南。

黄衣使者白衫儿：唐代宦官品级最高的穿黄衣，无品级的穿白衣，他们是封建皇帝派出的，所以称为“使者”或“宫使”。

半匹红纱一丈绡：唐代交易习俗，绢帛等丝织品可代货币使用，所以宦官把半匹纱和一丈绡子给老翁作为一车炭的代价。当时钱贵绢贱，一匹绢只值八百文，半匹纱和一丈绡子比一车炭的价钱要差得很多。直，同值，指价格，市价。

白居易通过卖炭翁和宫使的矛盾对立的形象，揭示了唐代社会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封建统治集团对下层劳动人民，以宫市为手段，进行残酷的掠夺和无情的迫害，从而揭示了当时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腐朽。此诗形象鲜明，结构清晰，语言通俗。诗中的卖炭翁在统治者的掠夺面前软弱无力，正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

轻 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

者？”人称：“是内臣”。朱绂（音孚）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尊罍（音累）溢九酝（音运），水陆罗八珍；果擘（音掰）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轻肥：这个题目本于《论语·雍也》：“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指达官显宦，揭露其生活之豪奢。

意气骄满路：意气骄纵，充满于道路之间。意气，意态、气概。这里指威风神气。

内臣：指宦官。

朱绂：朱红色的丝绳。绂，系印的丝绳。“朱绂”和下句的“紫绶”都是唐代官僚系印或佩玉的丝织绳带。颜色因官级而不同。朱紫，都是高级官吏才能用的颜色。唐制：官分九品，二品，三品佩紫绶（服色同），四品，五品衣绯（朱红）。

紫绶：紫色系印的丝绳。

尊罍溢九酝：酒杯内装满着各色各样的美酒。尊、罍：酒器。溢，充满。九，虚数，言其多。酝，美酒。

水陆罗八珍：酒席上摆列着山珍海味。八珍，指八种珍贵的菜，这里指珍贵的菜很多。

果擘洞庭橘：吃的水果是洞庭湖出产的桔子。擘：掰开。

脍切天池鳞：切的鱼片是海里出产的名鱼。脍，细切的肉，这里指鱼片。天池，指海。

食饱心自若：酒醉肉饱之后，感到身心舒适。自若，自如，顺心满意的样子。

衢州人食人：衢州一带发生人吃人的现象。衢州，唐代州名，即今浙江西部的衢县。据史籍记载，元和三年冬四年春，江淮一带发生旱灾。

《轻肥》是白居易《秦中吟》组诗中的一首。它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揭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生活。全诗十六句，前十四句极力揭露宦官藩镇等统治阶级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和极端豪奢、极端荒淫无耻的腐朽生活。结尾两句，一个转折，揭示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人食人”的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从而构成极为强烈、极为尖锐的阶级对立的现实，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是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基础上的，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处境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表现了作者的一定程度的要求改革封建弊政的革新思想。但由于白居易的创作是“为君为臣”而作，是为了“欲闻之者深诚”，“使采之者传信”的，即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作，所以他对现实的揭露是不可能深刻的。

杜 陵 叟 伤农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

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音捐）免恩。

杜陵：在现在的西安城东南，秦时为杜县地，因有汉宣帝陵墓，所以叫杜陵。

秀：禾穗扬花。

长吏：县级地方官吏。

申破：上奏申明。

求考课：求取成绩。古代考核官吏的成绩、缺点，分别给以奖励或处罚，叫做考课。

白麻纸上书德音：德音，皇帝的语言，又叫纶言或纶命。唐朝的制度，凡重要的纶命都用白麻纸写，次要的用黄麻纸写。

京畿：京城附近的地方。

放：免除。

蠲免：免除。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讽谕诗。原题注“伤农夫之困也”，申明了这首诗的主旨。

唐宪宗四年（809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庄稼枯死，收成无望，农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中。白居易曾和李绛上书皇帝请求下诏免租。但是当免租诏书下达时，大多数农民已经在县官的逼迫下交完租税。白居易写这首诗，就是暴露地主官吏急征暴敛的罪恶，表达了对农民衣食无着的某种同情。

全诗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杜陵叟遭受春旱秋霜的灾难，麦稻都无收获；第二部分，写农民被逼交租的苦痛和愤怒；第三部分，讽刺统治者空有“施恩”之举而农民并未得到实惠。

诗中塑造了杜陵叟这个农民的形象，通过他的遭遇和困苦，揭露了县官逼税的残酷和皇帝施恩的虚伪。

全诗只有二十二句，但是整个为“伤农夫之困”的主题服务，显得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生动精炼。

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琵琶行：一本作“琵琶引”。“行”，乐府诗歌中的一种体裁。

浔阳：本来叫江州，隋朝改为九江郡，唐初改为江州，唐玄宗改为浔阳郡，肃宗时又改为江州，即现在江西省九江县。

瑟瑟：寒冷颤抖的样子。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音色）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回灯：把熄了的灯重新点起来。

掩抑：沉郁、忧闷。

思：包括思想感情。

拢、捻、抹、挑：都是叩弦的指法。

霓裳：曲名。

六么：或作绿腰，曲名。

间关莺语花底滑：花底的莺语间关，多么流利。间关，鸟声。滑，流利。

幽咽泉流冰下难：冰下的流泉幽幽咽咽，多么艰难。段玉裁在《与阮芸台书》中说：“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

拨：拨弦用的拨子。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音店）头银篦（音毕）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沉吟：低吟，迟疑不决的表情。

敛容：收敛其散慢的状态，表现出肃敬的神情。

教坊：唐代置左右教坊，掌管优伶杂伎。

善才：曲师。

秋娘：是当时长安很负盛名的歌女。

五陵：汉代帝王的五个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汉代经营帝王的陵墓，又使富豪人家迁住其地，所以五陵多豪华少年。

缠头：古代舞女在歌舞时，用罗锦缠头，因而观者常赠罗锦作为彩礼，叫做“缠头”，后来多以钱物代之。

钿头银篦：上端镶着金花的银钗。

击节：打拍子，含有赞赏的意思。

等闲：随随便便。

浮梁：唐代属饶州鄱阳郡，故城在现在江西省浮梁县东北。

阑干：纵横。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离帝京，谪（音哲）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音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

皆掩泣。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唧唧：叹息声。

杜鹃：又名子规，形体似鹰。春天鸣叫，鸣声凄厉。古代诗人常用“啼血”形容它的凄切的声音。

呕哑嘲哳：嘲哳同啁哳。呕哑、啁哳都是形容声音杂乱。

向前，刚才。

青衫：唐代官吏五品以下的穿青衫。

江州司马：即作者自己。司马，官名，唐代的司马是刺史属官。

《琵琶行》这首长诗写于元和十一年（816年）。原序说：“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这时，白居易正在政治上遭受了打击，从东宫赞善大夫被贬为江州司马，心情是抑郁不满的。《琵琶行》就是借一个沦落天涯的弹琵琶女子的一生遭遇来抒发自己的不得志。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写秋夜送客，渲染了“醉不成欢”的索然境地和凝重的惨别气氛。第二段写听琵琶演奏，热情地赞扬了自己所同情人物弹琵琶的高明技艺和它动人心弦的音乐效果，暗示了弹琵琶者的卓越才能和她通过琵琶所

要倾诉的“平生不得志”、“心中无限事”。第三段写歌妓的沦落身世。音乐声是感染人的，歌妓的不幸遭遇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第四段写诗人的慨叹。歌妓的沦落身世勾起了诗人对自己被贬谪的命运的慨叹。诗人发现他们的出身、地位虽然不同，但遭受打击排挤的命运却是一样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作者感触最深的表白，诗人为歌妓的命运，也为自己的命运洒下了热泪，并且沾湿了青衫。

《琵琶行》的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情节曲折，层次分明，描写细致，韵律和谐，都是这首诗的特长。

韩 愈

韩愈（768——824）是唐代有名的散文家。

韩愈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其先人曾移居河北昌黎，故亦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但未被任用，乃相继依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为推官。贞元十八年入为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继而又贬为山阳令，再入为国子博士，升至刑部侍郎；因上《佛骨表》谏止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又移为袁州刺史，年余又入为国子祭酒，官终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他的著作有《韩昌黎集》。韩愈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但他的政治态度却基本上属于代表豪族大地主集团利益的保守派，反对代表庶族地主集团利益的革新派。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代表保守势力的豪族地主集团与代表革新势力的庶族地主集团之间的党争是相当激烈的。贞元末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与宦官刘忠言相结纳，一度掌权而发起了一次有名的革新运动，当时的保守势力与宦官俱文珍相勾结，极力反对，并且很快就击败了王叔文等人的革新派。在这次斗争中，韩愈虽然未露头角，但他完全站在守旧势力的一边，这在他后来的许多著作如《永贞行》、《顺宗实录》中说得很清楚。但由于韩愈是庶族地主出身，他的出仕必须经由科举之路，由于没有豪族显贵的亲属可以攀援，在仕途上他也遭到许多坎坷和打击。这样又使他和庶族地主集团的人们有一定的联

系，并在某些方面有不同于反动的豪族大官僚的地方。譬如在做地方官时还施行了一些开明的措施，为庶族地主阶层出身的所谓后进之士争取登上政治舞台也做了一些努力和呼号。尽管如此，韩愈的政治态度仍然是属于豪族地主集团保守势力这一边的。

韩愈是以“卫道者”自居的。他的卫道的理论从哲学思想上看是唯心的，从政治态度上看是保守的。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生”的，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这样他就把封建等级制度、阶级关系用“天理自然”给予肯定下来。

韩愈为了树立他的儒家道统观念曾极力排斥佛、老。这在哲学思想上虽然只不过是以一种唯心论反对另一种唯心论，但就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僧侣阶层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这些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计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无疑它要加重人民的负担。所以从减轻人民负担这一点来看，韩愈力斥佛老的思想，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韩愈是唐代文风改革的革新派，在这方面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他在散文创作上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如果抛开“道”的实质，把这作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这个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对于当时所谓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只求辞藻华美的形式主义文风来说，这种主张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在散文创作上韩愈还主张文章的语言要新颖流畅，要出新意，反对因循抄袭。他提出“词必己出”，“惟陈言之

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等见解，并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身体力行，从而形成了一代新的文风。这对我国散文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韩愈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因而他的文章，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同时代的散文作家柳宗元相比，则相差很远。

师 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学者：做学问的人。

传道：传授道理。道，是指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业：学业。惑：疑难。

闻：听到，知道，懂得。固：本来。

从而师之：跟着他学，以他为师。

庸知其：哪管他。庸，岂、哪里。

道之所存：道在谁身上。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其书而习其句读（音逗）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音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谄。”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师道：从师的风尚。

出人：超过常人。

犹且：尚且。

下圣人：低于圣人，不如圣人。

圣益圣，愚益愚：圣人越发杰出，愚人越发愚蠢。

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句读：断句。

或师焉，或不焉：有的从师，有的不从师。这里上承“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意思是不知句读要从师，有了疑难不能解决却不从师。

小学而大遗：小问题从师学习，大问题却放弃。小、大，分别指上文的“句读之不知”与“惑之不解”。

巫：古时专替人问卜神鬼的人。乐师：以歌唱奏乐为职业的人。百工之人：各种手工业工人。

族：亲属，这里是一类的意思。

云者：这样的话。

相若：相似，差不多。

卑：低下。足：十分。

复：恢复。

不齿：不屑与之同列。齿，排列，并列。

乃：竟。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音谈）子、苾弘（音常红）、师襄、老聃（音丹）。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常师：固定的老师。

郯子：春秋时郯国的国君，因是子爵之国，故称国君为郯子。孔子曾向他请教少皞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时的官

职名称。

苋弘：周敬王时候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过音乐。

师襄：春秋时鲁国乐官名襄，孔子曾向他学弹琴。

老聃：即老子，孔子曾向他问过礼。

郯子之徒：郯子这些人，包括郯子以下四人。

专攻：专门研究。

李氏子蟠（音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音疑）之。

李氏子蟠：李家的孩子叫蟠的。

古文：先秦两汉的散文。

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经传：经，指六经的正文；传，解释经的著作。

通：普遍。

不拘于时：不受时代风气的拘束。

嘉：赞许。古道：古人（从师）的正道。

贻：赠送。

韩愈作《师说》，大约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3年），这年他三十五岁，官为四门博士。

《师说》一文中心思想是；说明师的作用，从师的必要和途径，批判当时人们不重师道的不良风气。

韩愈提倡古文，同时提倡古道。他要以古文为工具来宣传古道。这个古道，就是古圣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韩愈为了复兴古道和古文，才极力提倡师道的。所以《师说》一文的封建阶级性是很鲜明的。

尽管韩愈所提倡的“道”有其明显的封建阶级的反动性，但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师的作用在于解决道和业两个方面的疑惑，人们必须从师请教才能进步，必须不去计较年龄，地位等条件，应该虚心地多方面向别人学习，这些见解都是正确的，是有积极意义的。

答李翊（音意）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六月二十六日：贞元十七年（公元802年）六月二十六日，时韩愈为四门博士。

愈白：韩愈说。古时书信的一种开头语。

李生：指李翊；生，长辈对青年读书人的称谓。

足下：对人的敬称。用于同辈或辈次差不多的人。

书辞：书信所用的文辞。

下而恭：：谦虚而且恭敬。

欲：愿意。

道：道理、道德，指下文所说的仁义之道。

归：归附、归属；这里是说，李翊这样虚心学道，则道德必将归属于他。

有日：有日期，意谓时间不会太长了。

其外之文：其，指“道”，韩愈是主张以文载道的，道是文的内容，文则是道的形式，故称文为道之外。

抑：表示语气转折的词，可是，然而。

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这是个比喻。韩愈所倡之道，即儒家传统之道，孔子是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所以把进了孔子的住室比做完全领会和掌握了儒家之道。韩愈说自己只看到了孔子的门墙，而没有进入其居室，意思就是，还没有完全领会和掌握儒家之道。宫，居室。

是且非邪：对或者错呢？且，或者；邪，同耶，疑问语气词。

虽然：虽然如此。“虽”近于现代语的“虽然”、“尽管”，“然”，总括上文，做“如此”、“这样”解。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蘄（音祈）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蘄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蘄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音四）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立言：著书立说以传之后世，这是古人学习的一个目标。李翱来信中提到他有志于“立言”，韩愈表示赞成。

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你的所做所为和你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立言）之间，是相近似的了。意思是说他的行为与志向基本上是统一的。期，希望；几，近似，差一点儿。

蕲：同祈，求。

胜于人而取于人：此句中的两个“于”字用法不同：胜于人，是超于别人，这个“于”表示比较。取于人，是为别人所取用，这个“于”表示被动。

至于：达到。

固：固然，已经。这句是说，如李翱之所为，如今已经达到“胜于人而取于人”的地步了。

无诱于势利：不要为势利所诱惑。意谓，要专心致志，刻苦钻研，不要为眼前的权势、利害所诱惑而分散了精力。

养其根而**俟**其实：培养植物的根，而等待它结实。俟同俟，等待。

加其膏而希其光：灯里加上油而希望其发光。膏，油脂。“养根俟实”“加膏希光”两句都是比喻：是说，植物养好根，灯加足了油，然后才能结实、发光，自己也必须刻

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达到“古之立言者”的目标。

茂：茂盛。

遂：成熟。

沃：肥美；这里指油质很纯。

晔：火光明亮。

藹，温醇、美好；如，形容词语尾。其言藹如，是说，“仁义之人”由于其有较深的修养，所以其所作文章的语言则颇为温醇而美好。这也就是“根茂实遂”、“膏沃光晔”的表现。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音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音驾）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音骨）汨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音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至犹未也：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

三代：夏、商、周，古代称为三代，文人们都以三代、两汉的文章为最标准，最足为楷模。

处：居止，静处；若，好象。

行：行动；遗，失。

俨乎：俨然，冷静、严肃的样子；乎，形容词词尾，同“然”。

茫乎：茫茫然，形容对问题弄不清时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都是作者描绘自己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的情况：静处时好象有所忘，行动好象有所失，冷静下来就象在思考问题，茫茫然总象迷惑不解。总之，是时刻都在思考问题。

取于心而注于手：写文章时，先把“心”里所想的问题取出，然后用笔把它表达出来。注，原意是流，灌，这里是把思想表达出来的意思。

陈言：陈旧的，前人已经用过的词语，务去：必须去掉。

戛：形容做事很费力气。这里用以形容“务去陈言，自出新词”之难。后来称用词新颖，不落旧套为“戛戛独造”。

观于人：（把文章）拿给别人看。

不知：不理睬，不介意；非笑，指责和讥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者力主“陈言之务去”，不为毁誉所动摇，虽受人非笑也不介意。

如是者：象这样的情况。指写了文章受人非笑的情况。

犹不改：仍然不改。尽管受非笑，但仍不改“务去陈言”的写作态度。

识：辨别。

正：纯正，立意合乎“仁义之道”。伪：虚假，曲解或歪曲了“仁义之道”。

虽正而不至：虽然立意纯正，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至，极点，完善。

昭昭：明显，清楚；白黑：正伪，是非。

徐有得：慢慢地才有所得。

汨汨：形容水流，这里用以比喻思路畅通，与“戛戛乎”相对。

誉之则以为忧：誉，夸奖；受到别人夸奖，说明文章还有别人的旧说，未脱旧套，所以感到忧愁。

以：因为。

浩乎：形容水势浩荡。沛然：形容水势充沛。浩乎，沛然都用以比喻作者思路之宽广，文思之充沛。

杂：不纯的杂质。

迎而距之：距同拒，阻挡。迎着浩乎沛然而来的文思，把它挡住。

醇：同纯。

肆：放肆；这里是纵笔写意，尽情发挥的意思。

养：修养。这里是继续刻苦钻研，不断充实提高的意思。

行之乎仁义之途：行走在“仁义”的大道上，亦即永远遵循，绝不背离“仁义之道”的意思。乎，同于，在。

游之乎诗书之源：游行在“诗书”的源流上。是说从“诗书”中吸取知识。诗书，指《诗经》、《书经》等儒家的经典。以上两句概括了韩愈写文章的指导思想，即：以“仁义之道”为方向，以“诗书经典”为源流。

无迷其途：不能迷失了“仁义之道”的方向。

无绝其源：不能断绝了“诗书经典”的源流。

气，水也：气，好比是水。气，指文章的气势；韩愈认为写文章必须先明“道”，“道”明则理直，理直则“气”壮。

言，浮物也：文章的词语，好比是水上漂浮的东西。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势与词语的关系也是这样，“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前者是比喻，后者是本意。

言之长短：文章语句的长短。

声之高下：文章声调之高低。

皆宜：都合适。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

于器邪？用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其：语气助词，用于疑问句，表示拟议不定的语气，略等于“岂”、“难道”、“大概”等意。自谓：自己认为。

几于成：差不多近于成熟了。

其用于人也奚取焉：古时以文取士，一般读书人写好文章是为了要取得朝廷的任用，所以写文章必须迎合当时掌权的官僚们的口味。而韩愈所说的“几于成”的文章，是不适合时俗所好的，是受人非笑的，因而这样的文章对“用于人”——为朝廷所用这件事来说，是无所可取的。奚，何。

其肖于器邪：大盖就象一件器物吧？

用于舍属诸人：用和不用，权利属于别人，自己做不了主。诸，兼词，等于“之于”。

不然：不是这样，不因为“待用于人”就去迎合别人的所好。

处心：思考问题。在认识上明辨是非，决定取舍。有道，“有仁义之道”为依据，为标准。

行己：所做所为。在行为上明辨方向，决定去从。有方，有“仁义之道”以为遵从，以为方向。方，意同道。

施：实行，推广。

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先传于后曰垂；用文章把“仁义之道”传之于后，而为后世所效法。

乐：欣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之后内心发生了一种愉快的感受。也：此处同“耶”，表示疑问的语气。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音气）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有志乎古者：有志于成为古之立言者。希，同稀，少。遗乎今，为今人所遗弃。

乐而悲：乐其能“志乎古”，悲其“必遗乎今。”

亟称其人：一再称赞其为人（能志于古）。亟，屡次。劝：勉。

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不敢对“志乎古而必遗乎今”的状况妄加褒贬。褒，称赞、表扬；贬，指责、批评。

不志乎利：其志向不在于汲汲为利。

聊：姑且。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议论文。文中韩愈总结了他自己学为文章的过程和经验，一共提出下面几个问题：

一、韩愈主张，写文章首先必须有高深的道德修养，然后才能写出好文章。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指出韩愈的道德观念的阶级性。韩愈道德观念的核心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这个“道”，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概念，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哲

学观点，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韩愈毕生努力为了要继承发扬这个“道”；韩愈身体力行主张文章要反映和表达这个“道”，这说明韩愈是一个忠于封建统治的文人。对此，我们必须加以批判和否定。但就韩愈从文学创作角度提出来的，作家必须先有“道”而后为“文”，“文”必须反映“道”，而“文道统一”的这个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说，在形式主义文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还是有它明显进步意义的。对于我们认识过去文学发展的线索和现象，也是有益的。

二、韩愈主张，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韩愈的学习目的是为了宣扬他所遵循的“仁义之道”，即所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垂诸文而为后世法”。他“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苦心孤诣而学的是这个“道”，他“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一步也不敢离开的也是这个“道”。这充分表现韩愈是一个维护封建道统观念的文士，这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然而就学习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有所遵循，有所作为这一点来说，还是正确的。其差别只在于：由于人的阶级立场不同，其所抱的目的也必定不同而已。

韩愈主张，学写文章要“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不为时俗的“非笑”所动摇。他的这种写作态度，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是具有革新文风与旧势力作斗争的巨大意义的。

三、韩愈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这些在古代文艺创作上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在反对形式主义，以及因循、抄袭的坏文风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东人。他于二十一岁进士及第后，做过校书郎和兰田县尉，三十一岁官拜监察御史。三十三岁因属王叔文党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谪居十年，直到四十三岁才又迁官柳州刺史，四十七岁死于柳州贬所。因他属河东人，故人称“柳河东”，又因做过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他留传下来的著作，全部收在《柳河东集》中。

柳宗元在当时积极参与了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并被后世誉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总观全人，柳宗元不愧是我国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著名文学家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柳宗元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贞元、元和时期。这时的李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安。“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继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许多城市农村残破，军阀纷纷割据，官僚地主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人民生活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尤其严重的是宦官当政，势力扩大。他们或是勾结地方军阀，结党营私，横征暴敛；或是联络贵族官僚，朋比为奸，左右朝政。对那些正直而有志改革弊政的人，则横加排斥与打击，贬谪或杀害，造成异常黑暗和恐怖的局面。

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于公元805年随着顺宗的

即位就发生了以王叔文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革新派的永贞政变，柳宗元则是这个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王叔文等凭借顺宗的支持，揽握了实权，开始政治改革。下令禁止宫市，取消“羡余”，解放宫女，贬逐恶吏，表彰名臣，夺取宦官兵权等等。无疑，这些措施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它同时也很自然地深为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保守派所嫉恨和反对，同年八月，顺宗久病退位，不久，叔文被诛，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

柳宗元本来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和改革时弊的雄心，但他初露锋芒便遭到严重的政治打击。官场上的失意，给他带来的是长时间的思想上的苦闷。但是，他遭贬后的生活道路也赋予他文学创作以充实的内容，使他在文学上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悲惨遭遇作了比较深刻的反映。他的优秀散文作品大多都是在永、柳二州写就的。因此说，他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议论、叙事和山水游记等散文的写作上。他的议论文章如《天说》、《非国语》和《封建论》等篇，阐述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提出了时人争论不决的重大问题，即封建制度问题。行文上立论坚实，引据丰富，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他的叙事之作，包括短篇传记和寓言文学。短篇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在内容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取材于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被迫损害的市井细民和下层社会的小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政治观点。他的寓言作品大都写的是动物故事，但却又都是人的化身，篇篇具有现实的寓意。柳宗元的

山水游记，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是他散文作品中的精华。

作为中唐时代散文大家和诗人的柳宗元，在文学创作上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优秀遗产，而这些遗产的取得，又是和他在元和年间的生活遭际分不开的。永州的流放生活，在柳宗元是不堪忍受的。然而他既不可能以公开的形式对最高当权者及其政敌们表示他的抗议，而又不能自己，因而写下了一定数量不满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当权者的诗文，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和当时社会的黑暗。他所致力的古文运动和散文杰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笼 鹰 词

凄风淅沥（音西立）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音泥）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砮（音花）然劲翮（音合）剪荆棘，下攫（音决）狐兔腾苍芒。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音褥）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音厘）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音甲），拔去万累云间翔。

凄风：秋风。

淅沥：风声。

披：劈开。

裂：冲破。

虹霓：彩虹。

霹雳：疾雷声。

掣电：闪电。 捎：掠过。

砉然：象声词，形容迅猛。

劲翮：坚强有力的翅膀。

荆棘：多刺的灌木，暗指当时的弊政。

攫：抓取。

炎风溽暑：炎风，热风，夏风。暑溽，潮湿闷热的盛夏气候，指反动保守势力。

摧藏：摧折、隐蔽。

狸鼠：山猫和田鼠。

清商：秋天。古人以“商”为五音（宫、商、角、徵、羽）中的金音，其声凄厉，与肃杀的秋气相应，故称秋天为商秋，清商。

假：凭借。

拔去万累：万累，指一切灾难，暗指所受的一切迫害。但愿再次借助秋天，羽翼丰满，冲破一切羁绊，直上云天。

《笼鹰词》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写的。作者以笼中鹰自比，影射自己的遭遇，抒发坚持进步的政治抱负。

诗的前半部，借赞颂苍鹰，回顾了自己在变革时期中英武的战斗风姿，当年的“苍鹰”曾经“披云雾”、“剪荆棘”、“下攫狐兔”、“爪毛吻血”，借以象征作者和他的同道在改革时弊上所作过的努力。后半部，从中流露出作者革新失败后迭遭打击、迫害的悲愤心情。最后两句，渴望冲破牢笼，“拔去万累”，反映了自己希望继续实现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音展）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音闭力）墙。岭树重（音虫）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大荒：辽阔的原野。

“海天”句：茫茫，形容无边无际。极目远眺，愁思正象海和天一样茫无边际。

“惊风”句：飐，吹动。芙蓉，荷花。屈原《离骚》：“集芙蓉以为裳”。狂风无情地摧残水池中高洁的荷花。

“薜荔”句：薜荔，蔓生常绿灌木，《离骚》：“贯薜荔之落蕊。”暴雨猛烈地侵袭墙头上芬芳的薜荔。作者用“惊风”、“密雨”比喻朝廷的势力。用“芙蓉”、“薜荔”比喻被贬谪的战友。

“江流”句：江，柳江。九回肠，司马迁《报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指江流弯曲好像那九曲的愁肠，比喻作者渴望见到战友的迫切心情。

百越：古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居住在今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

文身：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在人身上刺花纹的一种习俗。

作者用“百越文身地”说明所处地区的偏僻、荒凉。

“犹自”句：犹自，还。滞，停滞，阻隔。全句意思是仍然各处一方，音讯难通。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与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誼等人因革新失败而都被贬为远州司马。凌准、韦执誼病死贬所，程异先被朝廷录用。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春，柳宗元等五司马奉诏进京，但仍被贬为远州刺史。柳宗元贬柳州（今广西柳州市），韩泰贬漳州（今福建龙溪县），韩晔贬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陈谏贬封州（今广东封川县），刘禹锡贬连州（今广东连县）。这首诗正是这年夏柳宗元到达柳州后，登柳州城楼怀念旧时战友写寄给韩泰他们的。

诗篇通过登楼所见抒发自己仕途中风波险恶的感慨，和希望有所作为而又不能实现的悲愤心情。作者仿《离骚》的表现手法，赋予芙蓉、薜荔以高洁的品德，用来比喻自己和他的同道表示不怕打击，坚持斗争的精神。

但是，和历史上一切进步思想家一样，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诗中也流露出一种消极悲观情绪。

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音聂）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

(音昔)之以为餌，可以已大风、挛(音峦)踠、痿(音漏)、痹(音历)，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音荡)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质：底色。

章：花纹。

啮：咬。

御：抵挡，这里指医治。

腊：动词，风干。原意是肉干。

餌：食物，这里指药物。

已：止，这里作医治讲。

大风：麻风病。

挛踠：神经萎缩手脚不能屈伸的病。

痿：脖子肥大病。

痹：毒疮。

死肌：组织坏死的肌肉。

三虫：人体内的寄生虫。

太医：专为皇室治病的医官。

聚：收集。

赋：征收。

当：顶替。

焉：兼词，等于“于之”，在捕蛇以当其租这事上。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音朔）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专其利三世：专其利，从事这种以捕异蛇顶替租税的差事。三世，三代，或者说三辈人。

是：代词，指捕蛇的事。

几：几乎，接近于。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音利）事者，更（音庚）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毒之：毒，意动词，认为有害的意思。毒之，认为捕蛇有害，即痛恨捕蛇这差事。

莅事者：掌管政事的人，这里指专管收缴租赋的官吏。

更：换掉。役：替官府出劳力。

复：恢复。赋：向官府缴财物。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

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音促）。殫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音薄）；触风雨，犯寒暑，呼嘘（音虚）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音囊）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音灰）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音旬）恂而起，视其缶（音否），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音四）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汪然：泪水盈眶的样子。

涕：眼泪。

生之：“使之生”，让我活下去。生，使动词。之，活用为第一人称代词，我。

向：倘若。

蹙：困苦。

殚：动词，全部拿出。

竭：动词，全部端出。

转徙：搬迁、逃亡。

顿踣：顿，劳累、困顿。踣，跌倒。顿踣，昏倒在地。

触：冒着。

犯：遭受。

疠：疫气。

相藉：一个倒在一个身上，互相压着，形容死的人多。

曩：从前。

蹉突：乱撞，骚扰。

恂恂：小心翼翼的样子。

缶：瓦罐，盛养蛇用。

弛然：轻松的样子。

谨食之：认真地喂养蛇。

尽吾齿：尽，度完。吾齿，我的一生。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音四）夫观人风者得焉。

苛政猛于虎：严酷的政令比老虎还凶。语出《礼记·檀弓》篇。

为之说：为，写。之，指示代词，这（篇）。说，捕蛇者说。

俟：等待。

观人风者：视察民情的官吏，了解百姓动向的官员。

《捕蛇者说》是柳宗元谪居永州时的重要作品。“安史之乱”给李唐王朝带来的不治之症，便是藩镇割据。藩镇与朝廷以及藩镇之间的战争长年不停，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社会的生产。宪宗时朝廷所征收赋税的主要地区，只有淮南、江南一带，且供税之户大为减少。同时税收官员随意增加，税收名目繁多，弊端严重。农民为逃脱死亡，只好背井离乡，别无他路。《捕蛇者说》所反映的正是天宝以来这六十年间广大农民在残酷剥削下所过的痛苦生活和阶级矛盾日益深化的社会现实。

正在永州谪居的柳宗元，也正是通过这篇作品的写作，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无比痛苦生活，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比残酷的剥削，对当时人民的苦难寄予了一定的同情。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音列）。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音池），为屿，为嵚（音戡），为岩。青树翠

蔓，蒙络摇缀，参差（音岑迟）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音池）然不动；俛（音触）尔远逝，往来翕（音细）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音辽）无人，凄神寒骨，悄怆（音敲创）幽邃（音岁）。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篁竹：竹林。

珮环：玉珮，玉环，都是佩带在身上的玉制的装饰品。

清冽：清凉。冽，冷。

全石：整块石头。

近：靠近，卷，通“捲”，翻卷。

坻：水中高地，指露出水面的小而平的石头。屿，小岛，这里形容露出水面的石头，坻小屿大。堪、岩，都是高出水面不平的石头，堪低岩高。

翠蔓：翠绿的茎蔓。

蒙络：遮盖交结，摇缀，摇动下垂。

参差：长短不齐。披拂：飘动。

可：大约。许：左右上下的意思，表示数目不确定。

彻：透过，这里形容阳光直照到水底。

布：散布。

佶然：呆呆的样子，愣住。

俶尔：忽然。逝：离去。

翕忽：疾速，有忽聚忽散很轻快的意思。

斗折：小溪象北斗那样曲折。斗，北斗星。蛇行：溪水象蛇那样曲折流动。

明灭：忽亮忽暗，因小溪曲折，望得见的一段是亮的，望不见的一段是暗的。

差互：不整齐，交错。

寂寥：寂寞幽静。

凄：凄凉。神：心神。寒：寒气。

悄怆：悲伤，形容环境寂静使人忧伤。邃，深。

以：因。清：凄清，冷清清。

去：离开。

隶：随从。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了多篇游记，抓住名胜山水的特点，运用各种手法，把身世之感与山水描写紧密结合起来，寄托他在政治上受迫害的痛苦心情，《小石潭记》乃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游记没有一句议论处，纯以写景取胜。文中写潭水、写岩石、写树木、写游鱼，最后写意境，处处是写小石潭，处处是写小石潭的景。小石潭是作者所发现的胜境，但它在这以前却一直被湮没无闻，无人欣赏与关怀，在这一

点上正与柳宗元自己的贬谪流放的命运相通的。

文章前三段写景，第四段一变而为写意境，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使人感到可怕的境界，而“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又是把景物跟心情结合了起来，“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又等于直抒作者身世的悲凉与心情的抑郁。在山水景物的记叙中，充满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富有艺术力量。当然，柳宗元在《小石潭记》里所流露的思想感情更多的方面还只是由于个人的不得进仕而对最高当权者所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怨。

刘 禹 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中唐时期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诗人。他和柳宗元都是当时王叔文、王伾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失败后,这个集团遭到残酷迫害,刘禹锡被贬谪到边远荒僻的地区做地方官达二十多年之久,一直到晚年才被安置在洛阳(当时的东都)做有职无权的太子宾客。

刘禹锡虽遭贬谪,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进步立场,继续同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保守政治集团相抗争。继柳宗元的《天说》之后,发表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著作《天论》三篇,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的发展规律,丰富了荀子、王充以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学说,并把它提到一个新高度。

刘禹锡又是中唐时期优秀诗人,他写诗向民歌学习,卓有成就。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的诗歌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理想,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明君善政”的理想。那些作于“永贞革新”失败以后的诗篇,有时也流露出一种低沉、失望的情绪,特别是晚年由于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部分诗篇也表现了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致”。这些消极因素是应该加以鉴别和批判的。

刘禹锡的著作有《刘宾客文集》共四十卷。

浪 淘 沙 词（选三）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音威）。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浪淘沙：唐代民间曲调名。

澄：清澈。洲：水中的陆地。

隈：江边弯曲的地方。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
万漉（音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谗言：坏话，在背后陷害别人的话。

迁客：被贬官的人。这里指诗人自己，同时也包括了与
他一起被贬官的那些人。

漉：过滤。这里用意同“淘”。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令人
忽忆潇湘渚（音主），回唱迎神三两声。

潇湘：即湘江。渚：水中小块陆地。潇湘渚，指诗人屈

原当年被放逐过的地方。

迎神：迎神曲，这里指屈原根据楚地民歌加工创作而成的《九歌》。

刘禹锡的《浪淘沙词》组诗，共九首，是他谪居期间向民间歌词学习的文学创作的一部分。这里共选三首（其六、其八、其九）。

第一首描写淘金妇女的劳苦，谴责了贵妇、王公的豪华生活。第二首借沙里淘金，表达自己在贬谪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性格。第三首以诗人屈原受谗被逐的遭遇自况，表达自己不肯屈服的斗争精神。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 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
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紫陌红尘：指繁华都市的道路和道上的尘土。

玄都观：唐时长安城南的一座道观名。

刘郎：指作者自己。

再游玄都观并引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音遄）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贞元二十一年：为公元805年，即“永贞革新”失败的那一年。贞元为唐德宗李适的年号。

屯田员外郎：主管荒废田地开垦事务的官员。员外郎是该管部的次长官。

主客郎中：接待外藩朝聘事务的官员，属礼部。郎中是高级部员。

兔葵：即冬葵，蔬菜类。

大和二年：为公元828年。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

百亩庭：指玄都观中的庭院。一二句极写玄都观的败落荒凉，红极一时的桃花早已凋落，盛极一时的游客早已绝迹。

种桃道士：影射不久前朝廷的主要执政者。

度：次，回。

这是两首强烈的政治讽刺诗。刘禹锡在被贬近十年后（815年），曾奉诏调回长安，当时正值仲春二月，他去游玄都观，写下了前一首诗。在这一首诗中，作者把玄都观作为当时朝廷的一个缩影，观内的千树桃花，观外的络绎不绝看花者比喻猖獗一时、互相勾结、互相奉承的宦官、藩镇、权贵等。对于这一切，作者表示了愤慨和反对，给予了鄙弃的讽刺和嘲笑，因此，触犯了执政的统治集团。刘禹锡由于这四句诗，又被贬谪到更边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县）去当地方官。

后一首，作于写前诗的十四年后（828年）。在这短短的十四年间，朝廷的变化是巨大的，两个皇帝（宪宗李纯，敬宗李湛）被宦官所杀，宰相武元衡被藩镇所刺，“种桃道士归何处”？那些当时迫害自己的当权者哪里去了呢？历史对于他们，已经作出了严肃的裁决，作者带有挑战意味地写下了结尾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他不畏政敌的斗争精神。

李 贺

李贺（790—816），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是唐代中期一位年轻的、具有革新精神的进步诗人。李贺所生活的中唐时期，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混乱时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统治阶级“惟思竭泽，不虑无鱼”（《旧唐书·李渤传》），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

李贺虽然是唐朝宗室的后代，却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他的父亲李晋肃，只做过边疆地区的小官吏，他自己也只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奉礼郎，这是一个“臣妾气态间，惟欲承箕帚”的差事。李贺不仅政治地位低下，而且家境也很贫寒，终生过的是“衣如飞鹑马如狗”的生活。因此，他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当时国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并在历史和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看到了社会危机的原因，从而使他的诗歌“命辞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昌谷诗注序》）反映了他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强烈不满和要求国家统一的热切愿望，对劳动人民的疾苦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李贺还是中唐时期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把主要精力都凝铸到诗歌创作上。他的诗歌不仅敢于蔑视权威，嘲弄神明，反儒家传统，反社会潮流，而且

向往光明，期待变革，盼望出现一个“雄鸡一声天下白”，“寒风又变为春柳”的新局面。在艺术上，他的诗歌也别具一格，不仅哲理警人，而且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色彩浓丽，词藻新颖，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由于他不肯奔走权门，以致长期受到排挤，不被朝廷重用，因而在作品中常流露出消沉、感伤的情调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李贺诗现存二百四十余篇，收在《李长吉歌诗》中。

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雁门太守行》：古乐府曲调名。雁门，今山西宁武、朔县、大同一带。太守：汉代地方州郡长官。行，乐府诗歌中的一种体裁。

黑云压城：比喻敌兵压境，军情危急。

甲光向日：一作“甲光向月”。甲，铠甲，古代士兵穿的铁制战衣。

金鳞开：指在太阳照耀下，战士铠甲辉映出的鱼鳞般的寒光。

角：画角，古代军中吹的乐器，用竹木或皮革制成，外

面绘有花纹，用以报告时间，节制军队。

塞上燕脂凝夜紫：这句是描写边塞上夜幕降临的景色。燕脂同“胭脂”，一种红色颜料，也泛指红色，这里用来比喻晚霞。“燕脂凝夜紫”，是说晚霞涂染的边塞，在夜色中逐渐凝结成了紫色。

易水：在河北省西部，有中、北、南三条，都出河北省易县境内，东流汇入海河。声不起：声音不响亮。

黄金台：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筑，置千金于台上，招请天下贤才。

玉龙，这里指宝剑。君：国君。

这是一首反对投降，反对分裂，保卫祖国，统一祖国正义战争的颂歌，也是对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杀敌的战斗精神的礼赞。全诗通过对边塞将士正义凛然，不畏强敌，不避艰险，英勇迎敌的出征过程和边塞将士同敌人鏖战场面的描写，热烈地歌颂了边塞将士为国献身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思想。

金铜仙人辞汉歌 并序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音山）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
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
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
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
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金铜仙人辞汉歌：金铜仙人，即铜人承露盘，汉武帝刘彻时建于建章宫。传说魏明帝曹睿（音锐）派人去长安，要把这个铜铸的仙人，迁置洛阳宫殿前，妄想饮服仙人铜盘玉杯上的露水，以求长生不老。李贺根据这个传说写了这首诗。

青龙：魏明帝的年号。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

诏宫官：命令宫廷中的官员。

牵车：引导车辆，押车。又牵一作事，同辖字，车轴头，作驾驶解。

前殿：指魏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宫的前殿。

潸然：泪下不止。

唐诸王孙：李贺是唐高祖李渊之子元懿的子孙。李元懿是唐代藩王之一。封为郑王，所以李贺自称唐诸王孙。

茂陵：汉武帝的陵园，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的茂乡。

刘郎：指汉武帝刘彻。

秋风客：指汉武帝，汉武帝有《秋风辞》，结句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意谓人生不过如秋风中的过客。

画栏：绘有色彩的栏杆。

三十六宫：汉代皇帝有三十六所行宫。

土花：指苔鲜。

魏官：指魏明帝派来搬运金铜仙人的官吏。

东关：当指长安城的东门。

酸风射眸子：悲风刺目。眸子，瞳人、眼珠。

将：与，伴随。

忆君清泪如铅水：指铜人思念君王的泪象铅水般沉重。

君，指汉武帝

衰兰：衰败的兰花。

客：指铜人。

咸阳道：秦汉时由都城通往函谷关外的大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如果有感情，看到铜人辞汉的悲惨情景，也会为之伤感而衰老的。

渭城：汉代把咸阳改为渭城，这里指长安。

波声小：波涛声渐渐小了。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以金铜仙人被魏明帝拆走的传说为题材，用拟人的手法描述了金铜仙人被搬走时的凄凉情景。表达了诗人对汉武帝的崇敬和怀念，以及对倒行逆施的唐王朝统治集团的强烈愤懑。“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抒发了诗人对汉武帝的深切怀念，对魏明帝、唐德宗荒诞行为的愤怒斥责和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抗争，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哲学。

李 商 隐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省境内)人。李商隐的一生，与晚唐以来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相始终。从唐穆宗到唐宣宗，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两个官僚集团。一个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一个是以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他们各自勾结宦官，彼此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而李商隐年青时就先为牛党的令狐楚所赏识，在其幕下将近十年。令狐楚死后，李商隐转投隶属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做他的幕僚。先牛而后李，这在牛党看来是一种“背恩”行为。这就决定了李商隐的一生仕途坎坷，备受排挤，只好去各地节度使幕府中“终日守笔砚”谋生，一生不得志。

李商隐是唐代著名诗人，跟与之同时的温庭筠齐名，世称“温李”。他的部分诗能够接触社会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但大部分诗局限于倾述自身的政治遭际以及“怀才不遇”的感慨。在诗歌形式上，喜欢用典，考究辞藻，别具一格。但由于过分注重形式，致使某些诗篇内容隐晦费解。

安定城楼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音听）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音渊）雏竟未休。

安定：汉郡名，唐改为泾州，泾源节度使衙门设在这里。故治在今甘肃泾川县北五里。

迢递：高峻的样子。

汀：水中平地。洲：水中陆地。

“贾生”句：贾生，贾谊，西汉人。少有才学，汉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文帝更欲任以公卿，却为朝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在做太傅时曾上书议论时政，在《治安策序》中有“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的话。可是朝廷并未重视，所以说“虚垂涕”。诗人在这里是以贾谊自比，感叹他和贾谊一样不能被朝廷所重用。

“王粲”句：王粲，建安七子之一。汉末长安大乱，王粲往荆州依附刘表未被重用。后曾登湖北当阳城楼作《登楼赋》以抒怀。诗人在这里借咏叹王粲的身世，抒发自己仕途艰难、寄人篱下的感慨。

“永忆”二句：说自己常想作一番扭转乾坤的大功业，到年老发白之后就功成身退归隐江湖。永忆，常想。回天地，即扭转乾坤的意思。扁舟，暗用春秋时范蠡辅佐勾践灭吴功成辞爵乘扁舟泛五湖事。

“不知”二句：是说自己素有大志，却为追名逐利的世俗所猜忌。《庄子·秋水篇》里说，惠子为梁相，庄子去看他。有人告诉惠子说庄子此来是要谋取他的相位。于是惠子在国中遍搜庄子三日三夜未得。这时庄子去见惠子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噤！’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嚇我邪？”腐鼠，比喻功名富贵。鹓雏：凤凰一类的鸟，是作者自比。

《安定城楼》是诗人在王茂元幕府中时所作，是一首言志的诗。

诗的前两句，写登楼所见；三、四句，借古人写自己，五、六句，倾述自己的怀抱；七、八句，面对世俗的猜忌而深表慨叹。通篇抒发了诗人自己希图建功立业和年老发白之后功成身退的志愿，讽刺了一般势利小人对自己的疑忌。

杜 牧

杜牧(803——863)字牧之，京兆万年(陕西长安)人。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祖父杜佑曾做过李适(德宗)、李纯(宪宗)的宰相，从兄杜琮是李纯的女婿。他们“家财钜万”，“昆弟皆在朝廷，与时贤游从”，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但是对杜牧本人来说，他的仕进之路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相反倒是相当坎坷不平。他二十六岁中进士，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做地方官。他在江西、宣歙、淮南节度使的幕府作了十年的幕僚，三十六岁才内迁做了京官。在京官任中又受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出为黄州、池州等地刺史。李德裕失势才又调回京师，官至中书舍人。

杜牧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趋于没落，内忧(藩镇跋扈)外患(吐蕃、回纥的入侵)非常严重的时代。官僚家庭出身的杜牧是忠于这个封建王朝的，他曾立志要有一番作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希望能把这个气息奄奄的王朝恢复到“开元”、“天宝”的所谓“盛世”。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写了很多治国、治兵的文章，如《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等，希望朝廷能够采纳，从而一扫积弊，振兴实力，以镇抚藩镇之跋扈，抵御外族之侵袭。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写了很多指摘时弊的文章，如为了讽刺李湛(敬宗)大兴土木、修建宫室而写的《阿房宫赋》，和讽刺朝廷耽于享乐而忘掉被割裂的国土而写的《河湟》，以及

他的许多感世伤时的诗文。然而杜牧的复兴王朝的愿望在事实面前完全落了空，不用说他的言论不被采纳，就连他本人也遭到了冷遇和排斥。这使他失望，失望使他悲愤，而这种悲愤的感情则使他的诗文具有比较强烈的揭发现实的力量。

杜牧在文学创作上继承了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以来的传统。主张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兵卫”；主张文章要为事而作，反对无病呻吟。他的这种为事而作的写作态度，使他的诗文能够有力地揭露时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由于杜牧是大官僚家庭出身，他具有比一般文人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因而政治上的失望一方面激发他写出一些揭露现实的作品，同时也给他带来一定的消沉和颓唐。

阿 房 宫 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音务），阿房出。复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音浊）。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囿囿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

（音济）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阿房宫：秦代的著名的大建筑。宫的前殿筑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遗址在今西安市阿房村（俗名郿乌岭）。全部工程至秦亡时仍未完成，故未正式命名，当时人们因其前殿所在地名为“阿房”，即称之为“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东西五里，南北千步”（据《汉书》记载）。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据《史记》记载）。秦亡，为项羽所焚毁。

六王毕：六王，指战国末为秦所灭的六国（齐、楚、魏、韩、赵、燕）；毕，完毕，指六国为秦所灭。

四海一：四海即天下，指全中国；一：统一，指秦灭六国，统一天下。

蜀山兀：蜀，古时一小国名，后为秦所灭，改为蜀郡。故地即今四川一带地。之后一直称四川一带地为西蜀，至今仍以蜀为四川之简称。蜀山，即蜀地之山，秦建阿房宫，到蜀地山上去砍伐木材；兀，原意是形容物体高大而其上平坦，这里形容树木被砍伐尽了的，变得光秃秃的样子。

出：出现，建成。

复压三百余里：指宫殿楼阁所占的面积；复压，掩盖，三百余里，形容其宽广。

隔离天日：形容宫殿的高大，能遮天蔽日。

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骊山在咸阳东，阿房宫从骊山以北建起，折而向西，直趋咸阳。构，建造；走，趋向；咸阳，秦的都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自栎阳迁都于此，故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

二川：渭川、樊川；溶溶：水势盛大。

廊腰缦回：廊腰，连通两个或几个楼房的走廊；缦，原意为无花纹的丝绸；缦回：形容“廊腰”曲折、回环的样子。

檐牙：旧式建筑向上突出如牙状的檐角；啄，鸟食物，这里用以形容突起的檐角，象往高处啄取食物的鸟嘴。

各抱地势：指楼阁之间各因其地势而形成相互环抱的局势。

钩心斗角：廊腰连接楼阁如相互钩其心；檐牙相向高啄，如相互斗其角。

盘盘焉，囷囷焉：都是形容建筑群的总的形势词，盘盘，盘旋，萦绕；囷囷，曲折弯转，焉，同然，形容词词尾。

蜂房水涡：也是形容建筑群的形容词。从高处看，四合楼阁所形成的天井，交织错落，象蜂房，也象水中的漩涡。

矗，耸然直立，形容高大的楼房；几千万，极写楼房之多，落，座，幢。

未云何龙：形容长桥的雕琢精美，色彩光艳，看上去好象一条龙卧在水波之上，可是，有云才能有龙，所以又怀疑：没有云哪来的龙呢？

复道：从高楼至山顶，于空中架木为道。

不霁何虹：形容复道的雕琢精美，色颜光艳，看上去象悬于空中的一条长虹。可是雨后初晴，天空才能出现虹，所

以又怀疑，未下雨，哪来的虹呢？弄，雨后初晴。

冥迷：分辨不清。

暖响：歌声充满了暖意（从主观感觉上形容歌声）。

融融：温暖，和煦。

冷袖：舞女们的衣袖带来寒意（从主观感觉上形容舞蹈）。

齐：同。

妃嫔媵嬙（音映）嬙，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音念）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音交）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音渺）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音票）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音撑）玉石，金块珠砾（音力），弃掷逦迤（音里亦），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妃嫔媵嬙：皇帝的正妻叫“后”，妾叫“妃”、“嫔”、“嬙”。妃的等级比“嫔”、“嬙”高。媵，是后、妃的陪

嫁，多是后妃的妹妹或侄女。

王子皇孙：指为秦所灭的六国王侯的儿女或孙女。

辇：宫廷所用的车，这里作动词用，用辇拉来。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荧，星光；妆镜，梳妆用的镜子。句意是：以为明星荧荧发光，原来是宫女们都打开了妆镜。就是说，如果宫女们一齐把妆镜打开，那就象天上的点点明星荧荧发光一样。下面四个分句的句式都是这样：前半句是形容，后半句是实体。

脂水：宫女们的洗面水，因其中有从脸上洗下来的胭脂、香粉，所以称为脂水。

椒兰：两种香料。

乍：忽然；惊，震惊。

辘辘：宫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

杳：无声无息。

所之：所往。

一肌一容：一，所有的，每一；肌、容，指宫女们的肌肤、容貌。

尽态极妍：尽，极，非常，无以复加；态，这里作形容词解，与妍是一个意思。妍：姿容美丽。

缦立：舒缓地停立着。

幸：指皇帝来到。

三十六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三十六年未见，亦即終其身也未得一见。

收藏、经营、精英：都是指下文所说的，被弃之不顾的那些“鼎”、“玉”、“金”、“珠”而言。

剽：抢劫；掠：强取；人：即民，唐时为避李世民（唐

太宗)的讳,凡用“民”处都改用“人”。下文的“人亦念其家”、“六国各爱其人”、“秦复爱六国之人”中的“人”都是“民”。

、倚叠:堆积。

输:运送;其间:那里,指阿房宫。

鼎:宝鼎;铛:铁锅;玉:美玉;石:普通石头;金:金子;块:土块;珠:珍珠;砾:碎石。这四个词组成格式相同,前词为宝贵的物品,后词为普通的物品,中间省略了一个动词。意思是:把宝鼎当成铁锅,把美玉当成石头,把金子当作土块,把珍珠当成瓦砾。

迤迤:连接不断,这里指把“鼎玉金珠”抛弃得到处都是。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音兹朱),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音传),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音雨)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音见),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

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嗟呼：感叹词，下文的呜呼、嗟夫，都是感叹词。

纷奢：纷，多；奢，侈，指占有财产多而奢侈。

取之尽锱铢：取，夺取；之，指财物；尽，干净，彻底；锱铢，古代重量单位，六铢为一锱，一铢约等于今之二十四分之一市两。这里用以比喻细微、极少量物质。全句的意思是：一锱一铢的极细微的财物，也被掠夺得干干净净。

栋：架屋时设于中间承担最重的大梁。

南亩：见《诗经·七月》一章注。这里泛指耕地。

椽：斜架在屋梁上的园木。

磷磷：原意为分散地露出水面的石头，这里用以形容建筑物上突出钉头。

庾：无屋盖的大仓。

参差：长短不齐。

帛缕：帛，丝绸；缕，线。

檻：窗下或长廊旁的栏杆。

九土：即九州。古时分天下为九州，后沿用九州以指全中国。

管弦：管为管乐，如箫、笛、笙之类，弦为弦乐，如

瑟、琵琶之类。合用则泛指音乐。也说“丝竹”。呕哑：音乐的声音。

独夫：指残暴的君主。原指“大作威，杀无辜”的殷纣王。这里用以指秦始皇。

日益骄固：一天比一天更加骄横顽固。

戍卒叫：指陈涉、吴广在大泽乡宣布起义。当时陈涉、吴广等都是被征前去戍守边疆的士卒，因误了日期，罪当斩，所以在陈涉、吴广的号召和领导下，发动了反秦的起义。杜牧用“戍卒叫”三字，说明他对农民起义是抱着一种鄙视态度的。

函谷举：函谷关在秦都咸阳东，是一个军事要塞，公元前207年，刘邦攻下咸阳后又攻下函谷关，至此，秦彻底灭亡。举，攻克。

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楚人一把火，可怜庞大的阿房宫便变成了一堆焦土。楚人，指项羽及其所率领的士兵；炬，火把。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入咸阳，焚烧宫殿，大火三月不灭。

族：族灭，古时的一种刑罚，犯重罪的人，全族人都要被杀。

则递三世：则，那么何止；递，传；三世，秦从始皇传二世胡亥，到子婴仅三世而亡。

鉴：鉴戒，引以为教训。

后人复哀后人：此句中的两个“后人”所指不同。后一个“后人”指秦始皇以后到作者当代的人；前一个“后人”则指这个“后人”以后的人。

这是一篇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散文赋。

赋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阿房宫外部构造、内部生活的描绘，揭露了秦始皇残酷掠夺人民的财富而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罪恶。并指出他所以覆灭的根本原因，企图以此来警告晚唐的皇帝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改变他们那种不顾人民疾苦，残酷掠夺，任意挥霍的统治方法，以维持他们现时的统治。

文章通过对六国与秦王朝兴灭过程的总结，得出一个教训：不爱其民者则必将覆亡。这里作者揭示出一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人民对于封建王朝兴盛灭亡所起的决定作用，表现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作者是一个封建王朝的上层官吏，他的思想本质是忠于他的封建王朝和封建皇帝的。他写这篇赋的出发点是为了用秦始皇族灭的教训引起唐朝皇帝的警觉，以免再蹈亡秦复辙。至于他的“民本”思想其实质也是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是希望他的皇帝能够“万世而为君”。这是作者阶级立场的必然反映，是根本不能超越的时代局限。

这篇散文赋，既俱有结构严密、即事缘情的散文特点又有铺叙、描绘的赋的特点。因而在内容上比较充实、具体，而在表现技巧上也比较新颖、生动。

陆 龟 蒙

陆龟蒙(?——约881)晚唐时期江南吴郡(今苏州)人。他曾经应进士考试,但被排斥,此后没落终生,既无地位,又无声望,是一个受压抑的封建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唐代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崩溃,社会经济矛盾急剧发展,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致命地摧毁着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农民革命风暴的强烈冲击下,封建地主阶级文人的大多数都走上了悲观颓废的道路。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用尽心思去制造精巧的艺术形式,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借以表达本阶级统治行将灭亡的悲惨命运。然而,在反现实主义潮流中,也有极少数的文学作者还能够坚持比较清醒的现实主义。他们唾弃醉生梦死的生活,敢于向黑暗的末世阶级统治进行挑战,不仅大胆暴露,而且深刻讽刺。陆龟蒙正是这样的文学作者之一。

由于当时和后代都未能得到重视,陆龟蒙的作品流传到今天的为数不多。他的著作如《笠泽丛书》所收作品现实性是很强烈的,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鲁迅对于陆龟蒙及其同一流派的作家曾经作过评价,说他们的散文作品“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野 庙 碑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音扁）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眈（音萌）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古者悬而窆用木：古代下葬时，把棺柩放在木板上，用绳系到墓穴里。悬，系下去；窆，下葬；木，木板。

瓠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音有）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皙（音西）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陞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鸢（音池消），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眈作之，眈怖

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鸡犬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祸亦随作，耄（音老）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丧，眊不曰适丁其时也，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瓠越：地名，即吴越，今江苏、浙江。

山椒：即山顶；淫祀：不正当的祭祀。

庙貌：庙中偶像；黝而硕：黑而高大。

温而愿：温和而善良；皙而少，聪明而年轻。

媼：年老妇女的敬称。

峻之以陞级：台阶砌得很高。峻，高；陞，台阶；级，台阶的层次。

攒植森拱：攒植，树木稠密；森拱，树木古老高大。

萝茑翳于上：萝茑，均为蔓生植物。翳，遮蔽。

鸱鸢：猫头鹰。

车马徒隶：指庙中偶像的车马仆从。

荐：奉献。

奠：祭祀。耄孺畜牧慄慄然：耄，老人；孺，孩子；慄，恐惧。

适丁其时：恰好碰上那时会。丁，遭遇。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音立），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

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音袍），口梁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暘（音贺），未尝贮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恟（音回）挠脆怯，颠蹶（音质）窜踣（音薄），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纓弁（音卞）言语之土木耳，又何债其真土木也。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既而为诗，以乱其末：

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议？禄位颀颀（音旗），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戾：残暴，或罪恶。

血食：鬼神享受奉献的祭礼。

弦匏：弦，弦乐；匏，即笙。

梁肉：美好的食物。梁，米饭。

喝：病痛。

恹恹脆怯：恹恹，迷惑混乱；脆怯，软弱畏缩。

颠蹶窜踣：颠蹶，跌倒；窜踣，逃匿扑卧。

纓弁：纓，系帽用的丝带；弁，礼帽。

债：通责，责备。乱：结束。

颀颀：原义为修长，此处申引为高厚。

孔悲：甚悲。

《野庙碑》开始叙述了碑的含义来源和变迁，而着重点是在“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阍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碑，本来是歌功颂德的。《野庙碑》不要歌功颂德，却要对被压迫群众迷信鬼神的愚昧行为，抒发悲悯。作者抛弃了碑文的传统写法，直接面对现实来发表议论。

《野庙碑》作者对于遭受封建神权迫害的群众抱有深厚同情。他用叙述与描写相交错的笔墨写出了江南地区祭祀鬼神泛滥成灾之后，明确指出：所谓鬼神，其实是“阍作之，阍怖之”，“疾病死丧，阍不曰适丁其时也，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这是清醒而深刻的唯物主义观点。作者认为鬼神的存在是虚妄的，那是群众自己制造的幻影。群众不理解苦难的根源究竟何在，自己制造鬼神来统治自己。当然，作者还不能认识到制造鬼神更深刻的根源是统治阶级。

《野庙碑》作者更清醒更深刻地指出，和虚妄的鬼神相比，现实的统治者给予群众的灾难更加深重。他的批判和讽刺的锋芒主要是集中在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身上。他用形象对比的方法写出，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比幻想世界中的

鬼神，更加残暴，更可憎恨。这些“纓弁语言之土木”，对于“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殴之以就事”，而“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恟挠脆怯，颠蹶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群众的最沉重的灾难是来自当权的统治者。“土木其形”，不过是“窃吾民之酒牲”，而“土木其智”，却是“窃吾君之禄位”。作者的这个揭露是很尖锐的，也是很大胆的。

作者陆龟蒙毕竟是个封建阶级知识分子，他不能不在自己的文章中留下明显的阶级烙印。对于残害群众的贪官污吏，他是激烈反对的，但同时他又期望有：“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的统治者，而这样的统治者，就不是“窃吾君之禄位”，“当报国之日”，是能够承担“天下之忧的”。陆龟蒙否定的不是阶级统治，他仍是封建君权的忠实拥护者。

黄 巢

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省境内）人，是唐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青年时曾为盐贩，于公元875年（唐僖宗乾符二年）领导农民起义，转战黄河、长江、浙江广大地区并一度攻陷当时的京城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公元884年黄巢败退泰山，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全唐诗》存黄巢诗三首，其中《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可信。

题 菊 花

飒（音萨）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飒飒：风声。

蕊：花心。

他年：将来。青帝：古代传说中的春天之神。

报：告诉。

这首诗，是黄巢参加农民起义前写的。他借题菊抒写了自己伟大的怀抱。通过“他年我要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不平常的想象，表现农民起义领袖要推翻旧王朝的统治，建立新政权的强烈愿望。

皮 日 休

皮日休(834?——883)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字袭美，又字逸少，襄阳(今湖北)人。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青年时曾隐居鹿门，后离家出游，较广泛地接触了动乱黑暗的晚唐社会。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中进士，任著作郎和太常博士等职，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出为毗陵副使，离长安南下途中，参加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黄巢称帝后，皮日休在农民政权里任翰林学士。黄巢失败，皮日休被杀。著有《皮子文藪》。

皮日休生活的时代，正是政治非常黑暗混乱，经济剧烈崩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极其尖锐的唐朝末年。广大人民在连年兵祸，横征暴敛和官吏为盗的处境下，走投无路，纷纷造反。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爆发了以黄巢为领导的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在农民革命战争的严重打击下，整个李唐王朝处于崩溃瓦解之中。“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和‘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与这一制度相反的思想。”在李唐王朝不可避免地将要“江山易主”的时刻里，出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下层的知识分子皮日休，目睹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败，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写了好多富有战斗性的政治讽谕诗和小品文，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李唐王朝的罪恶，后在农民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为富皆不仁”的问题，产生了等富济

贫的“平均”思想。他认为对贪官酷吏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正是他后来参加农民起义的思想基础。皮日休参加农民起义这一革命行动，无疑是对李唐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一种背叛。

在文学创作上，皮日休不仅继承了白居易诗歌创作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的观点，且比白居易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他说：“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明白说出他的创作动机是，“尝有可悲可惧者，时宣于咏叹”，“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学主张，《皮子文藪》中的政治讽谕诗和小品文，成为晚唐社会的暴露文学，“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诗风朴质刚健，小品犀利泼辣，战斗性强。但流传下来的皮日休作品都是参加农民起义前阶级立场正在转变中的作品，远没跳出“上剥远非，下补近失”的政治圈子。

橡 媪（音袄）叹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冈。伉伉（音雨）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音冲），粒粒如玉瑯（音当）。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

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
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
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
嗟（音须接）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橡媪：拾橡实的老婆子。

榛芜冈：草木杂生的山冈。

伛偻：弯腰驼背。

践：踏。

盈掬：满一捧。

舂：用杵器捣米去皮。

玉珰：玉耳坠。

私债：作抵押向私人借钱。

田成子：春秋末齐国的一个宰相，他为了收买人心，故意用大斗往外借米，用小斗收回，后来他的子孙作了齐王。
诈仁：伪装仁义。全句意思说，假仁假义收买人心，也还可以做到齐王，唐朝皇帝连田成子都不如了。

吁嗟：感叹词。

泪沾裳：泪湿衣襟。

《橡媪叹》是皮日休十首《正乐府》的代表作品，写于黄巢领导农民大起义的前夜。诗中通过一位老年农妇拾取橡子制备冬粮的典型事件，以鲜明的对比手法，形象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严酷榨取和超经济的剥削罪行，斥责了李唐王朝的罪恶统

治，反映了晚唐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

诗篇开始便描绘了一位满头黄发，曲背弯腰的龙钟农妇，迎着秋风，踏着晨霜，在杂草丛生的山冈上，艰难地拾取橡子。玉瑯穀的大米流进了官仓，苦涩的橡子拾进了农妇的破筐。两相对比，便鲜明地揭示了晚唐社会劳动人民丰收不得食，丰收食橡子的悲惨遭遇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诗的后半部分，从形象描写转向了直接揭露。诗人缘事及情，层层深入地指出劳动农民丰收不得食，丰收食橡子的悲惨生活是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官租、私债和层层盘剥、贪官狡吏升斗折扣的结果。所以，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晚唐农民大起义的前夜最黑暗的社会现实。但是，此时诗人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他虽然看到了李唐王朝“国步将移”，但仍希望“天泽未歇”。诗人虽然斥责了贪官、狡吏的强取豪夺，但并不否认封建剥削；虽然否定了李唐王朝的黑暗统治，但并不否认封建制度；虽然写出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却没有反映出劳动人民对封建剥削的愤怒和反抗。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二岁中进士，当过多年地方官吏。宋仁宗赵祯嘉祐三年（1058年）写了《上仁宗皇帝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宋神宗赵顼（须）在位期间（1068—1085）他两次被任为宰相，实行新法，积极推行变法，同官僚大地主保守派进行了长期斗争。熙宁九年（1076年）冬，他在保守派的围攻下被迫辞职，退居南京。宋哲宗赵煦即位（1086年），保守派上台，新法被废止，王安石忧愤死去。

王安石提出“变风俗，立法度”，要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所立的“新法”，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抑制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反对向辽和西夏贵族集团投降。他从“富国以农”的思想出发，一直认为兼并是宋朝贫弱的根源，强调必须加以抑制，发展生产，才能富国强兵，巩固宋朝的统治。因此，当他执政以后，便积极推行一系列限制兼并，发展农业的新法，如“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由政府向农民贷款放粮，限制官僚大地主的重利盘剥；“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取消官僚大地主在某些方面的免税、免役特权；“农田水利法”奖励开荒和兴修水利，打击官僚大地主对水利的垄断；“均输法”和“市易法”，抑制官僚大地主囤积粮食，操纵市场的活动。在北宋实施新法

期间，共兴修了一百多宗水利，灌溉总面积达三十六万多顷，粮食产量上升，物价比较稳定。这说明新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王安石从反掠夺的战备思想出发，对北宋的腐朽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吸取商鞅“什伍之法”的寓兵于民的经验，推行“保甲”、“保马”，大大加强了边防。因而在熙河（今宁夏和甘肃一带）之役中，取得了北宋立国以来对辽、夏统治者作战的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初步扭转了官僚大地主投降派当权时战备废弛、十战九败的局面。

在思想上，王安石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朴素唯物主义，反对官僚大地主保守派司马光、程颢、程颐等鼓吹的唯心主义理学，创立“新学”。在他执政的任期内，曾将“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把自己用革新观点撰述的《三经新义》颁行全国，用新学来培养一批拥护能够实行变法改革的人才。王安石“新学”的主要精神，就是针对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谬论而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思想。

曾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王安石，自然有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他的变法，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维护宋王朝的统治。他主张限制兼并，但不敢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更不可能解决广大农民的根本问题。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中，肯定事物“有偶有对”，看到矛盾对立，但又幻想达到“无对”的境界，企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这表明王安石变法思想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说明王安石的变法是为主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

的。

王安石很重视运用文学来进行斗争。他认为文学要“有补于世”，即是要为变法改革的政治路线服务。他写了大量诗文作品，但由于历代反动派的禁毁，散失很多，留存下来的有《临川先生文集》、《周官新义》（辑存本），和《老子注》（保存于《道藏·彭耜集注》中）。

河 北 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河北民：这首诗是王安石青年时期的作品。河北泛指北宋和辽、西夏交界的黄河以北地区。诗篇描述了河北人民在辽、西夏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和汉族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压迫下的悲惨生活，深刻地揭露了官僚大地主阶层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酷剥削的丑恶嘴脸。

二边：指宋和辽、西夏交界的两个边远地区。

输与官家事夷狄：人民辛勤劳动果实，都被朝廷搜刮去供奉辽和西夏的统治者。

输与：输送给。

官家：指北宋统治集团。

今年：指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这一年河北大旱。

赤：空，尽。比喻寸草不生。

河役：修治黄河的劳役。

就南：南下逃荒，来到黄河以南地区。

南人丰年自无食：丰年的河南人民也没有饭吃。揭露在双重剥削下人民的深重苦难。

无颜色：面黄肌瘦，没有血色。通过环境气氛渲染，进一步写出河北人民的悲惨遭遇。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627—649年)。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推动下，唐太宗李世民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实行抵抗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那一时期，连年大丰收，每斗米只要三、四文钱(《新唐书》卷九十七《魏征传》：“斗米三钱”。《通典》卷七：“斗米四、五钱”)。王安石是借这面历史镜子抨击北宋政治腐败和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路线。

这首诗以北宋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为背景，描写了河北地区人民在辽、西夏统治集团的侵掠和北宋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的悲惨生活，尖锐地揭露了北宋统治集团推行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酷剥削压迫的反动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对这种反动政策的极端不满。最后向往“贞观之治”，抒发了诗人对人民的悲惨遭遇的同情，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

诗从河北写起，连及“南人丰年自无食”，揭示了河

北、河南以至全国的局面，从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反动政策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给北宋王朝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就是对这种局面的形象写照。

兼 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音善）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音因）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诒（音嗨）。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这首诗是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写的一篇战斗性较强的政治诗。北宋王朝（960—1127年）自建立以来，长时期奉行维护官僚大地主集团特权的反动政策，纵容官僚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到北宋中叶，一小撮大地主霸占全国土地百分之七十以上，他们利用种种特权逃避赋

税和徭役负担，把它转嫁给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这种状况，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严重地危害着宋王朝的统治。王安石看到了这个严重问题，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他坚持改革，反对兼并的思想。

三代：指上古夏、商、周三个朝代。

子：同“慈”，作动词用，爱抚的意思。

公私无异财：公私，指国家和百姓。异财，分外的财物。是说夏商周三代，国家和百姓的财产统一由君主分配，除此以外，都没有分外的财物。这里，王安石沿用儒家的传统说法，把上古三代理想化，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

如天持斗魁：天，这里指北极星，古代的天文家把北极星当成天上的“大帝”（《史记·天官书》注）。斗魁，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到第四颗星叫斗魁，第五颗到第七颗叫斗柄。在不同的季节和时间，北斗七星出现在不同的方位上，看起来象是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比喻君主掌握政权就象北极星指挥着其他星体有秩序地运行一样，这里反映了王安石维护封建皇权的思想。

赋予：征收和给予，指有关财政的政策措施。

我：指君主。

奸回：奸邪。回，曲，偏邪的意思。

法有诛：兼并的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儒家的经典《周礼·秋官》上说，周王朝对富户的囤积居奇，高利盘剥都有禁令，犯令的要受刑罚。这是儒家对西周奴隶社会的美化。王安石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接受了儒家这一欺骗性的传统说法。

势亦无自来：兼并的形势就无从产生。

倒持：从“太阿（古宝剑名）倒持，授人以柄”这句成语来。意思是把宝剑的柄倒过来让别人拿着，比喻大权旁落，指国家的财政大权倒过来被豪强势力所操纵。

裁：裁决，控制。

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上记载：巴地（今四川省东部）有个寡妇叫怀清，她的祖上是经营出产朱砂的工商业主。秦始皇认为怀清能够保全上代留下的产业，以财自卫，筑了女怀清台表彰她。秦始皇表彰寡妇怀清并不是为了鼓励兼并，这一点王安石看错了。

圣经久堙埃：圣经指《尚书》、《周礼》、《诗经》等儒家经典。堙埃，埋在尘埃中，没人理睬。王安石认为兼并这种奸邪行为，不仅违反三代的道德观念——礼义的准则，也违反圣经里的规定。诗中所谓的“礼义”、“圣经”的含义，实际上已不是儒家的原意。王安石对它作了符合变法革新需要的解释。在以后的变法时期，他曾主持撰写《三经新义》，一扫过去的传统注解，针对现实，以变革思想为指导，对《尚书》、《周礼》、《诗经》作了新的解释。

殆：讥笑。

方：治国的方法。

培克乃为材：培克，聚敛搜刮民财，把善于搜刮当作有才能。

俗吏、俗儒：指保护豪强兼并势力的官僚大地主以及死守儒家旧说的儒生。他们互相勾结，在政治上形成顽固的保守派。王安石公然痛斥他们只知搜刮民财，不知变革，表现了他勇于革新的精神。

利孔：获得财利的窍门。

小人私闖开：小人指奸商，豪强一类人。私闖开，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私自收紧和放宽。

有司与之争：官吏和奸商、豪强争相取利。

这首诗写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

诗中以愤怒的感情指斥北宋统治集团纵容兼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俗吏”的“不知方”，对“俗儒”的“不知变”给予尖锐的抨击，对他们疯狂的“掊克”、“兼并”造成的深重灾难给予愤怒的揭露和批判，反映出王安石要求抑制兼并、改变现状、挽救政治危机的强烈愿望。

诗以三代和北宋对比，古今对照，以古鉴今，突出揭示北宋社会现实的极端黑暗腐朽，鲜明地表现了王安石坚持变革的斗争精神。

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音瓜）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辩）；重（音虫）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音鲁）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答司马谏议书：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新法正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时，官僚大地主阶层反变法派的政治代表，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跳了出来，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一面上书给皇帝污蔑王安石，要求取消新法，一面又连续写信给王安石，用孔孟之道来攻击和威胁王安石，肆意诽谤歪曲新法（见《司马温公文集》卷十《与王介甫书》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与王介甫第二书》熙宁三年三月三日）。面对这种猖狂进攻，王安石毫不畏惧，理正词严，旗帜鲜明地答复了这封回信。

某：王安石自称。

蒙教：蒙你教诲，指接到来信。

君实：司马光的字。

所操之术多异：所持的政治主张不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他与王安石是“趋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在这里针锋相对，表明自己和司马光一伙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强聒：硬要答辩、解释的意思。聒，吵嚷。

见察：被了解。

上报：答复，一种客气的说法。

反覆：指书信往来。

卤莽：简慢无礼。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

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多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音须）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音夺）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盖：句首语气词。

儒者：指学者，汉唐以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般都称为“儒者”。这和先秦所称的“儒生”不同。

名实：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际。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这是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攻击王安石的四大“罪状”。侵官指侵夺其他机构的职权。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整理财政、推行新法的总机构，司马光攻击他“尽变更祖宗旧法”，“生事扰民”。征利指夺取财利。王安石推行新法，使国家增加了

收入，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和投机商人的经济利益，司马光攻击他“尽夺商贾之利”、“收天下之息”。拒谏指拒绝劝告。王安石驳斥顽固派反对新法的谬论，司马光攻击他“独断专行”、“拒谏”。

有司：各级官吏。

举先王之政：举，兴办。先王，泛指古代的所谓贤明的君主。

辟邪说：辟，批驳。邪说，指反对新法的错误言论。

难壬人：难，斥责。壬人，花言巧语、不行正道的人。

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前知，事前已经预料到。王安石早预见到实行新法，必将招致保守派的疯狂反对，但他不顾“怨诽之多”，“不量敌之多寡”，不怕围攻，不怕孤立。

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不恤，不关心。同俗，附和流俗。自媚于众，讨好众人。这是王安石揭露司马光一伙反变法派不顾大局，腐败无能的丑恶嘴脸。

洵洵然：大吵大闹的样子。

盘庚之迁：盘庚，殷代君主，据《尚书·盘庚》篇记载，盘庚即位，认为国都设在商地（今河南商丘市），不适应国家的发展要求，决定迁亳（音薄，今河南偃师县），并改国号为殷。

胥：都。

度：计划。

度义而后动：考虑到理由正当，然后行动。度，估量，考虑，作动词用。

膏泽斯民：施恩惠给人民。这是剥削阶级骗人的话。

“如曰今日”三句：不事事，不做事，第一个“事”是动词，从事，办理的意思。守前所为，前，前人，祖宗，照着祖宗的老规矩办事。王安石断然拒绝司马光之流废除新法的无理要求，严正表明要把新法推行到底的决心。

不任：不胜。

区区：小，指自己，一种客气的说法。

向往之至：十分仰慕的意思。这是过去书信结尾常用的客套话。

这是王安石为驳斥保守派司马光攻击新法而写的回信。

宋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二月，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推行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变法派公开跳了出来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上书皇帝，要求取消新法，他连续写信给王安石，攻击威胁王安石，肆意诽谤新法。王安石这封信就是对这种猖狂进攻的反击。

信中以犀利的语言，透彻的说理和不可辩驳的逻辑，一一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无理攻击和恶意诽谤，无情地揭露了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的误国的荒谬主张；同时公开说明新法的主张，维护变法路线和不怕威胁，不惧诽谤的坚定的变法立场。

本文语言精练犀利，结构谨严，说理透辟，战斗性很强。

苏 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北宋时代政治思想界、文学界的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北宋时期十分尖锐。为着稳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着已有的上层建筑如何进行调整与改革，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政治势力集团进行着非常激烈的斗争。苏轼从维持与稳定现存的封建制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政见，形成以苏轼为领袖的蜀党，反对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积极鼓吹并从事于时政改革的新党。同时，苏轼还面临着另一方面的矛盾，那就是与同是旧党营垒中的以司马光为首领的洛党的斗争，因为蜀、洛两党在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上存在着分歧，洛党的态度非常顽固，而苏轼则从比较坚决到动摇。这样，苏轼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新旧两党斗争中一个悲剧性的角色，使其一生充满着矛盾。

苏轼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很深，这使得苏轼对封建正统尊奉不忘，积极于巩固封建统治；苏轼又同时有着浓厚的佛老思想，在斗争的漩涡中，往往以养生、禅理这些佛老的哲理保身，回避尖锐的现实斗争。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的诗、词和散文在北宋文学中都具有很高的成就。

苏轼的创作所触及的社会生活面较广阔，他对词的题材

领域的开拓具有突出的革新意义。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念 奴 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词牌名

赤壁：三国时代有名的古战场，在湖北嘉鱼县东北，曹操、孙权曾会战于此。苏轼所游的赤壁在湖北黄冈县，不是孙权破曹操的地方。作者有意地把它当作三国孙曹会战的古战场，是为了借以抒发自己的心情。

大江：长江。

故垒：作战中所筑防御工程的遗迹。

周郎：即周瑜，字公瑾，二十四岁即作中郎将，人称“周郎”，是孙权军事集团方面参加赤壁之战的主将。

小乔：乔公有二女，大乔嫁孙策，小乔嫁周瑜。

纶巾：青丝绶的头巾。羽扇纶巾，是当时“儒将”的服饰，这里是指周瑜。

强虏：即“樯櫓”，指被火烧的曹操的水军船只。

故国：国，地方。故国，古赤壁作战之地。

多情句：这句的句法有变化，就是应笑我多情怀古而把头发都变成花白了。

酹：浇酒祭奠。

这是苏轼谪居黄州时的作品。

这是一首借古抒怀的词，上片表现了对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的无限赞叹，给予艺术上的渲染，着力表现作者对事业的勃勃雄心，但在高昂的声调中同时包含着随着时间的流逝，功名事业不得实现的淡淡的悲哀；下片紧承上片，对三国时期赤壁会战的主将周瑜的业绩作了深情的具体的描绘，最后转入自身，发出“人生如梦”的无可奈何的感叹，反映出由于一事无成而产生的虚幻的悲观的情调以及不甘心于这种处境的激越之情。

全词豪迈，开阔，镕铸史事，在词的创作上开创了新的流派。

石 钟 山 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水经》：书名：是我国专门记载江水河道的著作。

彭蠡：鄱阳湖的别名，在江西省。

郦元：郦道元，这是对有名气的人的一种简称。他是北魏地理学家，著有《水经注》。

相搏：相互碰撞。

洪钟：大钟。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之一种。

磬：古代乐器，用玉或石制成。

李渤：唐朝洛阳人，曾著《辨石钟山记》。

扣：敲打。

聆：以耳靠近细听。

南声函胡：南指位于南边的石头。函胡，声音浑厚而不清亮。

北音清越：北指位于北边的石头。清越，清亮而高亢的声音。

枹止响腾：枹，鼓槌。腾，飞扬传播。

所在皆是：所在，凡有石头的地方。是，这样。这句话是说，凡有石头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名：命名。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一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音曾宏）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声（音款砍堂踏），与向之噌吰者

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音志）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音义）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元丰，宋神宗的年号。

丁丑：六月初九日。古人以干支记日。

齐安：现在湖北省黄冈县。

适临汝：适，往，赴。临汝，当时的汝州临汝郡，现在河南省临汝县。当时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移官汝州。

饶之德兴尉：饶，饶州。德兴，德兴县。尉，县尉。

湖口：现在江西省湖口县。

砢砢焉：砢砢，形容用斧子撞击石头发出的声音。焉，同“然”，砢砢焉，砢砢地响。

莫夜：晚上。莫，同“暮”。

栖鹘：睡在树上的鹘。栖，鸟宿。鹘，一种凶猛的鸟。

磔磔：鹘的鸣叫声。

鸛鸛：水鸟，似鹤而顶不红，颈与嘴都比鹤长。

噌吰：钟声，其声洪亮而沉重。

石穴罅：石穴石罅，石头洞和石头裂缝。罅，裂缝。

涵澹澎湃：波浪激荡。涵澹，水动荡的样子。澎湃，水动荡撞击向旁边闪去的样子。

两山间：石钟山有南北两座，南面的叫上钟山，北面的叫下钟山。

空中：（在中流的大石）中间是空的。

窾坎：物撞击发出的声音。

饠鞀：钟鼓声。

识：记得。

周景王之无射：《国语》记载，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521年），铸成“无射”（钟名）。

魏庄子之歌钟：《左传》记载，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1年），郑人以歌钟和其它乐器献给晋侯，晋侯分一半给晋大夫魏绛。魏绛，谥“庄子”。

不余欺：不欺余，否定句，代词作宾语，提到动词前。没有欺骗我们。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酈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酈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臆断：主观推断。

殆：大概。

渔工水师：打渔的人和使船的人。

陋者：低能的人。

之：指命名为“石钟”的原因。

本文是一篇游记体的散文。文章从对前人解释石钟山的命名的怀疑写起，再亲身探访石钟山，从而根据调查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明要了解事物的真相，最好是进行实地调查，反对轻信过去的传说，以及主观臆断，自以为是的态度，体现了作者的凡事务必求实的主张。这种主张，有其可取的一面，是苏轼的世界观中具有唯物成分的反映。

这篇游记，采取了记叙与议论结合的写法，语言轻快流畅，结构十分严谨。夜泊石钟山的经过写得井然有序，所见所闻写得绘声绘色；把石钟山命名中“石”与“钟”的关系述说得清清楚楚，很有说服力。

陆 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我国南宋初期著名诗人。

陆游生后第三年，北宋就为我国北方的女真族奴隶主贵族建立的金王朝所灭，从此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两个政权长期南北对峙的局面。

陆游祖父陆佃是王安石弟子，在政治态度上，虽然名列“元祐党籍”，但平生敬慕王安石为人，力为安石辨诬，倾向变法改革，他的父亲陆宰及其所交游，在北宋灭亡后，都有抗金思想，多属主战派人物。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薰陶，对陆游力主抗战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三十岁应礼部考试，名列第一，由于主张恢复，触怒投降派头子秦桧而被罢黜。中年后，流转四川、陕西南部一带，投身军旅，前后九年，在实地生活中，更增强了他统一祖国的信念和热情。晚年退居家乡，仍然念念不忘恢复，统一祖国的志愿始终不渝。

陆游的一生，处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期。面对这样形势，他怀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可惜都未得实现。他对金奴隶主贵族的侵扰非常愤慨，积极拥护充实军备，报仇雪耻的抗战路线，坚决反对偷安苟且，屈辱求和的投降路线。他坚持主张“力图大计，宵旰弗怠，缮修兵备，搜拔人才，明号令，信赏罚，”以图恢复。对广大贫苦人民也有较大的同情心，认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

贫，莫先于轻赋。”还提出具体方案：“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蠲大商。”他以为这就是“至平”、“至公”。他这合理建议和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而触犯了大地主、大商人阶层和投降派统治集团，屡遭南宋统治集团的排挤和压制。他所忧虑的“三军老不战，比屋困征赋”的情况一直没能改变，郁结在胸中的愤懑情感，不能不迸发出“为国忧民空激烈”的悲壮诗句。

陆游的政治抱负虽然终成泡影，可是诗歌创作却获得了很大成就，在他留下的约九千三百首诗歌中，除一部分属于封建士大夫流连光景之作，表现出一定的消极情绪外，主要是悲愤激昂，积极要求统一祖国，恢复失地，拯救沦陷区人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他中年从事军旅生活之后所作，风格豪迈，表现了陆游进步的思想感情。但是，陆游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诗人，所谓“忧民”，只不过表示他的怜悯和同情心而已，并不支持人民起来造反。主张抗战恢复，也一直希望于“王师”，而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前赴后继的英勇抗敌斗争。这些都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是《剑南诗稿》，此外，还有《渭南文集》、《南唐书》、《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等。

关 山 月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音旧）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

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关山月：汉乐府军乐《横吹曲》名之一。这里是采用旧题。

“和戎”二句：和戎，指对金奴隶主贵族集团屈膝求和。公元1164年宋金再次议和，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公元1177年陆游作这首诗时已经历十四年。十五年是举概数。

诏，皇帝所发的命令。

朱门沉沉：豪华的深宅大院，指大官僚、大地主统治阶级的住所。朱门，统治阶级的代称。沉沉，深远。

厩：马棚。

戍楼：边防上的碉堡。

刁斗：古代行军用具，白天用它做饭，夜间用它打更。

笛里：《横吹曲》所用的乐器主要是笛子，笛里，就是曲里。

沙头：即沙场，指战场。

干戈：本是古代作战用的两种兵器名，后来用以指战事。

岂有逆胡传子孙：那有让叛逆的胡人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呢？胡，我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

遗民：指当时北中国沦陷区的人民。

陆游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主张以战争手段完成国家的统一，反对用和议办法苟且偷安于一时。这是他始终不渝的一贯思想。

这篇诗，揭露了南宋朝廷屈辱求和、将军按兵不动和豪门贵族荒淫享乐的无耻罪行，也反映了广大战士白白消磨一生在边防上的愤慨心情和沦陷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生活。这种热爱国家、关怀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崇高精神，是可贵的。不过，当时沦陷区人民并不都是“忍死”等待恢复，而是拿起武器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陆游受他阶级地位的局限，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气节和斗争力量，把他们和地主统治阶级看成一样，因而在诗里散发着悲观气氛，流露出伤感情调。

示 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示：告诉，指示。

九州同：古代划分全中国为九个州，因之，九州就是指全部中国地域。同，一。九州同，中国统一。

中原：指黄河流域的华北地区，当时正被金奴隶主王朝占据着。

家祭：古时每逢年节在家里祭祀自己的祖先，叫做家

祭。

乃翁：作者自指。乃，你。翁，父亲。

这是陆游的一首绝笔诗。他对于生死，本已看得开，并不介意，只有一件未完的心事始终放不下，这就是祖国的统一。他诗集里有许多篇说到这件事，如《夜闻落叶》：“死至人所同，此理何待评？但有一可恨，不见复两京。”就是一例。当他即将停止呼吸与世长辞的时刻，告诉儿子的不是别的，也还是这件事。他叮嘱儿子“无忘”，正是他自己念念不忘“忘”。这首悲壮的绝句，集中地表现了陆游的统一祖国的愿望，也反映了他对正义事业一定能够胜利的坚定信念。不过，他的信念是建立在“王师”上，这并不可靠。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死后二十四年时，南宋勾结蒙古，虽然灭了金，但是，“中原”并未得“定”。到他死后六十六年时，连南宋也被元所灭了。陆游的阶级局限，使他既不能认清统治集团投降路线的本质，也看不见广大人民群众 的斗争力量，一直到死还幻想“王师”，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诉 衷 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诉衷情：词牌名。

当年：这里指壮年。

匹马戍梁州：梁州，古地名，今陕西省南郑县，在南宋时是西北前线，宋金必争之地。当时四川宣抚使王炎驻在这里，1172年（陆游四十八岁）陆游做了王炎的幕宾（左承意郎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这是他亲身从事军事活动的时期。

关河：指当时西北前线地区。关，函谷关。河，黄河。

尘暗旧貂裘：貂裘沾满尘土搞得颜色暗淡。这里说经常过着野营生活。

鬓先秋：年已衰老，鬓发脱落。秋天植物成熟，即将凋零，所以衰老或脱落也叫秋。

天山：在新疆自治区，这里泛指边远的国土。

沧洲：水流弯曲的地方，通常指隐士所居。这里是作者自指退休家居的地方。

这首词是陆游晚年罢官家居时的作品，回忆壮年时在边境上豪迈的军事生活犹在目前，到而今敌人还未消灭，自己却老了，壮志不酬，饮恨无既，表达了无限的悲愤心情。

“谁料”二字是对南宋小朝廷执行投降苟安政策的斥责，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作者虽然身老乡居，心里却仍然怀念统一祖国，收复失地的志愿始终不变。

辛 弃 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南宋时抗战派的著名领袖之一，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

辛弃疾生活在民族矛盾高潮的时代，投降还是抗战，是当时斗争的焦点。以赵构、秦桧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投降派，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地主阶级中的抗战派强烈反对这条路线，其中辛弃疾是著名的代表。他年青时（二十二岁）于北方起义抗金，南来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提出一整套富国强兵政策，同民族投降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辛弃疾的六百多首词就是他的政治斗争在艺术上的反映，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要求抗战，反对投降的思想，反映了他的坚持斗争的思想。

辛弃疾扩大了词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

辛弃疾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如他把耿京抗金起义队伍拉去投靠南宋小王朝，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南宋小王朝上，他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以及词中所表现的老庄的消极思想等等。

水 龙 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音问）英雄泪。

水龙吟：词牌名。

建康赏心亭：建康是六朝时期的京城，今江苏南京市。赏心亭，南京城西下水门城上。

“遥岑远目”三句：远山象美女插戴的玉簪和螺旋形的发髻，登高望远，处处触发自己的愁恨。遥岑，远山，指长江以北的山河。

断鸿：失了群的孤雁。

江南游子：作者自称。

吴钩：宝刀名。

“休说鲈鱼堪脍”三句：这是用晋张翰（季鹰）思乡的

故事。自己不贪恋生活享受，感秋风而思鲈鲙，借以抒写作者怀念故乡的感情。

“求田问舍”三句：这是用《三国志·陈登传》中的故事，指许汜不关心国事，偷生苟活为刘备批评的事。求田问舍，指苟且偷安的生活。刘郎，指刘备。

流年：年华如流水。

“倩何人”三句：作者自伤抗战的理想不能实现，得不到支持的感叹。倩，请。唤取，唤得。红巾翠袖，妇女的装束，借指侍女。揜，揩掉。

这首词作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辛弃疾在建康通判任上。

词中借登建康赏心亭遥望北方故乡（已被金奴隶主贵族集团侵占），回想当年的反侵抗反投降的雄心壮志的不得实现，表现了对妥协投降的南宋统治集团的强烈不满，反映了因壮志不得实现、年华虚度的深沉的痛苦心情。

破 阵 子

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
麾（音灰）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
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

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词牌名。

陈同父：陈亮（1143——1194年）字同父（同甫），南宋时期抗战派领袖之一，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词人。坚决反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民族投降路线，积极主张抗金。他反对程朱理学，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词集叫《龙川词》。

壮词：一首雄壮的词。

吹角连营：各个军营接连不断地响起了号角声。

八百里分麾下炙：八百里范围内的部队都分到熟牛肉吃。麾下，部下。炙，烤熟的肉。这是写1161年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军容。一说八百里，牛名，晋代王恺有牛名八百里驳（音玻）。

五十弦翻塞外声：各种乐器奏出雄壮的军乐歌曲。古代的瑟有五十弦，这里指合奏的各种乐器。翻，演奏。塞外声，指以边塞为题材的雄壮的军乐。

沙场秋点兵：秋天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沙场，战场。点兵，检阅军队，这里指作战。

的卢：快马。

霹雳：雷声，这里喻指射箭时弓弦的响声。

天下事：国家大事，指收复中原的大事。

可怜白发生：可惜头发都白了，暗喻没能实现统一祖国的壮志。

全词以前九句构成表面上的中心内容——即所谓“壮词”，最后以短句反收，形成极鲜明的正反对照，深刻地揭露了南宋小朝廷的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表现了作者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路线和坚持抗战的思想立场，反映了作者在南宋统治阶级的民族投降路线的叛卖下，要求抗战不得实现的悲愤而激动的心情。

永 遇 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音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词牌名。

京口北固亭：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北固亭在镇江市东北北固山上，面临长江。又名北顾亭。

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英雄的孙仲谋已无处可寻。孙权字仲谋，三国时吴帝，他曾在京口建立吴国首都，并且打垮了

来自北方的曹操的军队，保卫了国家。

榭：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

风流：指历史上英雄人物英雄事业的业绩。

寻常巷陌：普通的街巷。

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他的先世由彭城移居京口，他自己在这里起事，平定桓玄的叛乱，推翻东晋王朝，做了皇帝。

“当年”三句：颂扬刘裕北伐的功业。金戈铁马，形容兵强马壮。气吞万里，指他统率军队，收复中原等地的气概。

“元嘉草草”三句：指宋文帝刘义隆不能继承刘裕的功业，徒然好大喜功，以致北伐惨败，国势一蹶不振。元嘉，宋文帝年号，指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王玄谟北伐失败。草草，草率，马虎。狼居胥，山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封，筑坛祭天叫封。王玄谟上疏宋文帝，陈说北伐的意见，宋文帝听了对人说：“闻王玄谟言，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封狼居胥”是表示北伐成功。仓皇北顾，看到北方追来的敌军慌张失色。

“四十三年”三句：作者南来是在1162年，距他写这首词已四十三年。南来之时，他正在战火弥漫的扬州以北地区参加对敌斗争。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扬州属淮南东路。

“佛狸祠下”二句：后魏太武帝小字佛狸。他击败王玄谟军队后，统率追兵到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山，在山上立行宫，即后来的佛狸祠。作者借这个历史故事，指出今天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旺盛。一片神鸦社鼓，乌鸦的叫声和鼓声响成一片。神鸦，庙里吃祭品的乌鸦。社鼓，社日祭神时的鼓。

声。全句抒发自己对投降派偏安江左，歌舞升平不恤国事的愤慨。

廉颇： 赵国著名大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者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这里作者以廉颇自喻，表示他老当益壮，积极抗战的战斗意志。

此词借怀念古事，总结历史上的抗战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用来喻指作者当时的抗战斗争，表现了作者坚决抗战反对投降的思想愿望和这种愿望不得实现的悲愤之情。

上片通过歌颂向往孙权的创业规模、刘裕的北伐功绩的历史，表达作者要求抗战坚持抗战的思想。下片借刘义隆的北伐失败的历史先例，讽谕南宋小朝廷的“仓促决议”，结果也必然失败，表达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投降误国的谴责。最后以廉颇自喻，表现了他老当益壮、坚决抗敌的决心、热情以及这种决心、热情不得实现的深沉的悲愤。

全词悲壮苍凉，熔铸史实纯熟自然，丰富了词的思想内容，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

菩 萨 蛮

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菩萨蛮：词牌名。

造口：在今江西万安县西南六十里。

郁孤台：在今江西赣县西南。唐代李勉为刺史，曾登此台北望长安。

清江：江西袁江与赣江合流处，旧称清江，此处泛指赣江。

长安：今陕西西安，为唐朝的都城。此指被金统治的北方。

鹧鸪：鸟名，鸣声似人说“行不得也哥哥！”

这首词借景抒情表现登临怀古，感慨前途艰险，壮志难酬，隐寓在金奴隶主贵族集团侵扰下，人民痛苦，国家危在旦夕的深厚感情。宋人罗大经认为，宋王朝南渡时，金兵追隆祐太后（宋高宗赵构的伯母）至造口，不及而还，辛弃疾由

此起兴，写成这首词。“闻鹧鸪”句是说恢复中原之事“行不得也”。后人根据这种说法解释这首词，也都认为是感慨恢复中原之事决行不得的作品。但这与史实和辛弃疾的思想不合。金人追隆祐太后未到造口，辛弃疾一生志于恢复中原，终生未变，从未有过“恢复中原决行不得”的想法。因此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陈 亮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南宋浙江永康人，是南宋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抗战派领袖，词人。

在当时人民坚决抗金斗争的推动下，陈亮批判了南宋统治者的投降主义路线，坚决主张抗金，曾五次上书，提出收复失地的计划。陈亮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曾多次与唯心主义反动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进行论战，揭露他尊孔丑态，驳斥他复古的谬论。

陈亮在词中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反对民族投降的思想，反映了坚决抗战，收复失地，恢复统一的要求。风格豪放明快。

陈亮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只希望南宋统治者改革弊政来达到富国强兵，仍是一种改良主义，他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水 调 歌 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

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音稿）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水调歌头：词牌名。

章德茂：章森，南宋户部尚书，曾于1186年出使金国。

大卿：魏晋以后，中央行政机关里各部尚书，其职位相当于秦汉时的九卿，这里尊称为大卿。

虏：这是作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上对北方女真族少数民族的贬称。

不见南师久：长时间不见南宋军队北伐。

北群空：指没有良马，喻指没有良才。

只手：独立支撑。

万夫雄：众人中的豪杰。

“自笑堂堂汉使”三句：这里以万水朝东，颂扬勉励章德茂圆满完成出使任务，使敌人归顺投降。自笑，自喜。洋洋，河水盛大的样子。

穹庐：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圆形帐篷。

藁街：在长安城内，外国使臣居住的地区。

“尧之都”三句：中原地区原是尧、舜、禹的故都。
壤，土地。封，疆域。

戎：作者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这里指金统治者。

磅礴：本意是山石的高大雄伟，这里指坚持抗战的民族

正气。

胡运：胡，作者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贬称，这里指金统治者。运，命运，气数。

赫日：明亮的太阳。

这首词以激昂的情调反映了陈亮抨击南宋小朝廷的民族投降政策和他坚信抗战必胜、坚持统一中国的思想。

上片对章德茂的出使给以热情的鼓励，表达了坚信抗战必胜、祖国一定统一的信念；下片从中华民族的反对民族压迫的优良传统写起，揭示反侵扰的正义事业一定会获得最后胜利。

全词气势豪迈，热情洋溢。

念奴娇

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多景楼：在江苏镇江市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面长江。

危楼还望：在高楼上四面眺望，还，通环。

鬼设神施：这是说江山构造奇巧，非人工所能。

“浑认作”二句：竟然认为长江是划分南北的天然疆界。浑，全部，都，这里有“竟然”的意思。

“一水横陈”二句：镇江北面长江，东南西三面都由山峦环绕。

做出争雄势：形成可以争霸中原的形势。

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都偏安江南，以建康（江苏南京）为首都，称六朝。

只成门户私计：南朝统治阶级依靠长江天堑作为偏安的自私打算。

王谢诸人：指东晋的王谢两家封建贵族，他们感慨山河变异，可是也只能空叹，空望一番，偏安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见《世说新语·言语》。这里指一些有权势的封建士大夫。

凭却江山：一作凭却长江。凭却，依恃。

河洛腥膻无际：广阔的中原地区充满了腥膻之气。河，黄河。洛，洛水。河洛指中原地区。

中流誓：坚持抗战，恢复祖国统一的誓言。《晋书·祖逖传》载祖逖统兵北伐，“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

小儿破贼：孩子们打败了敌人。《资治通鉴》记淝水之战，“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

破贼。’”当时统率东晋军队和秦兵作战的是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儿谢玄，故称为“小儿辈”。

势成宁问强对：形势有利于我，何须怕它是强敌呢。强对，犹言劲敌。势成，大势已成。宁问，何须问。一本做势成宁问疆场，意为破贼之势已成，不必问疆场如何了。

全词以坚定的反对民族投降的立场论述了形势有利于抗战统一，批判了所谓“天然界限”和投降派的苟且偷安的投降打算，也批判了地主阶级中的悲观失望的情绪，指出“正好长驱”的北伐胜利前景，最后重申中流誓师，义无反顾的统一祖国的决心和藐视敌人，坚信胜利的战斗精神。

全词豪迈激宕，议论横生，形象鲜明。

张 养 浩

张养浩（1269——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史》有传，曾任参议中书省事，礼部尚书等职。元文宗天历二年被征为陕西行台中丞，治旱救灾，不久，忧劳以死。散曲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

山 坡 羊

潼 关 怀 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
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山坡羊：曲牌名。

西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

经行处：经过的地方，即经过秦汉两代宫殿池苑的旧址。

这篇散曲情景交融，言简意赅，突出地表现了封建历史发展变迁过程中，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作者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是很鲜明的。

哀 流 民 操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襦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其亲。哀者流民！言辞不忍听，号哭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几文。哀者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女得生存。哀哉流民！

哀流民操：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地方旱灾严重，张养浩当时任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济，他看到灾民困苦万状，因作此曲。操，古时称琴曲为操。

襦：短褂，即半截上衣。

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其亲：父亲不能抚育他的子女，子女不能养活他的双亲；厥：代词，他。

不得将：不能携带。

使女：女，即汝；使女，使你们。

这篇散曲以重叠反复的节奏描绘了在严重灾荒重压下，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作者并没有直接谴责或暴露封建上层统治集团，但他对于“流民”的痛苦生活的淋漓尽致的描绘，却是对封建上层统治集团的极为深刻有力的控诉。

钟 嗣 成

钟嗣成，字继光，号丑斋，元代初年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人，生卒年因失去记载，不详。他早年曾经就学于杭州邓善之，习经世之学，屡试不第。他所交游的人，很多是当时聚集在杭州的杂剧家，而他自己也通晓音律，擅长乐府短调的写作，流传下来的著作，仅存《录鬼簿》。

录 鬼 簿 序

贤愚寿夭，死生祸福之理，固兼乎气数而言，圣贤未尝不论也。盖阴阳之屈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顺受其正，又岂有岩墙、桎梏之厄哉。虽然，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未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罍（音英）飮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此曹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为自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之愈也。

余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阖辟，亙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煌，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今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俱有可录。岁月靡久，淹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使水寒乎冰，青胜于蓝，则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得以传远，余有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余有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瞰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至顺元年，龙集庚午，廿有二日古汴钟继光自序。

《录鬼簿》：钟嗣成编辑的一部杂剧作家和作品目录的集子，包括他的前辈与同时代作者151人，是研究元杂剧的重要资料。

气数：命运。

盖阴阳之伸屈：盖，承接上文并引申下文；伸屈，生长与收缩，即交替。

顺受其正：《孟子·尽心上》：“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

非正命也”。正，指生死变化的正常规律。

酒罍飢囊：酒罍，酒瓶；飢，即饭，飢囊，饭袋。

块然：无知觉的样子。

此曹：这些人。

特一间耳：特，不过，仅仅；一间，一点点。

劫：佛教把天地毁灭以及人间灾难，称之为劫。

水寒乎冰，青胜于蓝：《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水寒乎冰，应作冰寒乎水。

性理之学：指儒家以及宋代朱熹以来关于性理的反动说教。

圣门：指孔、孟儒家。

噉蛤蜊：指小说戏曲，在封建社会儒家著作被看作正统，小说戏曲则为末流。

龙集庚午：龙集，岁星名称；庚午，庚午年，即公元1330年。

汴：今河南开封。

《录鬼簿》是研究元杂剧重要的历史文献，元杂剧的一些代表作家的生平及其作品，在这部历史文献中保存下来。

元代社会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苦难极深。作者在这篇序言里通过对“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艺”的杂剧作者的追怀和悼念，又借着生死之理与人鬼之分的理论的阐述，表现了他对黑暗的社会政治统治的愤慨之情。

李 贽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先世本姓林，因得罪权贵，为避祸计，有改姓李的，所以他家族中有林、李两姓。

李贽的家乡泉州，是唐宋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著名商港，他的先辈多航海经商，和西亚民族通婚，与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他也和当时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有较密来往（《焚书》卷六中有《赠利西泰（利玛窦）诗》）。出生地、家世和社会关系对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李贽曾经做了二十多年地方小官，最后任云南姚安知府。五十四岁时辞去官职，流寓在湖北黄安（今黄陂县东北）、麻城等地著书、讲学。他反对孔孟之道，抨击当时的官方哲学——道学，统治阶级说他是“异端之尤”，要驱逐他。他不断触犯封建制度，屡遭迫害，仍坚持不屈，终于在七十六岁时，被明王朝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悲愤自杀。他的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

李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公开向儒家所吹捧的“圣人”挑战，蔑视孔丘“无学无术”，反对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他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尊重妇女，驳斥孔丘轻视妇女的谬论。尤其是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儒家经典和道学，尖锐指出“六经、（论）语、孟（子），

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千古怪事，都自儒生做出。”他还气愤地痛骂道学家说：“人益鄙而风益下矣，无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明朝末年封建社会开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李贽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主张个性解放，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鼓吹人性论，强调“人必有私”的荒谬论点，把争名谋利，追求物质享乐，说成是人类的本性，和剥削阶级所宣扬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言论沆瀣一气，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还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成分，这些都是他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应该予以批判。

答 耿 中 丞

昨承教言，深中（音仲）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

耿中丞：即耿定向（1524——1596年），字在伦，号天台，湖北黄安（今黄陂县东北）人，当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都御史，大致相当于汉代的御史中丞，所以又称中丞。

耿定向是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顽固的道学官僚。

昨承教言：昨，前些时候。承，接受。教言，对别人来信表示尊敬的客套话，这里指耿定向的来信。

深中狂愚之病：深切地说对我狂妄愚昧的毛病。这里指自己不尊重孔孟之道的反潮流精神，表面是谦虚，实际是对耿定向的讽刺。

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率性，按照自己的性情行事，即直爽坦白的意思。真，真诚，不虚伪，不造作。这句意思是：把这种坦率真诚的本性扩充推广到所有的人，和天下人共处，这就是“道”。李贽所主张的这种“道”，在当时反对儒家所鼓吹的“三纲五常”等虚伪说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又陷入了“人性论”的泥坑，这是他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斯，此，这。斯世斯民，这些世上的人。范围曲成，是《周易·系辞》：“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两句的省略。范围，摹仿，效法。天地之化，天地生育万物的规律。不过，不违反。曲成，顺着万物的本性使之成长。不遗，不遗弃，没有遗憾，尽力而为的意思。《周易》这两句的意思是：“效法天地生育万物的规律而不违反它，尽量顺着万物的本性使之成长而不遗弃它。”这里的两句是说：既然想和世人共同遵循这个“道”，那么，效法天地，成就万物的功用就很大了。

“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

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学其可无术欤：这是耿定向给李贽信中的一句话。术，方法，这里作师法解。耿定向曾说：“孔子十五志学，学大人之事也，孟子善择术，故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耿天台集》）可见耿定向所说的“学术”就是师法孔丘那套儒家之术。

此公至言也：公，旧社会对男子的尊称，这里指耿定向。以下各“公”字同。至言，最有道理、最正确的话。这里是客气话，也是讽刺话。

家法：某一学派师徒递相传授的一套学术理论和治学方法。

仆：古时男人自己的谦称。

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不需要等到从孔丘那里弄来点什么东西才满足。取给，取来供给。

终：终究，终归。

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所以，提出学孔丘这样话的，就是孟轲止不过是一个孟轲而已的

原因。意思是向孔丘学只不过象孟轲那样的水平，没什么大出息。愿学孔丘的话是孟轲说的，《孟子、公孙丑上》：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仆方痛憾其非夫：我正痛恨孟轲没有志气。憾，恨，遗憾。其，指孟轲。非夫，不算个大丈夫，没有丈夫气，没有志气。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简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尝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讱（音认）”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

以为真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

颜渊问仁：颜渊，孔丘最得意的学生。《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为仁由己：实行“仁”，要依靠自己修养。

也欤哉：疑问词。

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时学者是为了自己搞好修养，现在学者是为了装样子给别人看。

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责备别人。

诸子：指孔丘的学生们。

门人：学生。

是无人无己之学也：这是一套无需别人传授和没有什么可以传播给别人的学术呀。

教惟在于因人：教授只在于按照各人的具体情况。因，依据，按照。意思是没有固定的一套教授内容。

仲弓居敬行简人也：仲弓，孔丘学生冉雍的字。《论语·雍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仲弓说的意思是：按周礼严肃约束自己，而以简单易行的政事统治人民，不也就可以了么？所以这里称仲弓是

“居敬行简人”。

夫子：指孔丘。

敬恕：敬，严肃。恕，宽厚，即孔丘所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敬是要求自己，即上句所说“居敬”；恕是对待别人，即上句所说“行简”。

请事：意思是照着去做，指《论语·颜渊》仲弓对孔丘说：“雍虽不敬，请事斯语矣”这句话。

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尝怀忧惧：司马牛，姓司马，名犁，字子牛，孔丘的学生。遭兄弟之难：司马牛的哥哥司马桓魋（音推）是一个宋国的大奴隶主，孔丘游宦到宋国时，曾经被他派兵包围想要加以杀害；后来他又和宋国大奴隶主贵族头子宋景公争权夺利失败，逃亡到卫国。司马牛因为他哥哥做了这两件“大逆不道”的事，害怕被牵连，一直是谨小慎微，心怀忧惧。他常说：“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论语·颜渊》），想要和他哥哥划清界限来洗刷自己。

其言也讷：讷，语言迟纯，说话小心谨慎，吞吞吐吐。《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曰：‘其言也讷，斯谓之仁己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孔丘这段话的大意是象你这样的人处境困难，讲话要谨慎。

得志：指做了大官，有了统治权力。

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一定不能用自己的行为作榜样来教化天下人。

有由然也：由，缘故。然，这样。这句意思是：是有道理的，是很自然的。

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欲貽（音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絜（音直）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奔竞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慝（音诺）者夹（音斜）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音浩），各聘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以投其好（音浩），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揜（音掩）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揜；何其说（音税）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孔子之学术欤！

仁者：指标榜“仁义道德”的儒家之徒，即耿定向这类人。

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汲汲焉，急急忙忙的样子。貽，给予。域，境地，环境。这句意思是，急急忙忙地想给他们（天下人）一个美好生活的境况。

有德礼以格其心：用“德”“礼”这一套来改正他们的思想。格，动词，改正。

有政刑以絜其四体：用政令、刑罚来束缚他们的身体。絜，束缚。四体，四肢，即身体。

条理：条条框框。

寒能折胶：天气冷，胶凝固变脆，容易断折。

朝市之人：朝，朝廷，官吏活动的地方。市，市场，商贩聚集的地方。官吏、商贩不避风雨寒冻趋名求利。

热能伏金：伏，降伏。高温能熔化金属。

奔竞之子：奔走钻营争名逐利的人。

富贵利达：富利指钱财，贵达指权势。

厚吾天生之五官：我的身体得到优厚的物质享受。厚，优厚，这里作动词用。五官，一般指耳、目、鼻、口、身（或作心）。即身体。

其势然也：情况是这样呀。势，形势，情况。作者把富贵利势看做是人的自然欲望，这是他剥削阶级的偏见。

趋势者：追求权势的人。

爵：官爵，指统治阶级的各级职位。

称事而官：衡量工作能力给以不同的官职。

懦者夹持而使：没有本事的强迫他听从使唤。懦，同懦，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夹持，强迫使人顺从。使，支使，

使唤。

有德者隆之以虚位，但取具瞻：品德好的给他一个空名位来尊崇他，仅是摆个样子给别人做榜样。隆，高，这里作动词，尊崇的意思。具，同俱。瞻，往高处远处看，瞻仰。《诗·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大名鼎鼎的师尹呀，老百姓都看着你的样子），这里“具瞻”就是用的这个意思。

处以重任：安排给重要职务。处，安置。

不问出入：不过问是怎样做的。《史记·陈丞相世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不问其出入。”“不问其出入”，是说不让陈平报帐，对他绝对信任。这里的“不问出入”也是这个意思。

各从所好，各聘所长：每个人都能顺着自己的爱好去做，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聘，施展，发挥。作者这种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儒家反动说教来束缚人的思想行动，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也正是资产阶级所夸耀赞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所谓自由。这种“自由”泛滥下去，必然造成社会的更大不平等。作者剥削阶级的局限性和所受历史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

饰诈以投其好：用伪装欺诈的手段来迎合别人的爱好。饰，修饰，打扮。投，迎合，投合。

揜丑以著其美：掩盖丑事来显示出他的美德。揜，同掩，遮盖。著，显示出来。

何其说之难也：意思是，想要钻空子玩弄卑劣手段说动别人是多么困难呀。说，劝说。

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欤：前一“明”字是动词，显露，发扬。明德，光辉的德性。明明德，见《礼记·大学》，原意是发扬完美的德性，是儒家所标榜的“大学之道”。这里借用“明明德”一语是说发扬作者主张的“率性之真”，即把人的本性发挥出来。致，达到，做到。坐致，不费力气就可以达到。全句意思是，这样难道不是真正能够把天下人的本性都发扬起来，不费力气就达到天下太平了吗？

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作为，即指上文所说“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絜其四体。”心逸日休，原见《尚书·周官》：“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心逸，心情安适舒畅。休，休好，快乐。日休，越来越快乐。这里只引“心逸日休”四字。全句意思是，这样难道不是真正能够看不见一丝一毫矫揉造作的痕迹，就享受到心情舒畅越来越快乐的效果了吗？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笃行：忠实地实行。笃，忠实，踏踏实实。

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你自己担当起爱护我的责任，可是你不一定比我高明。耿定向妄以所谓学术界“权威”自居，喋喋不休地向李贽宣扬儒家的那套反动说教，作者这句话是针对他这种无耻行径的讽刺。

公之此行：指公元1584年8月耿定向由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升任左副都御史事。

弹冠之庆：弹冠，弹去帽上灰尘，整洁帽子，意思是准备去做官。《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时称王阳（王吉字子阳）在位，贡公弹冠。”（王吉做了大官，他的朋友贡禹有了这个门路，也准备去做官。）

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同者，赞成的人。异者，反对的人。贤者，高明的人。愚不肖者，愚蠢无用的人。全句意思是，不然的话，赞成你的人少而反对你的人多，高明的人少而愚蠢无用的人多，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就是说，少了你这号人，天下就难得太平。这是说反话，讽刺的话。实在意思是，正是由于你这号人多，才把天下搞得一团漆黑。

这是李贽于1584年写给耿定向的一封回信。耿定向是一个顽固的道学官僚。李贽特别憎恨道学，和他进行过多次激烈的论战。这封信就是这场论战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李贽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列朝诗集》中称述李贽“抨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可见他在当时思想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这封信针对耿定向鼓吹学习孔丘的荒谬说教，直接了当地指出孔丘“无学无术”，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教人的货色，不能拿他作为做人的榜样。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还讽刺地说，如若不学孔丘就不能做人，那么，“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更尖锐地揭发儒家之徒所吹捧的“仁者”。说他们是造成人民流离失所、苦难生活的罪魁祸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人……所以不得所者，……‘仁者’害之也。”“‘仁者’……有德礼以格其心，……而人始大失所矣。”在当时儒家一统天下的社会里，敢于这样公开向孔孟之道宣战，戳穿道学家伪善的丑恶面孔，的确是“坏法乱治”的叛逆行为，这种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信中还提出“率性之真”，“各从所好，各骋所能”的主张，使“无一人之不中用”，这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解放的情况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可是，他所说的“性”，却是“富贵利达”等个人私欲，为了“率性之真”，甚至提倡“强有力者与之以权，弱者夹持而使”的错误主张。李贽剥削阶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我们要给他以历史的和阶级的正确评价。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
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

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题孔子像于芝佛院：题、题辞。芝佛院，是湖北省麻城县龙潭湖的一个佛庙。

皆以老、佛为异端：老，指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佛，指佛教思想。异端，邪说。《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封建正统儒家学派都把不同于他们学说的派别认为是“异端”，进行攻击。李贽在当时也被儒家指为“异端之尤”，这里的“圣人”，“异端”都有讽刺意味。

熟：熟悉，习惯。

儒先：儒家的先辈，指历代鼓吹孔孟之道的代表人物。

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圣则吾不能”是孟轲引孔丘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圣人嘛，我是不敢当的。居谦，谦虚自居。这句是揭露孔丘故作姿态说自己够不上圣人，以表示谦虚，实际他正是以圣人自居。

儒先臆度（音惰）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己

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用，无所用矣。

儒先臆度而言之：臆度，主观猜测。这句意思是，儒家先辈们主观揣测地这么说着。

父兄沿袭而诵之：沿袭，照旧一套办事；诵，诵读，传诵。这句意思是，父兄师长们依照老样子传诵着。

小子矇聋而听之：小子，后生晚辈。矇，眼睛看不清。聋，耳朵听不见。这句意思是，后生小子们胡里糊涂地听信着。

徒：只是。

强不知以为知：不懂硬要装懂。

知之为知之：《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知道了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就是真知道呀。

至今日，虽有用，无所用矣：这句尖锐地揭露了儒家之徒盲目信奉孔丘，并用来愚弄人民的罪行。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敢谓，敢说。有目，有眼力，有见识。这是一句反话，用讽刺口吻说出来的，意思是，我算

什么人啊，敢说有眼力？实际正是说自己有眼力，不肯盲从。

圣之：把他（孔丘）当做圣人。圣，动词。

事之：供奉他（孔丘）。事，侍奉，指供奉。

公元1585年李贽从黄安（今湖北黄陂县东北）移居麻城时，住在芝佛院里著书，讲学。他在这里故意把孔丘的画像“供”起来，并写了这篇题辞。孔丘本是一个以“攻乎异端”自任的儒家鼻祖，李贽却把他的画像和儒家之徒认为“异端”的佛像并列，这已经很明显不是敬仰而是有意亵渎这位“圣人”，是对孔丘及儒家之徒们的一种嘲弄。题辞里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罢了，自己“虽有目”，也是“无所用”的。实际是说和你们这群瞎了眼的吠声之徒是不值得讲道理的。我也只好装瞎了，把孔丘的像供起来。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李贽反孔反儒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至于语言的锋利，讽刺，辛辣，更是极尽喜笑怒骂之能事。

宋 应 星

宋应星（1578——？），明代末年江西奉新县人。他中过举人，做过地方官吏，后来辞去官职，从事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调查研究。他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家，也是战斗的唯物论者。他的著作，除《天工开物》外，还有《野议》、《论气第八种》、《谈天第九种》、《思怜诗》等。

天工开物序

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

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其与几何？万事万物之中，其无益生人与有益者，各载其半。

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尝，而臆度“楚萍”者；釜鬲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

晋华，岂足为烈哉？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商宦，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产，从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肃慎之矢也！且夫王孙帝子，生长深宫，御厨玉粒正香，而欲观耒耜，尚官锦衣方剪，而想象机丝。当斯时也，披图一观，如获重宝矣！

年来著书一种，名曰《天工开物卷》。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臆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吾友涂伯聚先生，诚意动天，心灵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昨岁《画音归正》，由先生而授梓；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其亦夙缘之所召哉！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

取，毫不相关也。时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

天工开物：宋应星于1637年（崇祯丁丑）写成的一部科技著作。这部书记述了我国当时高度发展的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工艺、设备和有关原理，它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也有很高声誉，已有英、法、日等国译本。

曲成而不遗：《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意思是万物都依其本性而成长，周到，没有遗漏。

稠人：众多的人。

楚萍：据《孔子家语·致思篇》载，楚昭王渡江，水面漂来一个很大的红色果实，随从的人都不认识。昭王派人去鲁国问孔丘。孔丘说，这是萍草的果实，只有霸主才能得到它。这个故事是宣扬天命论，吹捧孔丘的。

釜鬲之范鲜经：釜，小锅；鬲，大锅；范，铸造金属器物的模型；鲜经，很少经历过。

莒鼎：莒，春秋时代的一个小国，它曾经把两个鼎献给晋国。后来郑子产到晋国访问，为晋平公合理地解释病情，晋平公又把这两个鼎，转赠给郑子产。

画工好鬼魅而恶犬马：《后汉书·张衡传》：“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按：张衡的话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个寓言的概括。韩非的寓言和张衡的话，都是批判儒生的。

郑侨：春秋时郑国大夫，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故称郑侨。他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博闻多识的人。

晋华：西晋时的张华，他著有《博物志》一书，广载异闻。原书已佚失，现存后人辑本。

岂足为烈：不足为功；烈，功业。

岭徼：五岭的别称，即南岭山脉，包括今奥、赣、湘、桂四省地区。

衡游蓟北：衡，即横；蓟北，泛指今河北地区。

互市：指历史上汉族与邻近其他民族或外国，互通有无，进行贸易活动。

肃慎：我国殷周时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一个部落。

耒耜：古代木制农具。

尚宫：管理封建宫廷事务的女官。

乏洛下之资：《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魏略》蒋济的话：“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

贗：假的东西叫贗品。

陈思之馆：陈思，指曹操的第四个儿子曹植。曹植曾封陈王，死时谥号思，后人称他为陈思王；陈思之馆，即曹植召集饮宴赋诗的馆所。

方寸：指内心。

涂伯聚：即涂绍奎，江西新建人，是宋应星的同学。

《画音归正》：宋应星的一种著作，已佚失。

授梓：即著作付印。

巧：恳求。

家食之间堂：宋应星书房称号。家食之间，即家庭饮食生活研究意思。

这篇序言表达了作者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必须调查研究，经过实践，不能以耳代目，道听途说。

这篇序言文字凝炼质朴，结构严谨，集中写出作者编撰《天工开物》的基本用意，以及编撰刻印的经过，在明代散文中别具风格。

黄 宗 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黎洲，浙江余姚人，是我国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青年时，曾积极从事反对明末宦官专权的斗争。明王朝覆亡，满清统治者入关后，他曾组织抗清武装，进行抗清运动。失败后，又渡东海，走宁波，坚持抗清斗争。清政权稳定后，他回到家乡隐居，著书讲学，坚持民族气节，一再拒绝清王朝的征聘，不与清统治者合作。

他的重要著作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在《明夷待访录》中，他结合自身的经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明王朝覆亡的教训，提出了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反对程朱理学，主张“工商皆本”，反映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启蒙民主主义思想。但黄宗羲的思想中，仍有一些王阳明唯心主义理学的影响，在《明儒学案》中就对王阳明的反动学说作了不少吹捧。

黄宗羲的文学成就也较高。他写了很多传记文，表扬那些坚持民族气节，抗击清代统治者的节义之士。散文注重内容，直抒胸臆。诗歌多有怀旧之感，故国之思，也表现了他的民族思想。

原 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原君：推究关于做君主的道理。原，推究，推其本原。

《原君》选自黄宗羲的政论集《明夷待访录》。

有生之初：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有生，有生命，指人类。

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每个人都是维护自己私利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并无私有观念，自私自利是社会产生阶级

之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情没有人去兴办它。莫或，没有什么人。或，有的。

有人者出：有这样的人出来。

一己：自己一个人。

释其害：免除那种祸患。释，去掉。

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这样，这个人的辛勤劳苦，一定比社会上所有的人超过千万倍。

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按社会上的人情来讲，一定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居，处于那个地位，指那样做。

人君：国家的君主，皇帝。

去之而不欲入者：拒绝做国君，而不愿就国君之位的人。去，离去，推却。入，指就位。

许由：传说中上古的一个隐士。据说唐尧想让位给许由，许由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拒绝做国君。

务光：传说中夏人。商汤王时以天下让务光，务光拒绝，自杀于蓼水。

入而又去之者：就了国君之位而又离开的人。

尧：传说中上古的君主。据说他让位给舜，舜又让位给禹。实际上尧、舜、禹都是中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领袖，那时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国君，更没有君主的世袭制度。氏族部落的领袖都是由全氏族选举产生的，并不存在让位不让位的问题。说尧、舜让位是后人的附会。

禹：夏代开国的君主。传说夏禹起初不愿接受舜的禅让做君主，做了君主之后又要让位给一个叫益的人。后来由禹

的儿子继承了君位，这是国君世袭制度的开始，说明氏族社会开始解体，阶级社会已经产生。

亦犹夫人之情也：也是同于一般人情的。犹夫，就象。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把我的最大的私利作为社会最大的公共利益。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把整个社会看成自己最大的产业。莫大，没有什么比它更大。

汉高帝：汉高祖刘邦。

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我已经获得的产业，同二哥相比谁多？所就，所获得的。孰，谁。仲：老二，指刘邦的二哥。《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在未央殿大宴诸侯群臣，他在给他父亲敬酒时说，当初，你总认为我没有出息，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勤劳，现在我已经获得的产业，同二哥相比谁多？

逐利：追求私利。

溢之于辞：充分表露在言辞里。溢，水满出来，这里指充分表露。

此无他：这没有其他原因。

天下为主，君为客：整个社会是主要的，而君主是从属的。

所毕世而经营者：一辈子所从事的。毕世，终生，一辈子。

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安宁的原因。

未得之：没有得到天下。

屠毒天下之肝脑：残害天下生灵。屠，杀。毒，害。肝脑，代指生命。这句的意思是，当君主还没有夺得天下的时候，为了争夺帝位，杀害无数人民的生命。

博：求得。

曾不惨然：竟不觉得悲惨痛心。

敲剥天下之骨髓：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

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用来供我一个人的荒淫享乐。

花息：利息。

为：成为。

向使：倘使，假若。

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吗？固，本来。是，这样。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戴：尊崇。

拟之如天：把他当做天。拟，当成。

诚：实在。

视之如寇仇：把他当做强盗仇敌看待。这句话是引用孟轲的话。《孟子·离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

名之为独夫：称他为独夫。独夫，孤独的一个，特指无人拥护的暴君。也是引用孟轲的话。《孟子·梁惠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固其所也：这是本来应得的结果。所，处所，地方，这里指结果。

小儒规规焉：那些迂腐的儒生非常刻板。规规：呆板迂腐的样子。

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为君主与臣下的封建伦理关系，是普天下的定理，谁都得遵守，没有可逃避的地方。宋代理学家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卷五）

桀：传说是夏代最后一个君主，荒淫暴虐，被商汤王灭掉。

纣：传说是殷代最后一个君主，也是荒淫暴虐，被周武王灭掉。

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还说商汤王、周武王不应灭掉他们。

妄传：虚妄地传说。

伯夷、叔齐：传说是商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武王伐纣，他们在马前劝阻。周灭商后，他们不肯事周，拒绝吃周的粮食，饿死首阳山中。

无稽之事：不可考证，没有根据的事。因为记载伯夷、

叔齐的事情始自《史记·伯夷列传》，汉以前无此说法，作者不信有其事，所以这样说。

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无数被杀害的老百姓的尸体。

兆，百万，形容多。

曾不异夫腐鼠：竟同那些腐烂了的死老鼠一样。

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只归他一人一家私有吗？

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想用象父亲象上天这样骗人的说法来禁止别人图谋君位的人。空名，不实际的名称，骗人的说法。窥伺，偷偷察看别人的事情而有所图谋，这里指察看机会，夺取君位。

皆不便于其言：都以为孟轲的话对他们不利。不便，指不利。

至废孟子而不立：以至于废除孟子，不立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因孟轲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曾下令废除对孟轲的祭祀。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掇（音煎）觊（音煎），固（音决），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

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倾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虽然：即便是这样。

使：假使。

私之：以之为私，占天下为私有。

既以产业视之：既然把天下当产业看。

谁不如我：哪一个人的想法不和我一样。

摄絨𦏧，固扃𦏧：勒紧绳子，锁好锁头。摄，勒紧。絨，结。𦏧，绳子。固，使之牢固。扃，闩关。𦏧，锁钥。这句话出自《庄子·胠篋》，其中说有人怕东西被偷，就把箱子锁紧，结果正好让人把箱子偷走，比喻君主千方百计防止君位被夺，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胜不过整个社会上想夺得君位的众多的人。

愿世世无生帝王家：南朝宋顺帝被迫退位时，哭着祈祷，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再生在帝王之家，见《南史·王敬则传》。

毅宗：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谥号。

若何为生我家：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若，你。《明

史·公主列传》载明末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时，朱由检自缢前，拿着剑砍他的女儿长平公主，叹息说：“汝奈何生我家！”

痛哉斯言：这话多么沉痛啊！

废然摧沮：颓废沮丧。废然，颓废的样子。摧沮；摧折沮丧。

明乎为君之职分：明了做君主的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唐、虞之世：尧舜时代。尧国号陶唐氏，舜国号有虞氏。

让：谦让不争。

绝尘：超出尘世，高于社会一般人。

市井之间：社会上一般人中间。市井，原指集市，这里代指社会上一般人。

人人可欲：人人可以想做君主。

所以旷后世而不闻：这就是整个后代没听说再有（许由、务光）的原因。旷，空，绝。

俄顷：一会功夫，片刻。

不易：不换。

本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上古时代的君主为天下兴利除害，所付出的辛劳要超出一般人千万倍。因此人们不愿做君主。这是作者与封建君主对比而幻想出来的一种“君主”。实际上，这种“君主”是不存在的。在原始社会里，并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因而也没有君主。作者说人类社会开始

的时候，就有自私自利的观念，好逸恶劳，是错误的，反映了他的唯心史观。

第二部分揭露了封建君主以天下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产，他们为一己之利而大害天下。这里，作者采取了与孟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相类似的说法来批判封建的君主专制，说明了在我国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但尚未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情况下，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往往只能借用古代的思想资料来表达自己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想。

第三部分批判了迂腐儒生宣扬的所谓“君臣之义”的封建伦理，指出怨恶封建君主，反对君主专制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部分是说封建君主既然以天下为私产，别人当然也要来争夺这分产业，因而一个个封建王朝必然垮台。作为君主，要避免这个悲剧结局，必须“明乎为君之职分”，也就是做一个作者所幻想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君主”。作者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封建王朝的覆亡是为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农民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封建制度必然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表现了作者虽然具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民主主义思想，但基本上还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

总之，文章里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指出了它不能再存在下去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可贵的。

这是一篇政论文。在论证上，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在结构上，层层深入，首尾呼应；在语言上，明快犀利，尖锐泼辣。这些都值得注意。

方 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又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生，方苞曾给戴名世的《南山集》写过序，又家藏《南山集》木板，牵连入狱。初定绞刑，经大学士李光地营救，康熙五十二年被释出狱。康熙五十三年，以布衣入南直书房。康熙六十一年，任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时，升为内阁学士。乾隆初，官至礼部侍郎。方苞对此感激涕零，说：“世世代代，毁家忘身，而未足以报也”。

方苞为“桐城派”的创始人。“学行继程、朱后，文章在欧、韩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大致说明了方苞的思想和情趣。其著作有《望溪先生全集》、《周官析疑》、《春秋通论》等。

狱 中 杂 记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音同）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

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音够）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藉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狱中杂记》：选自《望溪先生全集》。这是方苞在北京刑部狱里的见闻的杂记。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

刑部：清代中央政府六部之一，主管刑法和狱讼。

窋：洞。这里指牢墙上开的洞。

洪洞：现在山西省洪洞县。

作：起。

叩所以：问是什么原因。

遘者：得病的。遘，遭遇。

监五室：每个老监，有五间屋子。

禁卒：狱中管制囚犯的差役。

牖其前：在前面墙上开个窗洞。

屋极：屋顶。

系囚：关囚犯。

下管键：落了锁。管键，锁钥。

矢溺：屎尿。

相薄：相迫近，相混杂。

隆冬：深冬。

藉地而卧：拿草铺在地上睡。

鲜不疫矣：很少不害病的。鲜（音显），少。

成法：老规矩。

质明启钥：天亮才开锁。质明，正明。

旋避：回避。

大盗：明火执杖抢劫的人。

积贼：犯案多次的贼。

重囚：案情重大的囚犯。

气杰旺：精神特别旺盛。

杰：出众。

十不一二：十个里没有一两个。

或随有瘳：间或染了病，随着也就好了。有瘳，病愈。

其骈死：那些并肩接踵地死去的。骈，并列。

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都是那些因轻罪被囚的以及被牵连，被捉来作证的没有犯法的人。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

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逐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辑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胥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

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京兆獄：京兆衙门的監獄。京兆，指当时的順天府（現在的北京市）。

五城御史司坊：五城御史衙门的監獄。五城御史，是巡查京城內東、西、南、北、中五個地區的官。

邇年：近年。

九门提督：官名，掌管北京九门（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的守卫工作。

所访缉纠诘：所查访缉捕和盘问出来的犯人。

十四司正副郎：清代初，刑部设十四司，每司长官，正的是郎中，副的是员外郎，总称郎官。

吏：官署内部管公文的小吏。

钩致：象用钩子钩东西一样弄来。

俾：使。

导以取保：劝诱他们去找保人（交保证金）。

剂：调剂，分别等差。

中家以上：中产以上的人家。

竭资：拿出全部家财。

其次：次于中产之家的。

同系：一同被囚禁的人。

罹其毒：遭受那毒害。

寢食违节：睡觉吃饭都不正常。

同官：同官县（现在陕西省铜川市）。

感：发生感慨。

书：记下。

凡死刑獄上：凡是判了死罪的案件已经上奏的。

行刑者：指刽子手。

斯罗，或写做撕罗、撕掳，与调解意近即在行刑前以调解为名，乘机勒索。贿赂行刑者，在受刑时可少受痛苦。

其极刑：如果是分裂肢体和零割全身的酷刑。

加别械：加用别的刑罰。

大辟：砍头。

要：要挟。

质其首：留下死者的头做抵押。

用此：因此。

主缚者亦然：掌管捆绑犯人的也是这样。

大决：就是秋决，封建时代，规定在秋天大批地杀犯人。

勾者十三四：姓名被勾，决定立刻执行死刑的，占判死罪的罪犯的十分之三四。过去到了秋天，刑部先把判罪的人的姓名上奏，请皇帝用朱笔勾一下。勾着的就立刻执行死刑，没勾着的留到以后执行。

西市：京城行刑的场所。

痼疾：一辈子治不好的病。

刑者、缚者：受刑和受缚的。

仁术：善行、好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骗人的说法。

倖心：倖免之心。

主梏扑者：专门给犯人带手铐、用板子打犯人的人。

以木讯：用木板子、夹棍审讯的。

病间月：病了一个多月。间，隔。

兼旬：二十天。兼，加倍。

即夕：当天晚上。

有无不均：贫富不齐。

以多寡为差：按出钱的多少分别对待。为差，分等级。

术不可不慎：挑选职业不可不慎重。语见《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说法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为封建制度、封建统治阶级开脱罪责。

信夫：真对啊。夫，助词。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音鬼）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音验）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音去）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伪章：假造的印章。

文书下行直省：公文往下发到各省。各省都直属中央，

所以叫“直省”。

要语：重要的语句。

其上闻及移关诸部：那些奏给皇帝的和送达各部的公文。移关：移文和关文，都是平行机关来往的公文。这里作动词用。

功令：政府的法令。

立决：（不等到秋决）立刻处决。

狱词上：审判书奏上去。

不羁晷刻：一时一刻也不停留。晷刻，时刻。

狱具矣：罪案已经判决了。

吾生若：我叫你活。若，代词，你。

别具本章：另外准备一份奏章。

案末：列名在同案罪人名单后面的从犯。

封奏：把审判书加封上奏。

主谳者：主审此案的官。谳，审案判罪。

复请：（皇帝批下来以后，主谳者发现错误）再上奏章请示。

无生理：活不成。

主者：主谳者。

口呿舌拆：口张舌举，形容惊骇的样子。

冥谪：阴曹地府的处罰。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音今）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

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音许）。噫！溲（音谢）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羨。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无谋、故者：没有谋杀（预谋杀人）和故杀（有意的杀人）的罪名的人。入矜疑：归入“矜疑”一类。矜疑，其情可怜，其罪可疑。矜，这里作“可怜”讲。吏因以巧法：胥吏借此舞弊。巧法，玩弄法令。若自矜诩：好象自己很得意。矜诩，夸耀。溲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贪污的官吏忍心贪脏卖法，不足责备了。溲，污。鬻狱：卖官司。

道之不明：（一般人）道理认不清楚。

情：实情。

枉民：害民，使人民受冤枉。

与胥卒表里：同胥吏獄卒内外勾结（做坏事）。

颇有奇羨：很赚了一点钱。奇羨，赢余。

山阴：旧县名，在现在浙江省绍兴县境。

因代承之：就代替他（乡人）承担杀人的罪名。

律非故杀：按法律说，不是故意杀人。

援赦减等谪戍：遇大赦援例减罪充军。谪戍，充军、发配。

故例：照旧例。

移顺天府羈候：挪到顺天府的监狱里关着，等候遣送。

具状求在獄，候春发遣：写呈文请求留在刑部狱等待春天遣送。

这篇文章比较真实地揭露了清初刑部狱的黑暗、残酷，以及狱中官吏的种种罪恶行径，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的法制和监狱的反动性质。

然而，作者在写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顽固的观念：“非阐圣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因此，在本文删除的一节文字里，作者开脱了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和封建的高级官吏的罪责，且用具有“好生之德”这样的言词美化封建皇帝。这样，作者就把揭露的对象局限在了一般官吏和獄卒身上，从而就不能不使文章停留在对一般表面现象的描绘上。同时，作者在分析监狱中黑暗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也就不能不把它归结为监狱设备不好，管理制度不合理，獄卒贪脏，等等。甚而至于，还荒谬地提出所谓“术不可不慎”一类说教。作者思想上的要害问题是，他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如监狱），完全看作是一种仁慈的机关，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阶级偏见。

龚 自 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璦（音瑟）人，号定庵，清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是我国近代历史开始时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三十八岁中进士，先后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低级官职近二十年。鉴于自己革新政治的愿望无法实现，愤而辞官。讲学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严重形势面前，是外抗强敌，内图革新，还是卖国投降、顽固保守，地主阶级内部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龚自珍站在时代的前列，猛烈抨击反动地主阶级的黑暗腐朽的统治。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政治危机、社会黑暗。他主张更法制，废八股，停文字狱，严禁鸦片，开发西北，控制海关，平定银价，破除迷信，反对妇女缠足等，著有文章三百多篇，诗词五百多首，收入《龚自珍全集》。

己亥杂诗

(选三首)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音耶虎）泪滂沱！（自注：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

己亥杂诗：己亥年（1839年）龚自珍由北京辞官南归，不久又北上接眷，在往返南北旅途中，他写了三百十五首七言绝句。这些诗篇，在龚自珍文学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杂记行程，追怀往事，反映现实，批评朝政，抒写情怀，评议诗文，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封建末世和近代前夜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某些社会侧面，是作者的一部自传性诗歌，也是他的进步思想在艺术实践上的结晶。

只筹一缆十夫多：筹，记数和计算的用具，多用竹子做成，这里作动词用，计算的意思。缆，系船的绳索，即绹绳。计算一根绹绳就需有十多个民夫才能拉着运往北京的粮船前进。

渡：航行。

糜：消耗。

太仓：设在京都的大谷仓。这里指清王朝北京的粮仓。

邪许：拉绹的号子声。

泪滂沱：滂沱，大雨。形容泪下如雨。

淮浦：在今江苏靖江市。

这首诗描述了纤夫在运河边拉纤运粮往北京的辛苦情景。龚自珍在旅途中听到拉纤的号子声，联想到自己在京当官期间也曾受过人民的供奉，糜费过太仓的粮食而深感内疚，表现了他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不论盐铁不筹河：既不讲求盐铁生产，也不筹划兴修水利，使民富国强。

东南：指江浙地区。当时清王朝的赋税来源，主要是靠压榨东南各省人民的血汗。

国赋三升民一斗：规定的赋是每亩缴纳三升，然而加上种种敲诈勒索的附加税，农民种一亩田的负担变成了一斗。赋，在这里实指田赋。

屠牛：杀掉耕牛。

栽禾：种田。

这首诗沉痛地揭露了在清王朝统治下，农业的残破，水利的失修，对东南地区人民残酷的压榨，反映了清王朝统治下的生产关系已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龚自珍对腐朽的封建国家机器和昏庸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暴露和批判，无疑会

从积极方面启发和激化不满现状的人们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斗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音阴）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音叟），不拘一格降人材。（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万数，道士乞撰青词。）

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后遂以九州为中国的代称。

风雷：风暴雷霆，指风神、雷神。

万马齐喑：喑，哑。比喻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这个典故出于《唐书·李林甫传》：“林甫为相，谏官无敢正言，言则贬斥之。”他曾威胁谏官说：“君独不见立仗马（皇帝参加祀典、朝会和出巡时，用马队作仪仗，排列宫门外）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一鸣则斥之矣。”

天公：指玉皇，比喻清皇帝。

抖擞：振作精神，厉精图治。

不拘一格：不要局限于一种规格，要求清王朝突破扼杀、摧残人材的各种封建专制的清规戒律。

降：降生。这里是选拔的意思。

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赛，报神的祭祀，指迷信的赛神庙会。玉皇是道教所信奉的神。

祷祠万数：有上万人到祠庙中祈祷祭神。

乞撰青词：乞，请求。撰，写作。青词，亦名“绿章”，

道教祭神用的一种文字，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的，道士请求龚自珍代作青词。

这首诗借祭神这件事，展开雄伟、新奇的想象。要求打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他认为：只有依靠一场风暴雷霆般的社会变革，中国才有可能摆脱贫弱不振的状态，重现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清王朝也才能从山穷水尽的绝境中找到出路。这种思想，他在《明良论·三》中讲得很清楚：“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气息微弱的样子）而无有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显然，这一呼声是对大地主阶级独裁专政的尖锐抨击。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下，龚自珍的这种合理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曾经引用这首诗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所开创的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肯定了作者要求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和改变社会现实的战斗精神。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陞辞，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则献三种决定

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

钦差大臣：由皇帝特派外出办理重大事件的大官吏。侯官**林公：**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进士出身，当时任湖广（湖南、广东）总督。道光十九年（1839），清宣宗旻宁在全国人民坚决要求禁烟的强烈呼声下，被迫委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兵部尚书：兵部，旧官制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一。兵部尚书，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这里是加给林则徐的官衔。

都察院右都御史：都察院，清政府最高监察弹劾机关。右都御史是授予总督一级大官吏一定弹劾权而加给的官衔。

陛辞：向皇帝辞行。陛，宫殿的台阶。

礼部主事：礼部中较低级的官员，主办文稿。清代主事的官阶为六品。礼部是主管典章制度和科举考试的部门。

决定义：决定性的必须坚持的原则性意见。

旁义：附带的、供参考的意见。

答难义：对非难，即不同的意见进行答辩和驳斥的意见。

归墟义：归墟，原指渤海以东很远的一个集水地方，是大海的最深处，见《列子》。意思是归宿，指最后新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自禹、箕（音基）子以来，食货并重。

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地中实，地上虚，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岁岁约耗银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此决定义，更无疑义。汉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变。鸦片烟则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其食者宜纆（音环）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音吻豆）诛！兵丁食宜刎脰诛！此决定义，更无疑义。诛之不可胜诛，不可绝其源；绝其源，则夷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无武力何以胜也？公驻澳门，距广州城远，夷莩（音毕）也，公以文臣孤入夷莩，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随，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禹：传说是夏朝的第一代君主。箕子：商代贵族，商纣王的叔父。食货并重：食，粮食。货，货币，这里指白银，清代以银锭为称量货币。相传为箕子所著的《尚书·洪范》篇中，曾提到夏禹治国，“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货并重。

地中实，地上虚：地下的银矿丰富，社会上的白银短少。

漏于海：指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等商品，使中国白

银外流。

人事火患：人为的消耗和火灾等自然灾害。

五行家：五行是中国古代用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元素解释万物起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五行家指将五行说涂上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汉代反动儒生。

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变：用饮食和服装方面出现的怪异和反常的现象来预测天下将发生的变化。龚自珍借用“食妖”这个词语，指出吸食鸦片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祸害。

病魂魄：病，毒害，作动词用。魂魄，指精神，身体。龚自珍在《释魂魄》一文中说：“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无知者也。质言之，犹曰神、形矣。”指受鸦片的毒害，人体消瘦，精神萎靡。

逆：颠倒。

缙首诛：绞刑。缙，绞索。

刎脰诛：割脖子，杀头。刎，割。脰，脖子。

诛之不可胜诛，不可绝其源：靠杀头是杀不尽的，解决不了问题的，也不可能断绝其来源的。

夷不逞：夷，指贩卖鸦片的外国殖民主义者。逞，称心如意。不逞，不满意，不甘心。

奸民：指偷运、贩卖、制造以及吸食鸦片的人。

澳门：在广东省珠江口西侧。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居住。此后又不断扩大所占区域范围。

夷埠：清政府限定外商居留的区域。埠，篱笆。

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关防，是清政府特发给钦差大臣的一种长方形的印章，表示授权。节制，调度，

指挥。龚自珍已预料到西方殖民主义者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建议林则徐必须用武力禁烟，加强防卫，做好反侵略的准备。

食妖宜绝矣，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蚕桑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义。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此又一旁义。火器宜讲求，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此又一旁义。

杜：堵塞，断绝。

呢羽毛：泛指外国的毛料纺织品。

木棉：棉花。

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上都，指京城。所重者，指白银。投合京城的官僚贵族子弟的喜欢，而骗取他们的大量白银。龚自珍主张抵制外国奢侈品的输入，以防止白银外流，是有利于保护民族经济的。

互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栖止：居住处。

火器营：使用火器的部队。火器，当时用火药发射的新式武器。

乾隆中攻金川：乾隆，清高宗弘历年号。乾隆十二年（1747）和三十一年（1766）曾先后两次用兵攻打今四川省大渡河上游的小金川和大金川的少数民族。

胡宗宪《图编》：胡宗宪，明安徽绩溪人，曾任兵部右侍郎、浙江巡抚、总督军务等职。所主编的《筹海图编》是一部筹划海防和铸造兵器的附有图解的军事资料。

宜下群吏议：应该交下去给官吏们讨论。

于是有儒生送难者，曰：“中国食急于货。”袁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觭（抵）。固也，似也，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难。于是有关吏送难者，曰：“不用呢羽、钟表、燕窝、玻璃，税将绌（音触）。”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音确）关所入，矧（音审）所损细、

所益大？此又一答难。乃有迂（音淤）诞书生送难者，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乱邦用重典”，周公公训也。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舡舨（音余皇）也。伏波将军则近水，非楼船将军，非横海将军也。况陆路可追，此无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难。

儒生送难者：提出非难、反对禁烟的儒生。

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抵：袭，因袭，抄袭。刘陶，东汉末太学生。抵，反对。东汉末期，由于朝廷的专制统治，残酷剥削农民，造成连年灾荒，饿死的人很多。当时却有人建议政府：“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刘陶因上书恒帝提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夫生养之道，先食后货”的重农主张（《后汉书·刘陶传》）。

固也：是这样说的。

似也：好象也有道理。

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抑，转折词，相当于“但是”。但我难道爱惜货（白银）而置粮食（民饥）的问题于不顾吗？

切病：对症下药，切中弊病。

关吏：海关官吏。

细：短少，不足。

大利在利其米：大利，对国家有利。利其米的“利”作动词，得利于米。

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准备陆续请求减少关税定额，未必得不到皇上开恩同意。

断断：副词，绝对的意思。

榷关：榷，专卖。指清政府设置的海关税收机构。

矧：况且。

迂诞书生：迂，迂腐。诞，狂妄。迂腐而狂妄的儒生。

刑乱邦用重典：刑，治理。邦，国家。重典，严刑峻法。要治理好混乱的国家必须严刑峻法。

周公公训：周公，西周初期的奴隶主阶级政治家，周武王之弟。公训，公告百官的训词。

剿：消灭。

餘隍：古代的一种大木船，这里指大型战船。

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横海将军：都是汉武帝时临时设置的军事指挥官的称号。伏波将军是在海岸作战的，楼船将军、横海将军是出海作战的。

正典刑：依法处以死刑。

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并没有用大部队在原野布阵作战的那种事情。

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开边衅，发生边境争端。哪里可以同古人在陆上发生大规模争端的情况相比呢？这里龚自珍阐明自己主张自卫、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

以上三难，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警）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诗曰：“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悄悄者何也？虑尝试也，虑窥伺也，虑泄言也。仆夫左右亲近之人，皆大敌也。仆夫且忧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无飞扬之意，则善于奉使之至也。阁下其绎此诗！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音基）年，使中国十八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音古）矣。

黠猾：狡猾。

貌为老成迂拙：外表上装成老成稳重，迂阔笨拙的样子。

粤：广东省的简称。

幕客：古代文武官员所聘用的谋士、文士一流人物。

游客：靠到处奔走、投靠权贵为生的人。

商估：指当时服务于洋商的洋行买办。

绅士：指地方上有势力的地主和退職的文武官员。

游移：动摇。

跌：指失误时机。

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诗经·小雅·出车》篇中的诗句。悄悄，小心翼翼。况瘁，憔悴。奉命出使的官员，一路上小心翼翼，总怕出差错，完成不了任务，他的随从也受到感染，替他主人担心，因而憔悴了。

虑尝试：担心有人用言语来试探。

窥伺：侦察。

泄言：泄漏机密。

善于奉使之至：这是善于奉命出使的官员应该做到的。
龚自珍引《诗》，是希望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提高警惕。

阁下：对人的尊称。

绎：分析、研究。

期公以两期期年：期公，希望你，期年，一周年。希望您以两周年为期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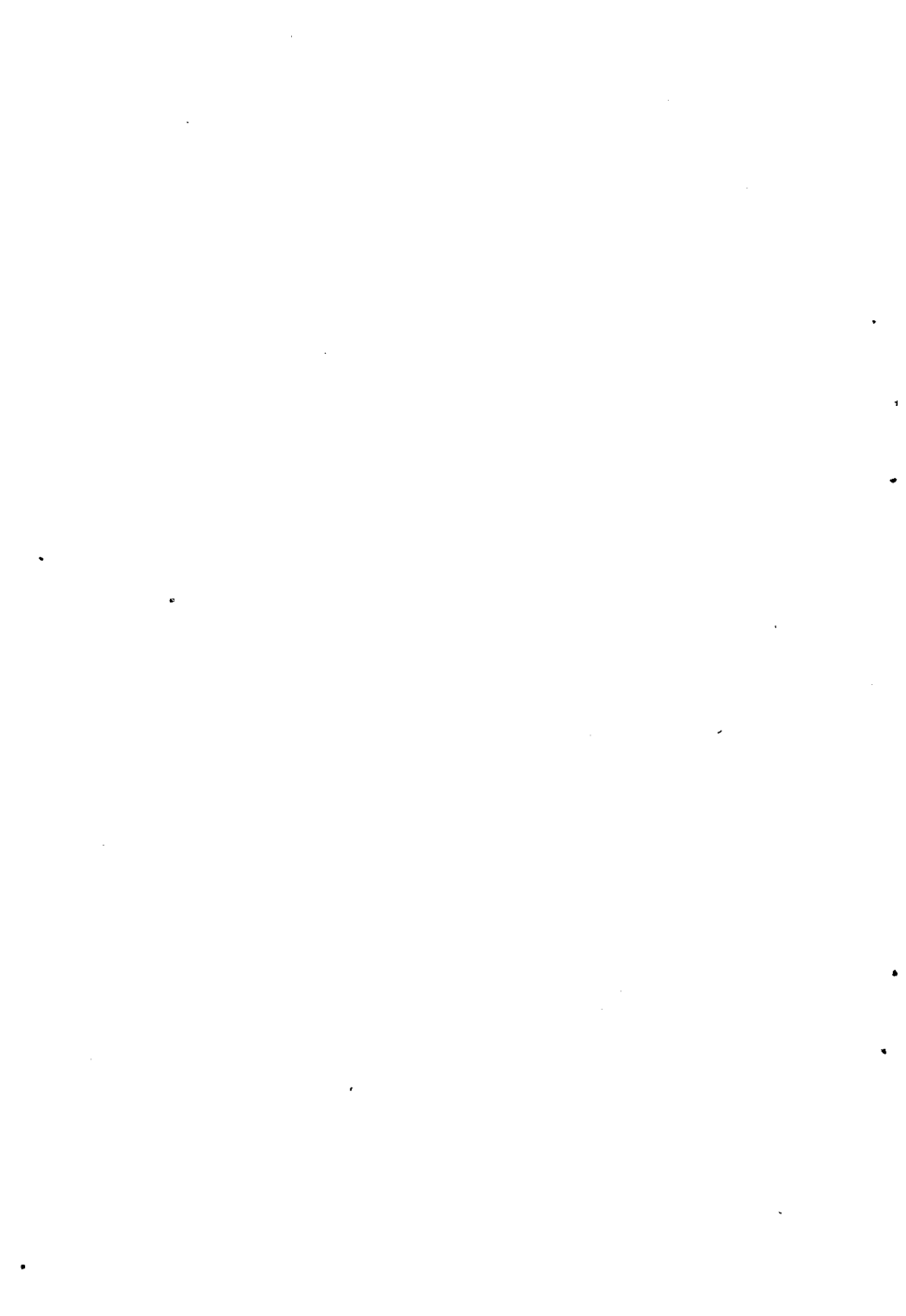
十八省：清代于全国设十八行省。

若射之有志：《尚书·盘庚》上篇中的句子。志，标志，同标。要象射箭一样，对准目标，才能成功。

鹄：原指射箭的目标。这里指禁烟斗争必须达到的目的。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写了这篇赠序，献给抵抗派的领袖林则徐。鼓励他认真作好准备，坚决打击英国侵略者，把禁烟斗争进行到底。

在本文中，分析了鸦片的危害，阐明了严禁鸦片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对内应以重刑严禁鸦片，发展蚕桑、木棉等民族经济；对外应杜绝鸦片及呢、羽毛等奢侈品的进口，抵制外国经济掠夺。他特别提醒林则徐要用“重兵自随”、“修整军器”，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还对妥协投降派崇洋媚外的卖国论调，一一加以痛斥，并建议林则徐“杀一儆百”，狠狠打击妥协投降派。本文实际上是一个严禁鸦片的战斗方案，表现了作者坚决抗战的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



说 明

《文言常用虚词与句式》是作为《文选》的辅助材料而编写的。例句多选自中学语文课本和其他常见的注本。因此，在注明出处时未强求格式划一。另外，为行文方便起见，对个别例句的内容，也没有特意加以批判。请学员阅读时一并注意一下。特此说明。

编 者

1977年9月

附录：

文言常用虚词与句式

目 录

第一部分 虚 词

之.....	1
其.....	3
者.....	5
所.....	7
也.....	9
矣.....	11
于.....	13
以.....	15
而.....	17
且.....	19
然.....	20
则.....	21
孰.....	22
何.....	23
安.....	24
哉.....	25

乎	26
焉	28
耳	29
与	30
为	31
莫	33
非和无	33
毋和勿	34
弗和未	35
遂	36
乃	37
亦	38
因	38
盖	40
夫	40
岂	41
诚	42
尝	42
唯（惟）	43
凡	43
吾、我、余、予	44
尔和汝	44
彼	45
是	46
或	49
苟、若、如	49

故	50
尚、犹、况	51
但和徒	52
皆	53

第二部分 句式

壹、词类活用、使动与意动	54
貳、数量表示法	60
叁、定语的位置和表示法	63
肆、状语、补语的位置和表示法	64
伍、宾语的位置和表示法	66
陆、关于判断句	70
柒、关于被动句	73
捌、关于疑问句	75
玖、关于兼语式	80
拾、关于成分的省略	82
拾壹、复句的几个问题	84



第一部分 虚 词

之

“之”的用法大致有四种。

一、作动词，表示到某处去的意思

1、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鸿门宴》）

2、輟耕之垄上。（《陈涉世家》）

二、作代词

“之”字作代词，可以代替人或者事物，通常只作宾语，用在动词的后边，相当于“他（们）”、“她（们）”、“它（们）”。用在介词后边的“之”，性质跟用在动词后边的相同。

1、愚谓大计不如迎之。（《赤壁之战》）

2、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

3、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赤壁之战》）

4、项王则受壁，置之坐上。（《鸿门宴》）

5、吾村十里皆平原，而与之竞火器，其何能胜？
（《冯婉贞》）

6、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触龙说赵太后》）

例1的“之”代替“曹操”；例2的“之”代替“项伯”；例3的“之”代替“长江之险”；例4的“之”代替“壁”。而例5的“之”用于介词“与”字后边，代替“英

军”；例6的“之”用于介词“为”字后边，代替“子”。

这种用法的“之”字，有时可以活用作第一人称代词。

如：

1、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
（《捕蛇者说》）

2、令辱之以激怒其众。（《陈涉世家》）

例1的“之”代替蒋氏自己；例2的“之”字代替吴广自己。

三、作结构助词

这种“之”字的用法，主要有下面两种情况：

（一）连接定语和中心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助词“的”。

1、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愚公移山》）

2、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鸿门宴》）

3、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论》）

4、仇雠讎我之资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
（《方腊起义》）

5、此谋攻之法也。（《谋攻》）

6、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捕蛇者说》）

（二）取消句子的独立性。这类“之”字，用于句子的主语、谓语之间，取消它的独立性，有的成为一个主谓词组充当句子成分；有的成为复句中的一个分句，通常“之”用于第一分句，有引起下文的作用。

1、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鸿门宴》）

2、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触龙说赵太后》）

3、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赤壁之战》）

4、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触龙说赵太后》）

5、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捕蛇者说》）

例1的“臣之不敢倍德”作“言”的宾语；例2的“媼之爱燕后”作“贤”的主语；例3的“水之归海”作“若”的宾语；而例4的“媼之送燕后”作复句的第一分句；例5的“悍吏之来吾乡”作复句的第一分句。

四、作语气助词

这类“之”字用于形容词、不及物动词或时间词的后边，主要的作用是加强语气、补助音节。

1、公将鼓之。（《曹刿论战》）

——“鼓”是名词活用作动词。

2、怅恨久之。（《陈涉世家》）

3、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赤壁之战》）

4、慎之！（《冯婉贞》）

其

一、作人称代词

这是“其”字的主要用途。这种用法的“其”字，可以代替人，也可以代替事物。“其”充当句子成分，有下面两种情况：

(一)作定语，可以译成“他(们)的”、“它(们)的”。

1、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捕蛇者说》)

2、权大悦，与其群下谋之。(《赤壁之战》)

3、樊哙覆其盾于地。(《鸿门宴》)

4、其剑自舟中坠于水。(《刻舟求剑》)

5、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刿论战》)

6、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人有亡铁者》)

(二)作主谓词组的主语；这种用法的“其”相当于名词(主谓词组的主语)十之(取消句子独立性的结构助词)，可以译成“他(们)”、“它(们)”。

1、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殽之战》)

——“其”等于“师之”。

2、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陈涉世家》)

3、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泓之战》)

4、秦王恐其破壁，乃辞谢，……(《廉蔺列传》)

5、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刻舟求剑》)

二、作指示代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个”、“这种”、“其中”

1、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捕蛇者说》)

2、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廉蔺列传》)

三、作语气助词

这种用法的“其”字，有的用于句子的开头，有的用于中间，多表示一种委婉的语气；而在不同的句子里，它所表

示的语气也还有些差异。

1、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澠水之战》）

——“其”表示测度的语气，相当“恐怕”“大概”的意思。

2、……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城濮之战》）

——“其”表示加强反诘的语气，相当“难道”“怎么”的意思。

3、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城濮之战》）

——同例2。

4、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城濮之战》）

——“其”表示希望、劝勉的语气。

5 诸君其筹之！（《方腊起义》）

——同例4。

此外，“其”用于句中或跟其他词连用，只是起舒缓语气和补充音节的作用。如：

1、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捕蛇者说》）

2、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触龙说赵太后》）

者

“者”字的用法主要有两种。

一、作结构助词

这类“者”字，它的作用是名词性词组的标志。“者”本身不能单独运用，它必须附着在动词、形容词、数词或动词、形容词所组成的词组后边，构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在

这种情况下，“者”可以译成“……的人”“……的事情”“……的东西”“……的情况”，或干脆译成“的”。这类用法的“者”字，也有人说它是特殊的代词。

- 1、庸者笑而应曰……（《陈涉世家》）
- 2、秦王使使者告于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廉蔺列传》）
- 3、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劝学》）
- 4、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教战守策》）

5、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

6、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

以上例句，1、2、3的“者”附着在动词后边；4、5的“者”附着在形容词后边；6的“者”附着在数词后边。

7、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劝学》）

8、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人有亡铁者》）

9、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鸿门宴》）

10、言之，貌若甚戚者。（《捕蛇者说》）

11、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以上例句，7、8、9、10的“者”附着在动词所组成的词组的后边；11、“者”附着在形容词所组成的词组的后边。

二、作语气助词

这类“者”的作用是表示提起、停顿的作用，一般不译。有两种情况：

（一）用在判断句名词主语的后边

1、陈胜者，阳城人也。（《陈涉世家》）

2、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鸿门宴》）

（二）、用在时间名词的后边

1、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鸿门宴》）

2、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触龙说赵太后》）

3、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教战守策》）

4、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鸿门宴》）

5、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赤壁之战》）

所

“所”字在古汉语里是实词又是虚词。用作虚词的“所”。它是结构助词，也有人说它是特殊的代词。这种用法的“所”字，不能单独使用，总是用于动词谓语的前面或主谓词组间，同它们结合起来，组成固定词组共同作定语，所以我们可以说“所”字是动词或主谓词组作定语的标志。

1、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指南录后序》）

2、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赤壁之战》）

3、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张衡传》）

4、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

(《苏武传》)

5、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廉蔺列传》)

“所”字组成的固定词组，如果中心词不出现时，这个固定词组就带有名词的性质，相当于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这种词组在句子里可以充当谓语、宾语、主语。如：

1、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六国论》)

2、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曹刿论战》)

3、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鸿门宴》)

4、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方腊起义》)

5、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劝学》)

6、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天时不如地利》)

下面再谈谈“者”、“所”的联用格式。在古汉语里，结构助词“者”、“所”同时出现在同一句子里，表示种种关系作句子成分。其格式如下：

一、“所+动词+者”的格式

在这种格式里，“所”用于动词前，标志其为定语，中心词不出现，已相当于一个名词性词组；后面再附着一个结构助词“者”字，就更突出其为名词性固定词组的特点。这种格式里的“者”、“所”，一并译成“……的人”、“……的东西”、“……的事情”。

1、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劝学》)

2、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劝学》)

3、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刺客列

传》)

二、“主语+所+动词+者”的格式

1、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张衡传》)

2、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刻舟求剑》)

三、“……所以……者”的格式。“所以”、“者”一并译成“……的缘故(原因)”。

1、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鸿门宴》)

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蔺列传》)

3、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二人在也。(《廉蔺列传》)

也

“也”，是个标准的语气助词，它的基本职能是加强句子的肯定、判断语气。大致有如下几种用法：

一、在判断句中表示判断的语气

在古汉语里，特别是古一点的文言文中，判断句是不用判断词的，是借助于语序(主语在前，名词谓语在后)、语气词以构成判断。

1、陈胜者，阳城人也。(《陈涉世家》)

2、蔺相如者，赵人也。(《廉蔺列传》)

3、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廉蔺列传》)

4、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鸿门宴》)

二、在叙述句中加强肯定的语气

大凡叙述事件，总不免要带上说话人的态度，或是对所

叙述的事实深信不疑，或是对事理的因果关系的推断。这“深信不疑”、“推断”就都有一种论断的意味，所以也常用“也”字煞尾，以足其肯定的语气。

1、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人有亡铁者》）

2、平地若一，水就湿也。（《劝学》）

3、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方腊起义》）

4、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陈涉世家》）

5、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劝学》）

6、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陈涉世家》）

7、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蔺列传》）

三、表示祈使或感叹意义的语气

为着加重其祈使或感叹的意义的语气，也常用“也”字煞尾，这其实还是“也”字表判断、肯定语气作用的另一种引伸用法。

强调祈使语气的：

1、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城濮之战》）

2、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鸿门宴》）

3、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赤壁之战》）

强调感叹语气的：

1、窃为大王不取也！（《鸿门宴》）

2、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赤壁之战》）

四、表示疑问语气

在表示疑问的句子里，为着肯定疑问语气，也常在疑问句后以“也”字煞尾。

1、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世家》）

2、此其何故也？（《教战守策》）

3、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察今》）

五、“也”还可以在句子中间表停顿语气

这种停顿，是使语气舒缓而表示它所着重强调的句中某一部分。

1、然是说也，余尤疑之：……。 （《石钟山记》）

2、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

（《日喻》）

3、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指南录后序》）

矣

“矣”，是个标准的语气助词，它的主要职能是对所叙事物的发展变化的现实性的一种判断，所以是一种动态的判断，不同于“也”字只对事物作静态的判断。

一、在叙述句中

在叙述句中有不少的句子是用来叙述一个动作的终了，一个过程的实现或发展到为某一阶段，在这类句子，多用“矣”这个语气助词煞尾，以表现出这种对现实性的判断语气，还带着一种报告新闻，讲着的是一件新情况的意味。

1、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捕蛇者说》）

2、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方腊起义》）

3、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

（《城濮之战》）

这类句子，有时还用表示时间的副词，共同表现情态变化的现实性。如：

4、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中矣。”（《鸿门宴》）

5、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

6、时已徙矣，而法不徙。（《刻舟求剑》）

以上的例句，都是对已成事实的叙述。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对某种行为动作即将实现，某种情况行将形成，某种事情可能或者必将如何，在这种对情态作预见性的推断的句子中也用“矣”煞尾。如：

7、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方腊起义》）

8、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城濮之战》）

9、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六国论》）

10、告楚不许，我欲战矣。（《城濮之战》）

11、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廉蔺列传》）

12、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捕蛇者说》）

由于是建立在对情态发展必然性的一种推断，所以往往在假设条件句中见到“矣”的使用，如上面10、11、12几例便是。

二、在感叹性的句中

有些个叙述句感情色彩很重，叙事中，或者在评述事态

中，带着说话的人较重的感叹情意，这种句子也往往用“矣”字煞句，把说话人的倾向性表达得更充分。

1、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触龙说赵太后》）

2、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3、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疑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赤壁之战》）

4、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六国论》）

三、在疑问句中

在疑问句中也有以“矣”字煞尾的，如：

1、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触龙说赵太后》）

2、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平原君列传》）

这种“矣”的用法基本上仍是对情态的一种判断的用法，只不过因为句子是疑问的句子，又明显地有疑问代词在句中，似乎“矣”也表现了疑问语气，其实是就着某一事态而要求一个肯定的答复。

于

“于”字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典型的介词，它本身不能单独出现在句子里，必须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结成一个“于”字介词结构，共同充当句子成分。这种“于”字介词结构多半用于动词、形容词谓语后面作补语，少数情况用于动词谓语前面作状语。“于”字的用法相当灵活，但就其作用来看，不外有下面几种情况。

一、“于”字表示时间、处所，可译成“在”“到”“从”等

- 1、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
- 2、进，与操遇于赤壁。（《赤壁之战》）
- 3、成败之机，在于今日。（《赤壁之战》）
- 4、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触龙说赵太后》）
- 5、公与之乘，战于长勺。（《曹刿论战》）

二、“于”字表示对象，可译成“对”“对于”“向”“给”等。

- 1、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告之于帝。（《愚公移山》）
- 2、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城濮之战》）
- 3、余将告于蒺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捕蛇者说》）
- 4、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鸿门宴》）
- 5、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六国论》）

三、“于”字用于形容词谓语后面表示比较，可译成“比”。

- 1、对曰：“甚于妇人。”（《触龙说赵太后》）
- 2、良曰：“长于臣。”（《鸿门宴》）
- 3、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劝学》）

四、“于”字表示被动，引进行为的主动者，可译成“被”“让”“叫”等。

- 1、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赤

壁之战》)

以

一、作介词

一般情况下，“以”字必须跟它后面的连带成分结合起来，组成介词结构共同作状语或补语。大致有下面几种作用：

(一) “以”字表示凭借的工具(方式、方法)，可译成“用(拿)”“把”“凭借”“按照”“率领”等。

1、胥臣蒙马以虎皮，陈蔡奔，楚右师溃。(《城濮之战》)

2、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涉世家》)

3、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民不以兵革之利。(《天时不如地利》)

4、古人曰：“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六国论》)

5、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六国论》)

6、……余船以次俱进。(《赤壁之战》)

(二) “以”字表示原因，可译成“因为”“由于”等词。

1、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捕蛇者说》)

2、曰：不赂者以赂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六国论》)

3、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陈涉世家》)

4、是年谢庄办团，以三保勇而多艺，推为长。(《馮

貌贞》)

二、作连词

“以”字作连词，用法近乎“而”。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鸿门宴》）

“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同上》）

这两例中的“而”“以”可以互换。

“以”字作连词，可以连接词，但主要是连接词组。

1、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游褒禅山记》）

2、樊哙侧其盾以撞。（《鸿门宴》）

3、船载以入。（《黔之驴》）

以上例句，例1的“以”连接两个形容词，译成“又”；例2、3的“以”字，连接状语和谓语，一般不译。

4、令辱之以激怒其众。（《陈涉世家》）

5、楚人伐宋以救郑。（《泓之战》）

6、赵亦盛兵以待秦。（《廉蔺列传》）

7、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城濮之战》）

8、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廉蔺列传》）

以上例句，“以”字用在两个表示动作的词组中间，有表示目的或者结果的作用。

“以”字句，如果没有主要动词，可以把它看成是动词。如：

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论

战》)

而

“而”是一个在文言文中经常碰到的虚词，其用法主要是做连词。大致有下面几种作用：

一、连接在意义上并列的词、词组、句子

- 1、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捕蛇者说》）
- 2、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廉蔺列传》）
- 3、以三保勇而多艺，推为长。（《冯婉贞》）
- 4、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蟠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劝学》）

二、连接在意义上顺承的词、词组、句子

所谓顺承，是说相连接的两项在意思是紧相承接的，带有连续性的，中间没有转折。

- 1、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陈涉世家》、）
- 2、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鸿门宴》）
- 3、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廉蔺列传》）
- 4、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城濮之战》）

5、俄而扣其谷而得铁。（《人有亡铁者》）

6、登轼而望之。（《曹刿论战》）

三、“而”作连词还可以连接在意上转折的语言单位，译时可依上下文情况译为“可是”、“但是”、“却”等。

- 1、时已徙矣，而法不徙。（《刻舟求剑》）

2、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触龙说赵太后》）

3、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劝学》）

4、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赤壁之战》）

5、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教战守策》）

四、在状语与谓语之间，也常用“而”连接以表示修饰关系，这种用法与连接两个动作的连续是有区别的。

1、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愚公移山》）

2、哂拜谢，起，立而饮之。（《鸿门宴》）

3、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天时不如地利》）

4、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触龙说赵太后》）

“而”除了充当连词而外，尚可以充当语气词。

1、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师说》）

2、我知种树而已，官业非吾业也。（《种树郭橐驼传》）

“而”跟“已”常结合在一起，表示一种限制语气。

3、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铁。（《人有亡铁者》）

4、既而敌行益迹。（《冯婉贞》）

5、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廉蔺列传》）

6、距阨，又三月而后已。（《谋攻》）

——“俄而”、“既而”、“已而”、“而后已”等都是表示时间的语气助词。

且

一、作连词

“且”字作连词，可以连接两个词，也可以连接两个句子，但都表示一层进一层的意思。

1、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廉蔺列传》）

2、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城濮之战》）

3、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赤壁之战》）

4、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我东南赤子膏血也。（《方腊起义》）

5、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六国论》）

例1的“且”字连接两个形容词，译成“又弱又怯”。其它各例中的“且”字相当于“而且”“并且”的意思。

二、作副词

作副词用的“且”字用法比较多，有各种情况：

1、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黔之驴》）

2、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鸿门宴》）

3、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城濮之战》）

以上各例中的“且”字，表示时间，说明行为动作即将如何，可译成“将要”“即将”等词。

4、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愚公移山》）

“且”字用于数词前，表示“将近”的意思。

5、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鸿门宴》）

“且”字表示肯定，相当于“尚且”“连……都”，也有关联作用，常同“况”“安”等互相呼应。

然

古汉语中的“然”字有下面几种用法：

一、“然”作连词，表示转折关系，与现代汉语的“但是”“可是”“然而”的意思相当。

1、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钟山记》）

2、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鸿门宴》）

3、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屈原列传》）

二、“然”作形容词词尾，表示某种样子

这种“然”字形容词在句中一般作状语，或作谓语。

如：

1、稍出近之，慄慄然，莫相之。（《黔之驴》）

2、杂然相许。（《愚公移山》）

3、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捕蛇者说》）

4、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石钟山记》）

“然”作指示代词，这种“然”字，在句子中作谓语，译成“这样”“如此”等。如：

1、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孔雀东南飞》）

2、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劝学》）

3、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同上）

则

则字的用法主要有两种：一、作连词；二、作副词。

一、“则”字作连词是“则”的基本用法

这种“则”字又有下面两种情况：

（一）“则”字用于假设句、条件句。“则”字前面的分句表示假设、条件，“则”字后面的分句表示相应的结果。这种“则”字句有时采用紧缩句的形式出现“则”可译成“就”“便”“那么”等。

1、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城濮之战》）

2、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曹刿论战》）

3、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

4、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廉蔺列传》）

5、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顾听。（《教战守策》）

6、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察今》）

（二）“则”字用于并列复句，表示相承的关系。这种“则”字可译成“于是”“那么”“原来已经”等。

1、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道芷阳间行。（《鸿门宴》）

2、项王则受璧，置之座上。（《同上》）

3、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指南录后序》）

4、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鸿门宴》）

5、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揠苗助长》）

6、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殽之战》）

以上各例，例1、2、3、4中的“则”字表示动作前后相承接，时间先后相联系；而例5、6中的“则”字只说明动作的顺序，却不表示时间的先后。

二、“则”字作副词

这种“则”字一般出现在判断句的名词谓语前，又常同“也”字相呼应。

1、此则寡人之罪也。（《勾践栖会稽》）

2、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岳阳楼记》）

孰

“孰”跟“谁”是一组，都是古汉语里常用的疑问代词。

一、“孰”表示选择

它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物。这种用法的“孰”字，经常有指出范围的先行词出现，“孰”字可译成“哪一个”。

1、吾与徐公孰美？（《邹忌讽齐王纳谏》）

2、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齐桓晋文之事》）

3、问市人孰为南北，南向再拜，遂死。（《文天祥》）
前面举的例子，有隐含比较的意思在内；如果再特殊强

调比较双方高下的话，那么“孰”字就经常置于连词“与”的前面，构成“孰与”的形式。

4、我孰与城北美公美？（《邹忌讽齐王纳谏》）

5、沛公曰：“孰与君少长？”（《鸿门宴》）

6、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廉蔺列传》）

二、“孰”不表示选择，用来指人时，它的用法就同于“谁”字。

1、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2、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

3、孰谓子产智？（《文章繁简》）

何

“何”字是古汉语里较长用的一个疑问代词，它只指事物，而不能指人。现代汉语里一些疑问代词所表示的意义，古汉语里大都可以由“何”字来表示。

一、“何”作宾语（包括作介词的宾语）

作宾语的“何”字，也受“疑问句里的疑问代词宾语必须提到动词前面”这条规律的制约，位于动词谓语的前面。

1、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赤壁之战》）

2、豫州今欲何至？（同上）

3、良问曰：“大王来何操？”（《鸿门宴》）

4、楚还，我将何求？（《城濮之战》）

5、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同上）

6、不然，籍何以至此？（《鸿门宴》）

例1“何言”就是“说什么”；例2“何至”就是“到哪儿去”；例3“何操”就是“带来什么东西”；例4“何求”就是“求什么”；例5“何以”就是“凭什么”；例6“何以”就是“为什么”。

二、“何”作状语

作状语的“何”字表示“为什么”、“怎么”的意思。

1、所陈策画，何可从也？（《淝水之战》）

2、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段太尉逸事状》）

3、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

4、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世家》）

5、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赤壁之战》）

三、“何”作谓语

作谓语的“何”字有“为何”的意思，可以译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道理”。

1、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石钟山记》）

2、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六国论》）

3、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廉蔺列传》）

安

“安”是个疑问代词，只指事，同“何”字是一组。在句子里一般只作状语和宾语。

一、“安”作状语，可译成“怎么”“哪里”等。

1、然刘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赤壁之战》）

2、君安与项伯有故？（《鸿门宴》）

3、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

4、安有此理。（《方腊起义》）

二、“安”作宾语，可译成“哪儿”“哪里”。

1、沛公安在？（《鸿门宴》）

2、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苏武传》）

哉

“哉”是一个典型的语气助词，它的主要用途是：一、表示疑问语气；二、表示感叹语气。

一、表示疑问语气

“哉”字，经常同“岂”字或者疑问代词相呼应，表示反诘。“哉”相当于“吗”“呢”。

1、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捕蛇者说》）

2、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

3、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触龙说赵太后》）

4、夫当今民之患，果安在哉？（《教战守策》）

5、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刻舟求剑》）

6、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六国论》）

二、表示感叹语气

表感叹语气的“哉”字，有的用于句末，有的用于提前谓语的后面，相当于“啊”“呀”。

1、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六国论》）

2、噫吁哉！危乎高哉！（《蜀道难》）

3、痛哉斯言！（《原君》）

4、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公输》）

乎

一、语气助词

“乎”作为语气助词主要是表示疑问语气，其次是表示感叹语气。

（一）疑问语气助词

因疑问的情况不同，“乎”在作为疑问语气助词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

（1）在是非问句里表示疑问，这是有疑问，需要回答的问句。可译成“吗”。

1、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捕蛇者说》）

2、于汝甘乎？（《方腊起义》）

3、曰：“日食饮得无衰乎？”（《触龙说赵太后》）

4、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同上》）

5、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鸿门宴》）

（2）在反诘问句里，表示反问，这是一种不疑之问，是以问作为征服对方的手段，用心正是在肯定所说的内容。这类“乎”常与“岂”、否定词、疑问代词等配合着使用。一般有疑问代词的译成“呢”，其余的多译成“吗”。

1、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

2、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刻舟求剑》）

3、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城濮之战》）

4、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鸿门宴》）

5、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淝水之战》）

6、设以炮至，吾村不齑粉乎？（《冯婉贞》）

7、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权贵，祸且不测，敢望报乎？（《中山狼传》）

8、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区区循大道以求之，不几于守株缘木乎？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同上》）

（3）用于特指问句里，译成“呢”。

1、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赤壁之战》）

2、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触龙后说赵太后》）

这里所说的几种疑问，大致上是容易区分的，只是其中的是非问与特指问要注意，这两者的区别我们从其问的范围可以分别开来，是非问是就问题的是与非提出问题，特指问则是限就某一问题要求对方作回答。

（二）感叹语气词，译成“呀”，或不译。

1、君子慎其所立乎！（《劝学》）

2、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3、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解牛》）

二、介词

“乎”充当介词，与介词“于”是一组，只是在使用方面窄一些，它与别的词组成的介词结构多半处在补语的位

置，引进时间、处所、对象、比较，而不表示被动。

1、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捕蛇者说》）

2、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同上》）

3、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

4。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捕蛇者说》）

焉

“焉”字的用法主要有三种。

一、作人称代词

这类“焉”字一般用于及物动词的后边作宾语，同“之”；可译成“他”“它”等词。

1、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

2、谨食之，时而献焉。（《同上》）

3、公疑焉。（《城濮之战》）

4、爱其二毛，则如服焉。（《泓之战》）

例1的“焉”代“《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例2的“焉”代“蛇”；例3的“焉”代“舆人之诵”；例4的“焉”代“楚国”。

二、作兼词

这类“焉”字，它的作用等于介词“于”十代词“之”，通常用于句子末尾作补语，表示行为的处所等。

1、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

——你又何必参与在那里头呢？

2、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劝学》）

3、永之人争奔走焉。（《捕蛇者说》）

4、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曹刿论战》）

5、醴酸而蚘聚焉。（《劝学》）

三、作语气助词

这类“焉”字一般用于叙述句的末尾，用来表示提起注意语气；可以不译，也可以用“啊”“呢”“了”等相应的语气词来译。

1、……诤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捕蛇者说》）

2、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劝学》）

3、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愚公移山》）

4、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捕蛇者说》）

（3）虽我之死，有子存焉……（《愚公移山》）

除了上边的用法之外，“焉”字还用作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的意思，往往用在动词的前边表示疑问。如：且焉置土石？（《愚公移山》）

耳

“耳”是个语气助词，在叙述句中表示一种限制的语气，这种限制语气能起到强调、突出句意的作用。古汉语里的同义词有“而已”，它们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罢了”。

1、技止此耳！（《黔之驴》）

2、恃粥耳。（《触龙说赵太后》）

3、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方腊起义》）

4、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同上》）

5、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鸿门宴》）

6、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赤壁之战》）

7、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同上》）

8、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淝水之战》）

与

一、介词

“与”作介词，与后面的介词宾语组成介词结构，置于谓语前，引进对象。有时，“与”后的介词宾语由于前面出现过而省略。

1、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廉蔺列传》）

2、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鸿门宴》）

3、唉！竖子不足与谋！（《鸿门宴》）

4、乡民复鸣锣会各乡数千人，与夷决战。（《三元里抗英》）

5、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劝学》）

6、独守丞与战殪门中。（《陈涉世家》）

二、连词

“与”作连词，表示并列关系，与“和”相当。

1、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
（《愚公移山》）

2、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鸿门宴》）

3、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匿之。（《廉蔺列传》）

4、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谋攻》）

三、语气助词

“与”作语气助词用于句尾居多，和“欤”同。

1、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教战守策》）

2、无乃尔是过与？（《论语·季氏》）

此外，“与”在文言文中还可以作副词，如：

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事。（《陈涉世家》）

——这例中的“与”，当“共同”讲，是副词。

“与”还可以当动词，如：

玉斗一双欲与亚父。（《鸿门宴》）

——“与”，给与，是动词。

王怒，少与之师。（《城濮之战》）

——“与”，派与，是动词。

为

一、作动词

作动词的“为”字，它的基本意义是“做”，但是根据上下文可以译成相应的动词，如：

1、谁为大王为此计者？（《鸿门宴》）

2、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城濮之战》）

3、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陈涉世家》）

4、是年谢庄办团，以三保勇而多艺，推为长。（《馮婉贞》）

二、作介词

它的作用有下面三种情况：

（一）表示行为动作的对象，可译成“对”“向”“给”“替”等词。

1、项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鸿门宴》）

2、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鸿门宴》）

3、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记》）

4、将军神武雄才……为汉家除残去秽。（《赤壁之战》）

5、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孔雀东南飞》）

6、秦王为赵王击瓦。（《廉蔺列传》）

（二）表示原因或目的“为”字，可译成“原因”或“目的”。

1、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孔雀东南飞》）

2、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

（三）“为”表示被动，常同“所”字连用，组成“为……所……”的格式。

1、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赤壁之战》）

2、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指南录后序》）

“为”还有放在句末，表示反诘的用法。如：

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鸿门宴》）

莫

一、“莫”是一个“否定性的无定代词”，它可以泛指人，也可以泛指事物。在句中作主语，可以译成“没有谁”“没有任何人”（指人），“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东西”（指事物）。

1、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石钟山记》）

2、縉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指南录后序》）

3、莫不响震失色。（《赤壁之战》）

二、“莫”字又作否定副词，相当于“不”或“勿”。

1、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赤壁之战》）

2、莫用众人之议也。（《同上》）

非和无

“非”字是一个否定副词。用于动词、形容词前，用来否定行为或者性质。在这种情况下，“非”往往有撇开作用，可译成“并不是”、“并不一定”。

1、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劝学》）

2、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同上》）

3、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天时不如地利》）

“非”字有时用于判断句名词谓语的前面，可以译成“不是”。

4、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殽之战》）

5、既至匈奴，厚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苏武传》）

“无”除用作动词外，还可作副词。它的意思相当于“不”、“不要”。如：

1、苟富贵，无·相忘。（《陈涉世家》）

2、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殽之战》）

“无”同“以”连用时，可译成“没有什么（办法、东西）”。

3、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

4、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鸿门宴》）

毋 和 勿

“毋”和“勿”是同义词，都是否定副词，表示禁止或者不同意，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要”、“别”等词。

1、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鸿门宴》）

2、曰：“毋·从俱死也。”（《同上》）

3、急击勿·失！（《同上》）

4、願將軍勿慮！（《赤壁之戰》）

5、願勿復再言！（《蘇武傳》）

6、三保戒團眾裝藥實彈，毋妄發……（《馮婉貞》）

“毋”、“勿”有時用如“不”字，只是較“不”委婉一些。

7、趙王畏秦，欲毋行。（《廉藺列傳》）

8、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虞卿阻割六城與秦》）

弗 和 未

“弗”在古漢語里，是個否定副詞，它同“不”字是一組。在古漢語前期（秦漢以前），“不”、“弗”在用法上有區別，表現在“不”的用法較寬，而“弗”字則不然，在那時候，它的用法一般只限於用在不帶賓語的及物動詞謂語的前面，作狀語，表示否定。在秦漢之後，由於“不”、“弗”的混用，就可以直接把“弗”字看成“不”了。

1、小惠未遍，民弗從也。（《曹刿論戰》）

2、欲與大叔，臣請從之；若弗與，則請除之。（《鄭伯克段於鄆》）

3、澆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察今》）

4、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李將軍列傳》）

“未”字是個否定副詞，它表示某種事情還未實現。“未”字相當於“還沒有”。

1、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鴻門宴》）

2、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廉藺列傳》）

“未”字同“有”字连用时，“未有”译成“没有”。

3、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鸿门宴》）

4、项王未有以应……（《同上》）

“未”字有时用如“不”字：

5、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

（《赤壁之战》）

6、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论战》）

遂

“遂”是一个副词，它主要是表示动作、事件在时间上的承接，既有关联作用，也表明时间上的发展。它的位置是在谓语前。可译成“就”、“于是”等。

1、遂逐齐师。（《长勺之战》）

2、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鸿门宴》）

3、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廉蔺列传》）

4、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

5、先生如其指，内狼于囊，遂括囊口，肩举驴上，引避道左，以待赵人之过。（《中山狼传》）

6、遂与鲁肃俱诣孙权。（《赤壁之战》）

7、谢庄遂安。（《冯婉贞》）

8、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方腊起义》）

9、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赤壁之战》）

乃

“乃”在文言文中除了可以做第二人称代词，当作“汝”、“尔”用之外（如：“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陆游：示儿诗》”，“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汉书·项羽传》”），主要的用法是作副词，又可分为几种情况：

一、作副词，表示时间的承接，这种承接表示了叙事的依时发展。可译为“便”、“就”。

1、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庭，引赵使者蔺相如。（《廉蔺列传》）

2、良乃入，具告沛公。（《鸿门宴》）

3、陈胜吴广乃谋曰。（《陈涉世家》）

4、六国既除，谗谄乃亡。（《敌戒》）

二、作副词，表示事理的推进，由某种条件才出现的结果的陈述常用“乃”表示。可译为“才”“再”。

1、怠慢忘身，灾祸乃作。（《劝学》）

2、度我至军中，公乃入。（《鸿门宴》）

3、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触龙说赵太后》）

4、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同上》）

有的时候，所表示的是一种转折意味的发展，可译为“竟”、“却”，如：

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廉蔺列传》）

蒙冲斗舰乃以千数。（《赤壁之战》）

三、作副词，用于判断句主语、谓语的中间，“乃”不是判断词，只起加强肯定语气，可译为“就是”、“本是”。

1、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

2、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赤壁之战》）

3、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冯谖客孟尝君》）

亦

“亦”是个副词，表示行为动作的重复或连续，包含着比较但是相同的意义，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也”、“又”，用于谓语前作状语。

1、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廉蔺列传》）

2、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同上》）

3、内有一人乃西洋兵头，全身盔甲，刀砍不入，手持宝刀，柄嵌宝石，映日不可逼视，亦被杀死。（《三元里抗英》）

4、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陈涉世家》）

5、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鸿门宴》）

6、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城濮之战》）

7、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六国论》）

8、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方腊起义》）

因

作为虚词的“因”，主要有副词、介词两种用法。

一、副词

“因”作副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所表示的是事理或动作的承接与相应的发展，这样，它常常可以在段与段接头的地方出现，可以在句与句间出现，在句中出现。可译为“便”、“就”、“于是”等。

1、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
)《石钟山记》)

2、因笑谓迈曰。(《同上》)

3、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鸿门宴》)

4、余夷脱回，因率众而下，约数百人。(《三元里抗英》)

5、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廉蔺列传》)

6、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噉，断其喉，尽其肉，乃去。(《黔之驴》)

7、因顿首杖下，俯伏听命。(《中山狼传》)

二介词

“因”作介词，一般要与其它的词组成介词结构，在谓语前作状语。可译为“藉”、“由于”、“因为”、“通过”等。

1、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廉蔺列传》)

2、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同上》)

3、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鸿门宴》)

4、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同上》）

5、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顺之，故功无不成。（《淝水之战》）

表面上看，“因”作副词和介词，都出现在动词之前，区分这两者的标准主要看上下文中的作用，如果承上启下的作用居重则是副词，如果引进动作的对象，原因的因素重（有的是很明显的带着介词宾语的），则是介词。

盖

“盖”字是一个语气助词，它经常用于叙述句的开头，或者用于判断句谓语的前面。这种“盖”字，一方面有引起论述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说话人对论述的问题、判断的情况的推断。这种“盖”字用于因果复句的原因句开头，可以用“大概（因为）”来译它；用于判断句可以译成“大概（是）”。如：

- 1、盖失强援，不能独完。（《六国论》）
- 2、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列传》）
- 3、余是以记之，盖叹郃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石钟山记》）
- 4、盖天下之奇观也。（《游龙门记》）
- 5、未几，敌果舁炮至，盖五六百人也。（《冯婉贞》）

夫

“夫”字的用法主要是语气助词。按其在句子中的位置，又可分成三小类。

一、“夫”字用在句子的开头，表示论述的开端，引出说话人对某种事态的见解。

1、夫秦王有虎狼之心。（《鸿门宴》）

2、夫大国，难测也。（《曹刿论战》）

3、夫战，勇气也。（《同上》）

4、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六国论》）

二、“夫”字用在句子中间，一般跟在单音节动词的后头，起舒缓语气的作用。

1、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捕蛇者说》）

2、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岳阳楼记》）

三、“夫”字还可以用在句子末尾，往往表示感叹的语气。

1、今若是焉，悲夫！（《黔之驴》）

岂

“岂”是特殊的疑问副词。“岂”字常出现在疑问句、感叹句里，同语气助词“乎”、“哉”、“邪”相呼应。这种岂字译成“难道”、“怎么”、“是否”等。

1、……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廉蔺列传》）

2、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同上》）

3、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刻舟求剑》）

4、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鸿门宴》）

5、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

则必不善哉？（《触龙说赵太后》）

“岂”字出现在没有语气助词的句型里，它多半表示反诘，但“岂”的基本作用仍未变。

1、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孔雀东南飞》）

2、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同上》）

诚

“诚”字是个表示肯定的副词，它同现代汉语的“真”、“真的”、“实在”的意思相当。

1……诚甘乐之。（《苏武传》）

2：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赤壁之战》）

3、先帝创业未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

“诚”如果用于假设复句里，我们把“诚”则可以译成“如果真的”。

4、今诚以吾众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陈涉世家》）

5、……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屈原列传》）

6、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赤壁之战》）

尝

“尝”字是个时间副词，它用于动词谓语前面作状语，表示行为动作曾经完成过。这种“尝”字同“曾”、“曾

经”的意思相当。

- 1、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陈涉世家》）
- 2、吾尝终日而思矣，不知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劝学》）
- 3、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廉蔺列传》）
- 4、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六国论》）
- 5、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过秦论》）

惟、唯

这两个词在古汉语里，它们的用法基本上是相同的。“惟”和“唯”的主要用途是表示范围，它们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只”“只是”“只有”等词。

- 1、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辞》）
- 2、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赤壁之战》）
- 3、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原毁》）

4、皆愤愤曰：“惟命！”（《方腊起义》）

此外，它们用于句子开头时，有时又含有一种希望要求。如：

- 5、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廉蔺列传》）
- “孰”同“熟”，仔细的意思。

凡

“凡”是一个表示范围的词。就它在句子中的位置看，有两组：一组用于句子的开头，有引起注意的作用，可译

“大凡”、“凡是”、“所有”等词；另一组用于数词的前面，可译成“总共”、“共计”、“一共”等词。

- 1、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察今》）
- 2、故凡举事必循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同上》）
- 3、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苏武传》）
- 4、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同上》）

吾、我、余、予

“吾”、“我”、“余”、“予”在古汉语里是同义词，它们都是人称代词，表示第一人称。它们没有数的标志，可译成“我（的）”、“我们（的）”。

- 1、是吾剑之所从坠。（《刻舟求剑》）
- 2、……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六国论》）
- 3、吾计决矣！（《赤壁之战》）
- 4、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殽之战》）
- 5、公为我献之。（《鸿门宴》）
- 6、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廉蔺列传》）
- 7、余固笑而不信也。（《石钟山记》）
- 8、余方心动欲还，……（《同上》）
- 9、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指南录后序》）
- 10、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同上》）

尔、汝

“尔”和“汝”在古汉语里是同义词，它们都是第二人

称代词。这两个词，在句子里作主语、宾语、定语。它们没有数的标志。可译成现代汉语的“你(的)”、“你们(的)。”

- 1、公使谓之曰：“尔何知？……”（《殽之战》）
- 2、于汝甘乎？（《方腊起义》）
- 3、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石钟山记》）
- 4、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二主，观祸败。（《苏武传》）
- 5、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殽之战》）
- 6、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孔雀东南飞》）

上面谈了第二人称代词“尔”、“汝”的用法。但是古汉语里的“尔”字，除了用作第二人称代词外，它又作指示代词和语气助词。作指示代词的“尔”字同“然”相当，可以译成“如此”、“这样”；“尔”作语气助词，用于句末表示肯定的语气，略等于“也”字。

- 1、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孔雀东南飞》）
 - 2、非死，则徙尔。（《捕蛇者说》）
- “尔”字所构成的固定词组有“尔来”，常用于数词前面；其中的“尔”仍属指示代词，等于“此”。“尔来”可以译成“这以来”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 3、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蜀道难》）
 - 4、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又）一年矣！（《出师表》）

彼

“彼”字是个人称代词，表示第三人称。它一般作主

语，也作宾语。可译成“他（们）”。

1、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赤壁之战》）

2、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厌。”（《淆之战》）

3、彼竭我盈，故克之。（《曹刿论战》）

4、彼，大夫也，我，大夫也，吾何畏彼哉？（《孟子·滕文公上》）

“彼”有的时候作指示代词表示远指，等于“那”“那个”的意思。

1、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2、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硕鼠》）

是

“是”在古汉语中以作代词、助词为常见，也能与“以”、“故”、“于”等词组成表示连接句子关系的连词，一般不作判断动词。

一、代词

“是”作代词可译为“这”、“此”等意义。在句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其含义可从上下文中找出。

1、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刻舟求剑》）

2、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天时不如地利》）

3、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六国在

下矣。（《六国论》）

4、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
（《城濮之战》）

5、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劝学》）

6、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谋攻》）

7、是谓靡军。（《谋攻》）

——以上七例是“是”作代词，在句中充当主语，
所代的内容完全要从上下文中找出。

8、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捕蛇者说》）

9、吾尝疑乎是。（《同上》）

10、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
死者数矣。（《同上》）

11、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戒》）

——以上几例是代词做动词宾语（例8），介词宾语
（例9、10）。例（11）是动词宾语提前。

12、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
说》）

13、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
日蹙。（《同上》）

14、张良是时从沛公。（《鸿门宴》）

15、是夜，瑜复见权……（《赤壁之战》）

16、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鸿门
宴》）

——以上几例是代词做定语。

17、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方腊起义》）

——这例中的“是”，在句首，做状语，复指前面所叙的时间内容。

二、助词

“是”作助词，是起宾语提前的作用，“是”只作为宾语提前的标志，没有什么意义。

1、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城濮之战》）

2、唯利是图。（成语）

——“新是谋”即“谋新”，“唯利是图”即“唯图利”。

三、“是”与“以”、“故”、“于”构成连词，“是”作为代词的意义已经虚化。

1、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城濮之战》）

2、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豎其脑，是以惧。（《同上》）

3、是以区区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教战守策》）

4、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而亡，斯用兵之效也。（《六国论》）

5、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劝学》）

6、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谋攻》）

7、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徇于寒暑之变。（《教战守策》）

8、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

《《鸿门宴》》

9、于是相如前进说，因跪请秦王。（《廉蔺列传》）

10、于是遂去。（《鸿门宴》）

或

一、“或”字作分指代词，也有人叫无指代词。这种“或”字，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物。可以译成“有的”、“有的人”。如：

1、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国论》）

2、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廉蔺列传》）

3、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登泰山记》）

4、或以为死，或以为亡。（《陈涉世家》）

5、或为坑水冲淹，或因失路饥毙。（《三元里抗英》）

二、“或”字作选择连词，译成“或者”“间或”“也许”等。如：

1、莫如以吾所长，攻敌所短，……或能免乎？（《冯婉贞》）

苟、若、如

“苟”、“若”、“如”是一组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它们都用于假设复句的第一分句（偏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如果”、“假如”等词。

1、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六国论》）

2、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

苦不可忍。（《狱中杂记》）

3、苟富贵，无相忘。（《陈涉世家》）

4、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赤壁之战》）

5、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娶）！”（《孔雀东南飞》）

6、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毕升发明活字版》）

7、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赤壁之战》）

8、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张衡》）

上面是“苟”、“若”、“如”的主要用法，下面再分别提一提它们的其它用法。

“苟”字还有一种用法就是作副词，意思相当于“苟且”。

9、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师表》）

“若”字除用作连词外，还用作第二人称代词，同“而”、

“乃”是一组，可译成“你（的）”、“你们（的）”。

10、若入前为寿。（《鸿门宴》）

11、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同上》）

12、且曰：“若毒之乎？”（《捕蛇者说》）

故

“故”除作名词（缘故、原因的意思）外，还可以用作连词和副词。

一、作连词，这是“故”字的主要用法。这种“故”字，它总是用于因果关系的果句，表示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的结果。可译“因此”“所以”。如：

1、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劝学》）

2、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曹刿论战》）

3、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鸿门宴》）

4、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触龙说赵太后》）

二、作副词，是“本来”“仍然”的意思。

1、今肃迎操……累官故不失州郡也。（《赤壁之战》）

尚、犹、况

“尚”和“犹”都是副词，表示肯定，强调行为动作过去如何，现在“仍旧如何”。这种“尚”、“犹”可译成“还”、“仍旧”等词。如：

1、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捕蛇者说》）

2、今北土未平，马腾、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赤壁之战》）

3、今以蒋氏观之，犹信。（《捕蛇者说》）

4、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赤壁之战》）

有时候“犹”同“尚”、“若”结合起来，共同表示一个意思。

5、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

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察今》）

6、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同上》）

“况”是个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它一般用于复句的后面分句。“况”有时与“尚”、“犹”等相呼应，这时“尚”、“犹”译成“尚且”、“还”，“况”译成“何况”。

1、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廉蔺列传》）

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赤壁之战》）

3、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也，而况石乎！（《石钟山记》）

但、徒

“但”和“徒”是一组表示动作范围的副词。这种“但”、“徒”可译成“只”、“仅”、“只是”等词。

1、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辞》）

2、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赤壁之战》）

3、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指南录后序》）

4、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赤壁之战》）

5、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廉蔺列传》）

“徒”字用作副词，有时含有“徒然”、“白白地”的

意思。如：

- 1、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孔雀东南飞》）
- 2、不然，徒死于贪吏耳。（《方腊起义》）

皆

“皆”只能做副词，表示范围的全面，可译为“都”、“完全”。

- 1、失期，法皆斩。（《陈涉世家》）
- 2、卒皆夜惊恐。（《同上》）
- 3、皆曰：“不能！”（《方腊起义》）
- 4、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蔺列传》）

从上面的例句可见“皆”是用来限制动词谓语的的范围廉的。还有一种用法，表面上看去是修饰名词，其实它还是作为一个副词来限制谓语，只不过所限制的是判断性的名词谓语罢了，如：

- 1、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泓之战》）
- 2、当轴者皆齷齪邪佞之徒。（《方腊起义》）
- 3、皆我东南赤子膏血也。（《同上》）

第二部分 句式

壹、词类活用、使动与意动

一什么是词类活用

古汉语如同现代汉语一样，词是有定类的，就是说某词属于某一词类一般说是固定的；类有定词，就是说分出来的词类，每一词类有一定数量的词；词类在句中的职务也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句子的名种成分经常是由那些词类来承当是比较稳定的。这些是一般的、常规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变通的情况，这最主要的是词类活用。

什么是词类活用呢？不按照词的原属词类的功能充当句子成分，而是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临时地灵活运用。在古汉语中活用现象比较多的集中表现在其它词类活用为动词。下面我们分别地说明这类现象。

二、名词用如一般动词

名词一般只作主语、宾语、定语，这是常规的用法。在一定条件下，名词能够临时地灵活地用如动词，充当句子的谓语。一般地说，名词进入到下列几种语言环境，根据汉语的习惯，便得认为是活用为一般动词。

（一）两个名词并列，但没有并列关系，也不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认定了后一个名词是宾语，则在前的名词便活用成动词，产生了动宾结构所有的支配关系。比如：

1、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鲁仲连义不帝秦》）

——脯，肉干。在本句是名词用如动词，意思是将鄂侯处死做成肉干。

2、范增数目项王。（《鸿门宴》）

——目项王，向项王丢眼色。

3、策蹇驴，囊图书，夙行失道，望尘惊悸。（《中山狼传》）

——囊图书，用口袋装着图书。

（二）名词后紧跟着代词，则此名词活用如动词。

4、其时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察今》）

——法，取法，效法。

5、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齐晋鞌之战》）

——肘，用肘顶撞。

6、试再囊之，我观其状果困苦否。（《中山狼传》）

——囊之，用口袋装它。

（三）否定副词后面的名词用如动词。

7、今京不度，非制也。（《郑伯克段于鄢》）

——度，符合法度。

8、不蚕而衣鸟兽之皮。（《苏洵：易论》）

——蚕，养蚕。

9、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察今》）

法，效法。

（四）能愿动词后的名词用如动词。

10、沛公欲王关中。（《鸿门宴》）

——王，称王。

11、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廉蔺列传》）

——刃，用刀杀。

（五）名词后紧接着介词结构，构成动补关系，则此名词活用为动词。

12、晋师军于庐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13、师还，馆于虞。（《宫之奇谏假道》）

14、晋军函陵，秦军汜南。（《左传·僖公三十年》）

——“函陵”、“汜南”是补语，在前面都省略了介词“于”。

（六）连词“而”的后面（或前面）是动词，则“而”的前面（或后面）的名词便活用如动词。这是因为“而”所连接的前后的词，一般是同一性质的。

15、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冯援客孟尝君》）

——衣冠，穿衣戴帽。

16、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察今》）

名词用如一般动词，有两个特点：

（一）名词一经用如动词，就能表示动作行为的意义。

（二）名词用如动词，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动词，在意义上多半还保留原来名词的意义，我们在理解整个句意时，有时很自然地会把它体会成一个动宾词组，动词的意义是新具备的，而原有名词的意义正好是这个动宾词组的宾语。

三、使动用法

使动用法，是在一个句子里，动词谓语表示主语使令宾语怎样的用法。主语所代表的人或物并不施行动词所代表的动作，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施行这个动作。

除了一部分动词在具体情况可以这样用之外，有些名词与形容词活用如动词后也具有使动意义。

（一）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

- 1、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本纪》）
- 2、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鸿门宴》）
- 3、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陈涉世家》）

——忿恚尉，使尉恼怒。

（二）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

- 4、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中山狼传》）
- 5、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苏武传》）

——降武，使苏武降。

- 6、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论贵粟疏》）

（三）形容词用如使动：

所谓形容词用如使动，是说形容词活用如动词，而且有使动意义，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物具有这个活用如动词的形容词所代表的性质或状态。

- 7、今媼尊长安君之位，……。 （《触龙说赵太后》）
——使长安君之位尊。
- 8、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方腊起义》）

——使徭轻，使赋薄，以使民力宽。

9、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论》）

——黔首，百姓。愚黔首，使黔首愚。

（四）名词用如使动：

名词除可活用如一般动词外，还可以表示使动，使令宾语成为名词所表示的事物。

10、异时倘得脱颖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效蛇之诚？（《中山狼传》）

——肉骨，使白骨长肉。

11、齐桓公九合诸侯而国异姓。（《晋世家》）

——国异姓，使异姓诸侯为国。

12、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羽本纪》）

——王我，使我为王。

13、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武安侯列传》）

——相魏其，让魏其做丞相。

四、意动用法

意动用法是一种由形容词、名词活用如动词的用法，由这种活用而来的动词组成的动宾结构，能表示主语认为宾语如何的关系。

（一）形容词用如意动：

形容词活用如动词，还可以表示主语认为宾语具有怎样的性质或状态的用法。

1、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论贵粟疏》）

2、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邹忌讽齐王纳谏》）

——美我，认为我俊美。

3、若毒之乎？（《捕蛇者说》）

——毒之，认为这事危险。

（二）名词用如意动：

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后，表示主语认为宾语是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人或事物。

4、粪土当年万户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视当年的万户侯为粪土。

5、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不毁乡校》）

——不如我听取（他们的议论）而且（把这些议论）看成是（改正错误的）药。

五、名词用作状语

在古汉语中，名词能够修饰动词充当状语，表示出特有的修辞色彩。

（一）表示比喻：

1、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

——人立，如人般地站立着。

2、秦孝公据殽函之谷，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

3、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

（《史记·循吏列传》）

——儿啼，如同儿童般啼哭。

（二）表示主语对宾语的态度：

一般的动宾关系是支配关系，为了表现主语对宾语的支配态度，在古汉语中可以利用名词充当状语来表现这种主语对宾语的态度。

4、君为我呼入，我得兄事之。（《鸿门宴》）

5、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饭。（《万章》）

——犬马畜饭，意思是用对待狗马的态度来喂养孔伋。

（三）表示处所或工具：

动作发生在什么地方，用怎样的工具动作的，这种情况除了用介词结构表现，有时可以用名词置于动词之前来表现这些内容。

6、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庭叱之。（《廉蔺列传》）

7、秦王车裂商君以徇。（《商君列传》）

8、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童区寄传》）

贰、数量表示法

一、物量的表示

称述名词的数量，在古汉语中有些地方跟现代汉语不一样，在阅读文言文时需要注意：

（一）不用量词，只将数词放在名词前面以表示这名词的数量。

1、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愚公移山》）

——“二山”，现在就得说“两座山”。

2、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冯谖客孟尝君》）

3、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

(《六国论》)

(二)不用量词，而是将数词置于名词后以表示数量。

4、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殽之战》)

5、吏二缚一人诣王。(《晏子使楚》)

6、瑜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赤壁之战》)

(三)数词带量词，放在名词后以表示物量。

7、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伐檀》)

8、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

(《鸿门宴》)

9、杂綵三百匹，交广市鲑珍。(《孔雀东南飞》)

——“杂綵三百匹”即“三百匹杂綵”。

(四)数量词与名词间加“之”。

10、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唐且不辱使命》)

11、既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荆轲刺秦王》)

12、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平原君列传》)

二、动量的表示

(一)一般的是将数词直接放在动词前，而且不用动量词。

1、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跽。(《廉蔺列传》)

2、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六国论》)

3、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

(《劝学》)

(二) “再”表示动作的两次，不同于现代汉语表示动作的重复。

4、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5、丈人闻之，歔歔再三，以杖叩狼曰。(《中山狼传》)

6、壹战不胜，请再，再战不胜，请三。(《公羊传·成公二年》)

(三) 三、九表多数

古人常常在动词前用“三”、“九”这样的数词表示动作的多次，“三”、“九”不能用实数的概念去理解。

7、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8、三折肱，知为良医。(《左传·定公十三年》)

9、肠一日而九回。(《司马迁传》)

——回，回转。

有时“三”、“九”还可以表示物量的多数，用在名词之前，如：

10、若九牛亡一毛。(《报任安书》)

11、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采葛》)

三、概数与基数

(一) 概数：

所谓概数，是说约略的数。文言文中表概数时有一些特用的词须要注意。

“所”：

1、十八日所而病愈。(《扁鹊列传》)

2、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留侯世家》)

“许”：

3、潭中有鱼，可百许头。（《小石潭记》）

4、出适刘氏，二十许年。（《奏弹刘整》）

“余”、“有余”：

5、邹忌修八尺有余。（《邹忌讽齐王纳谏》）

6、一车炭重千余斤。（《卖炭翁》）

7、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赤壁之战》）

（二）基数：

基数是指从一到九的数。这里只讲一种常见的表示法。在利用基数表示两位数时，常常在中间加进“有”这个词，这“有”即“又”，起一个加号的作用。

8、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封禅书》）

9、是后，六十有五年。（《匈奴列传》）

10、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出师表》）

叁、定语的位置和表示法

定语的位置，一般以在被修饰部分的前面为常见，这与现代汉语是一致的。但在古代汉语中，存在着定语后置的现象，就是说，被修饰的部分在前，起修饰作用的定语在后。这种情况有三种表示法。

（一）中心词（被修饰部分）+之+定语（修饰部分）

1、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劝学》）

2、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涉江》）

这种情况不多见。

（二）中心词（被修饰部分）+定语（修饰部分）+者。

3、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孟尝君列传》）

4、求人可使报秦者。（《廉蔺列传》）

5、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荆轲刺秦王》）

6、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登泰山记》）

这种情况，有一个助词“者”作明显的标志，在理解时把修饰的部分前置，会使我们更清楚地把其间的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分析出来。

（三）中心词（被修饰部分）+之+定语（修饰部分）+者

7、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石钟山记》）

8、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诵也，无不谶也，必问其名。（《勾践栖会稽》）

9、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使司平于我也。（《送薛存义序》）

这种情况，“之”与“者”这两个助词都是我们识别的标志。

肆、状语、补语的位置和表示法

状语是修饰限制动词和形容词的成分，补语是补充说明动词和形容词的成分，状语在前，补语在后，这是总的情况。由于所处的位置的具体情况不同，状语、补语搭配的不一致，而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句式。我们举其较常见的主要的句式分析一下。用划数法分析，体例如下：

主语：—— 谓语：—— 状语：〔 〕

补语：〈 〉 宾语：----- 定语：（ ）

一、“状语+主语+谓语”式

- 1、〔已而〕简子至。（《中山狼传》）
- 2、〔夜久〕语声绝。（《石壕吏》）
- 3、〔时〕国王骄奢，……。 （《张衡传》）

这种句式的谓语，常常带有宾语：

- 4、〔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殽之战》）
- 5、〔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促织》）
- 6、〔十年春〕，齐师伐我。（《曹刿论战》）

二、“主语+状语+谓语”式

- 1、项王〔默然〕〔不〕应。（《鸿门宴》）
- 2、赵王〔遂〕行。（《廉蔺列传》）
- 3、鲁肃〔独〕〔不〕言。（《赤壁之战》）
- 4、舟人〔大〕恐。（《石钟山记》）

这种句式也能带上宾语：

- 5、秦王〔不〕肯击钺（《廉蔺列传》）
- 6、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察今》）

这种句式也往往省略主语：

- 7、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廉蔺列传》）

- 8、〔遂〕〔与鲁肃〕〔俱〕诣孙权。（《赤壁之战》）

三、“状语+主语+状语+谓语”式

- 1、〔今〕寡人〔不〕能。（《勾践栖会稽》）
- 2、〔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登泰山记》）
- 3、〔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狱

中杂记》)

这类句式中的动词也有带宾语的:

4、〔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苏武传》)

5、〔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李将军列传》)

四、“主语+谓语+补语”式

1、沛公军<霸上>。(《鸿门宴》)

2、大声发<于水上>。(《石钟山记》)

3、肃追<于宇下>。(《赤壁之战》)

五、“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式

1、樊哙覆其盾<于地>。(《鸿门宴》)

2、穆公访诸<蹇叔>。(《骰之战》)

3、秦攻赵<于长平>。(《虞卿列传》)

这类句式有时不出现主语，因为种种原因省略了；

4、内狼<于囊>。(《中山狼传》)

5、归璧<于赵>。(《廉蔺列传》)

6、得双石<于潭上>。(《石钟山记》)

7、闭我<囊中>。(《中山狼传》)

以上五种格式，远非是有关状语、补语的句式的全部，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只要本着状语是在谓语前、或提到句首，补语在谓语之后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把简单句中的状语与补语所组成的种种格式分析出来，从而帮助我们理清简单句所传达出来的句意。

伍、宾语的位置和表示法

我们只讨论古汉语中双宾语的位置和前置宾语的几种方

式这两个问题。

一、双宾语

什么是双宾语呢？古汉语中有一部分动词，如“告、问、遗、赐、教……”，表示“给与”或“取”的意义，这种动词往往要跟指称人的宾语和指称事物的宾语发生关系，这种在具有“给与”或“取”意义的动词后的两个宾语是所谓的双宾语。指人称的宾语多半居前，表示动作涉及到的人，我们管它叫近宾语，指称事物的宾语在后，表示动作涉及的事物，我们管它叫远宾语。如：

1、贻我彤管。（《静女》）

2、公语之故，且告之悔。（《郑伯克段于鄢》）

3、赐之卮酒。（《鸿门宴》）

4、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廉蔺列传》）

——“吾璧”是偏正词组做宾语，不是双宾语。

5、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李将军列传》）

6、予我千金，吾生若。（《狱中杂记》）

7、诏赐抚臣名马衣缎。（《促织》）

以上的例子说明，双宾语的顺序，往往是指人的近宾语在前，指物的远宾语在后，其顺序是：动词+（近宾+远宾）。

在指物的宾语由代词“之”充当时，则指物的宾语也可以在前，指人的宾语在后，指称人和物的宾语的位置变了，如：

8、传之美人以戏弄臣。（《廉蔺列传》）

——“之”，指代“璧”。

9、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平原君列传》）

——“之”指代“铜盘”。

二、前置宾语的几种表示法

宾语一般在动词之后。在古代汉语中，宾语因一定的语言环境还可以提到宾语的前面。下面，我们谈谈宾语前置的几种方式。

（一）“前置宾语+之（是）+谓语”式。

1、日居月诸，下土是冒。（《日月》）

——“居”、“诸”语气助词。“冒”，照耀。

2、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闭宫》）

——“膺”，打击。“惩”，警告。

3、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六年》）

4、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左传·宣公十五年》）

上述这一类宾语前置，完全出于强调，为的是突出宾语部分，引起专注。其间的“之”、“是”是助词。

（二）“何+宾语+之+谓语”式。

1、先軫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殽之战》）

——“为”，给予。“何施之为”可译为：给予什么恩惠！

2、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勾践栖会稽》）

——“何后之有”即“有什么晚的”。

3、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信陵君窃符救

赵》)

4、姜氏何厌之有？（《郑伯克段于鄢》）

“厌”，满足。

5、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岳飞》）

这第二种前置宾语的格式，基本上是带有反问语气的句子，而且谓语是存现动词“有”，在前置宾语的前面有疑问代词“何”。中间的“之”是个助词，是起标志宾语提前的作用的。

（三）“否定副词+代词宾语+动词”式。

1、此邦之人，不我肯穀。（《黄鸟》）

——“穀”，养。

2、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邶风》）

——“于”同“吁”，“于嗟”是感叹词。

“洵”，久远的意思。这话的意思是：唉，离家这么远了，不让我活下去呀！唉，仗打得这么久了，对我们太不讲信用了。

3、既不我嘉，不能施反。（《载驰》）

——“嘉”，赞同。意思是：既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也不能马上就返回。

4、怨年岁之不吾与。（《离骚》）

（以上是否定副词“不”修饰谓语，代词宾语提前的例子。）

5、莫我肯劳。（《硕鼠》）

6、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晋灵公不君》）

（以上是否定性的无定代词“莫”做主语，代词做宾语

提前例。)

7、天下未之有也。(《臆篋》)

8、以国之多难，未汝恤也。(《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以上是否定副词“未”修饰谓语，代词做宾语提前例。)

9、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10、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秦策》)

11、大夫君子，无我有尤！(《载驰》)

——“无我有尤”，不要抱怨我。

(以上是否定副词“毋(无)”修饰动词，代词宾语前提例。)

(四)“疑问代词宾语+动词谓语”式

12、沛公安在？“(《鸿门宴》)

13、豫州今欲何至？(《赤壁之战》)

14、孟尝君曰：“客何好？”(《冯谖客孟尝君》)

上面的句子是疑问句，疑问代词做动词的宾语，这在古汉语中一般是要提到谓语的前面。

疑问代词充当介词宾语，有时也提至介词的前面。如：

1、〔曷为〕久居围城之中而不去也？(《鲁仲连义不帝秦》)

2、不然，籍〔何以〕至此？(《鸿门宴》)

3、〔何以〕言之？(《赤壁之战》)

陆、关于判断句

古汉语的判断句，主要格式有下边几种：

一、“主语+名词谓语”式

1、秦，虎狼之国。（《屈原列传》）

2、席方平，东安人。（《席方平》）

3、此人力士。（《魏公子列传》）

这种判断句式，判断的关系完全是通过语序来体现的。

主语在前，名词性的谓语居后，主语和名词性的判断谓语间多半有标点间隔，读的时候，往往要在主语后顿宕一下，然后再读谓语，这样，被判断的主语在前，对主体加以判断的内容在后的关系就可以体会出来了。

二、“主语+名词谓语+也”式

1、我，子瑜友也。（《赤壁之战》）

2、曹公，豺虎也。（《赤壁之战》）

3、或曰：此鹤鹤也。”（《石钟山记》）

4、此世所以不传也。（《石钟山记》）

这第二种判断句式，特点是在名词谓语后，即在句尾殿以语气助词“也”。这样，谓语对主语的判断语气加重了，判断的内容就突出了一些。这种句式，主语与谓语间一般的也略有语音停顿，但在代词充当主语的这种判断句，却没有（或者说只有更为短促的）语音顿宕，例如：

5、此饰说也。（《虞卿阻割六城与秦》）

——“此”，指楼缓主张割六城与秦以求和的话。

“饰说”，骗人的话。似此类代词做主语的判断句，一般不加表示语音顿宕的逗号。

6、此所以染者众也。（《狱中杂记》）

7、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李将军列传》）

三、“主语+者+名词谓语+也”式

1、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鸿门宴》）

2、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廉蔺列传》）

3、亚父者，范增也。（《鸿门宴》）

4、蔺相如者，赵人也。（《廉蔺列传》）

这种判断句的特点是：主语后有语气助词“者”，加强了顿宕的语势，名词谓语后有语气助词“也”，这样，主语与谓语都佐以语气词，判断的肯定语气是更为强烈了。

四、“主语+为+名词谓语”式

古汉语中的判断句多凭语序、语气词来表现，但不是说就没有判断词，只不过经历了一个由稀有到一般的发展过程。我们在这里只谈谈能表达判断句意的“为”字式。

“为”，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动词，基本意思是“变”、“做”，在表达动词意义时，“为”字它就不是判断词，而只有在表达判断关系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判断词。下面的句子都应该被看成是判断句，“为”是判断词：

1、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微子》）

2 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遣魏王及公子书，请教于魏。（《平原君列传》）

3、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李将军列传》）

上边这些例句充分说明，“为”除了能做动词、介词外还可以表达“是什么是什么”这样的判断关系的，应该看成是判断词。

古汉语中不仅只上面谈的几种判断句式，尚有由否定副词“非”构成的否定判断句，由副词“乃”构成的判断句等等，但都是不加判断词类型的变化，我们不多加介绍了。

柒、关于被动句

表示被动关系的句子有的没结构标志，完全需要从意义去理解；有的则有结构标志，用“于”“为”“见”“被”等词，来构成被动句式。

一、“于”字式

“于”这个介词能引进行为的主动者，组成介词结构作动词的补语，这“于”字可译成“被”“叫”“让”等。如：

1、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廉蔺列传》）

——“幸于赵王”即被赵王宠幸，“于”引进行为的主动者“赵王”，“君”是承受动作的。

2、夫赵兵困<于秦>，又割地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虞卿阻割六城与秦》）

——“困于秦”即“被秦困”，“秦”是行为的主动者。

3、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带<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屈原列传》）

——“于物”，补语。这意思是“不让事物拘束”。

4、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 （《五人墓碑记》）

——即“不被远、近的人容纳”。

5、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狱中杂记》）

——“伤于缚”即被捆绑弄伤。“者”是结构助词，附在动补结构“伤于缚”后组成名词性词组做主语。

“于”字引进行为的主动者做动词谓语的补语，能够表示被动，这种关系要慎重地从上下文体会文意加以断定，因为介词“于”组成介词结构做补语还能表示别的关系。

二 “为”字式

“为”字表示被动，它经常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组成介词结构，充当动词的状语。这种“为”字又往往跟结构助词“所”字相配合，构成“主语+为+行为的主动者+所+动词谓语”的格式。例如：

1、吾属今为之虏矣！（《鸿门宴》）

2、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屈原列传》）

3、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赤壁之战》）

4、其印为予群众所得。（《梦溪笔谈·活版》）

5、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六国论》）

三、“见”字式

“见”表示被动，在形式上不同于上两类句式，它本身不能引进行为的主动者，而是直接用于动词谓语之前，我们把这种“见”字称为关系副词。“见”也有时同引进行为的主动者介词“于”字相配合，共同表示被动关系。

1、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廉蔺列传》）

2、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

好辞而以赋见称。（《屈原列传》）

3、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
（《廉蔺列传》）

4、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列传》）

捌、关于疑问句

古汉语中的疑问句一般地是通过疑问代词（如：何、胡、奚、安、曷、焉、恶、谁、孰……）和疑问语气词（如：乎、哉、耶、邪、……）来构成的。也有的通过疑问副词（如：岂、独……）来表现的。疑问词在句中作主语、谓语、状语、宾语都能构成疑问句。疑问语气词是出现在疑问句的句尾，有时要跟疑问代词搭配构成疑问句，有时和疑问副词搭配构成疑问句；疑问副词一般出现在问句的主语前或主语后，同疑问语气词构成疑问句。

下面，我们仅就古汉语中比较有特点的疑问句式分别说明，一般的疑问句就略而不提了。

一 “不亦……乎”式

“不亦……乎”这种疑问句是古汉语比较惯用的句式，这种句式疑的成分很少，说话者主观上有看法，是一种抱有主意的问，虽问不疑。使用这种句式，语气就和缓、委婉得多。从形式上分析，“乎”是疑问语气词，表示有疑，但，否定副词予以否定，这就成了否定的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疑了；另外，“亦”是一个表示比较但是相同的副词，着眼点在“相同”，是一种肯定内容的说法，而且语气是硬里有软的。所以，我们说“不亦……乎？”是种表示比较委婉的反问句式。例如：

1、阻而鼓之，不亦可乎？（《子鱼论战》）

——“鼓”，名词用如动词。这里，子鱼完全是肯定“阻而鼓之”的合理性，但语气比较委婉。

2、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察今》）

——“不亦惑乎”，是说“刻舟求剑”者惑。

3、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原毁》）

二、“岂……”哉（耶、乎）”式

“岂”是个特殊的疑问副词，它能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疑问意义，体现不可能的思想，翻译时常被译成“难道”、“怎么能”、“哪能”等等字眼。它一般地要与语气词“哉”、“邪（耶）”、“乎”组合成句。这由“岂”与语气词构成的句子可以表达反诘语气，也可以表达测度语气，也可以表达感叹语气，这些语气可由上下文意体会得出。

“岂”可出现在主语前，也可以出现在主语后。

下面我们分别说明“岂”与各语气词组句的句式：

1、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刺秦王》）

——“岂可得哉？”表示反问，意思是“可得”是不可能的。可译为：难道可能吗？

二、岂古之人有异哉？（《原君》）

3、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李将军列传》）

4、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荆轲刺秦王》）

——“荆卿岂无意哉？”，测度的感情较重。

5、以此为治，岂不悲哉！（《察今》）

6、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同上》）

7、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
（《鸿门宴》）

8、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同上》）

9、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原君》）

10、是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壁而得罪大王乎？（《廉蔺列传》）

11、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神灭论》）

12、且文章岂有繁简耶？（《文章繁简》）

三、“无乃……乎”式

“无乃”是表示委婉语气的固定词组，不能拆开理解，它表示“恐怕要”、“只怕”、“大概”等等意思，出现在谓语前，这种句子要用疑问语气词“乎”煞尾，“无乃……乎”这种句子多用来表示测度性的疑问。例如：

1、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穀之战》）

——“无乃不可乎”翻译为：恐怕不可以吧？

2、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栖会稽》）

——“无乃后乎”即“只怕迟晚了吧！”

3、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同上）

——只怕要伤害君王所喜爱的东西吧！

4、今少卿乃教以贤进士，无乃与私心刺谬乎？（《报任安书》）

——刺，乖戾。刺谬，违背。

四、“得无……乎（耶）”式

“得无”，最好不拆开理解，因为习惯上常连用，表示“该不会”、“能不”的委婉测度的疑问语气（假如要分析，“得”是个能愿动词，“无”是否定副词，合起来的意思仍然是“该不”、“能不”）。这种测度性的疑问句尾一般用“乎”或“耶”这样的语气词。例如：

1、日食饮得无衰乎？（《触龙说赵太后》）

——日，每天。衰，减少。这话是说每天饮食该不会减少吧！

2、虞卿曰：“楼缓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得无更割其内而媾乎？”（《虞卿阻割六城与秦》）

3、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使楚》）

4、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

5、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促织》）

五、“何……为”式

古汉语中有一种表示反问的习惯用法，那就是在句首用疑问代词“何”，或用疑问代词“何”组合的介词结构“何以”作状语，在谓语后，即句尾用语气词“为”，从而构成表示反问的句式。这种在句尾的“为”可译成“呢”。例如：

1、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鸿门宴》）

2、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列传》）

——瑾、瑜，皆美玉。见放，被流放，“见”表被动。

3、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淮阴侯列传》）

——这句里用了两个“为”，但不同，第一个“为真王”的“为”是判断词，可译为“算是”，第二个却是语气词。“何以假为”是说：“干什么做假王呢？”假，用如动词。

六、“如（若）何”式

疑问代词“何”，能够同“如”、“若”、“奈”几个代词组成“如何”、“若何”、“奈何”这样的结构，有时还能在其间插进去名词、代词或者词组。“如”、“若”、“奈”含有处置、对付、安顿这样的动词意义。这种结构构成的疑问句多半是询问办法，或就某一问题讨教，或者是处于没有办法时的一种哀叹，或就某问题的反问，这些具体内容，都要随上下文的情况加以定夺。例如：

1、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穀之战》）

2、伤未及死，如何勿重？（《子鱼论战》）

3、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李将军列传》）

4、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郑伯克段于鄢》）

——之，指国有二君的情况。“若之何”，对这种情况怎么对付（处理）呢？

5、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愚公移山》）

——怎么对付太行、王屋这两座大山呢？

6、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移山》）

七、“独（宁）……哉”式

“独”、“宁”是表示疑问的副词，跟语气词“哉”、“邪”、“乎”，一前一后构成一组疑问句。这种疑问句由于内容不同，可以表示反问，也可以表示事理不可能的质疑和感叹。这种句中的“独”已几乎不是表示“仅仅”这样的词义，已经变成“难道”这样的意义了。例如：

1、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廉蔺列传》）

2、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耶？（《信陵君窃符救赵》）

3、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魏其武安侯列传》）

——忤，忤逆，作对。“宁可救邪？”意思是：

“难道可以救吗？”

4、今予之生也，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淮阴侯列传》）

——予，置也。走，逃跑。“宁尚可得而用之

乎？”意思是：“难道还可能任用他们吗？”

玖、关于兼语式

古汉语的兼语式，大致有下边几种：

一、“以……为……”的兼语式

这种句式中的“以”字是动词，它在意念上有驱遣或认定的意思，可以译成“认为”“承认”“任命”等；“为”可以译成“是”“做”等。如：

1、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曹。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赤壁之战》）

2、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信陵君窃符救赵》)

3、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原君》)

4、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 (《勾践栖会稽》)

似这种兼语式，“以”应该是动词，可以译成“认为”、“承认”、“任命”等意思。“为”可以译为“是”、“做”等意思。我们认为，这种兼语式中的“以”是动词，而不是介词。

要注意与下边例句中的“以”字的用法区别开来。

1、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刻舟求剑》)

2、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而蔺相如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廉蔺列传》)

以上两例中的“以”字，都是介词。

二、“……有……”的兼语式

兼语式的第一个动语是“有”，也可以构成兼语式，兼语通常由名词充当。如：

1、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鸿门宴》)

2、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苛政猛于虎》)

3、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石壕吏》)

三、“……使(令)……”的兼语式

“使”“令”等动词是兼语式最常用的第一个动词，这种动词要求它的宾语有所动作或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使”“令”动词后面的宾语就成了兼语，它的后面需要有谓语来补充整个谓语的意义。如：

- 1、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鸿门宴》）
- 2、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
（《廉蔺列传》）

3、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传》）

4、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事楚。（《屈原列传》）

5、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赤壁之战》）

——“命”同“令”。

6、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触龙说赵太后》）

拾、关于成分的省略

句子成分的省略，虽是古今汉语句法上所共有的现象，但它在古汉语当中却是更为突出的。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在不影响彼此交际的原则下，为求得简洁与明快，有时把句子中的某些成分省去不说。可以被省略的成分有：主语，宾语（包括介词的连带成分），兼语，介词“于”“以”等。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省主语。如：

1、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 ）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鸿门宴》）

2、曰：“（ ）日食饮得无衰乎？”曰：“（ ）恃粥耳。”（《触龙说赵太后》）

3、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 ）私见张良，（ ）具告以事，（ ）欲呼张良与俱去。

(《鸿门宴》)

4、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啖人，()无御之者。(《捕蛇者说》)

5、()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劝学》)

6、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

以上各例，例1、2主语因对话省略；例3、4主语因承前省略；例5、6主语因泛指省略。

二、省宾语(包括介词的连带成分)。如：

1、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鸿门宴》)

2、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
(《同上》)

3、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痂，去死肌，杀三虫。(《捕蛇者说》)

4、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鸿门宴》)

以上各例，例1省略动词“告”的宾语“之”(代张良)，省略介词“与”的连带成分“之”(指项伯)。例2省略动词“与”的指人宾语“之”(代樊哙)。例3省略介词“以”的宾语。例4省略介词“为”的宾语。

三、省兼语。如：

1、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殽之战》)

2、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 ）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蔺列传》）

3、余人各复延（ ）至其家，皆出酒食。（《桃花源记》）

以上各例，例1省略兼语“之”（指孟明、西乞、白乙），例2省略兼语“之”（指蔺相如）；例3省略兼语“之”（指渔人）。

四、省介词“于”。如：

1、桔生（ ）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
（《晏子使楚》）

2、将军战（ ）河北，臣战（ ）河南。（《鸿门宴》）

3、项王则受璧，置之（ ）座上。亚父受玉斗，置之（ ）地，拔剑撞而破之。（《同上》）

拾壹、复句的几个问题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句，彼此意思上有联系，可以合起来构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这样的句子叫作复句。这样看来，复句是对单句来说的，是在单句的基础上形成的。复句里的每个单句叫作分句，按出现的顺序称第一分句，第二分句，……。

按照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复句分成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两大类。联合复句的基本特点是各分句是平等的连接起来的，分不出主次。偏正复句的基本特点是分句之间有偏有正，有主有从（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主从复句），正句是全句的正意所在，偏句则是从种种关系上去说明、限制正

句。一般的顺序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特殊情况下，也有正句在前，偏句在后的情况。下面我们分别来谈谈这两类复句。

甲、联合复句

这种复句的分句之间也还存在着种种关系。择其主要的有三种，即：并列关系、进层关系、选择关系。有人也在这三种关系之外，另立承接关系（也有叫连贯关系）。我们觉得承接关系与并列关系很接近，甚而至于有时难解难分，所以就把两种关系合在一起，统称之为并列关系。

一、并列关系

几个分句分别说出有关的几件事，或者说出连续发生的几件事和几种动作，这就是并列关系。这种关系在表达上有时不用关联词语，有时需要关联词语。先看不用关联词语的：

1、项王、项伯东向坐；| 亚父南向坐。（《鸿门宴》）

2、……将军战河北，| 臣战河南。（《同上》）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劝学》）

4、城入赵而璧留秦；| 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廉蔺列传》）

以上四个例句，分句之间的关系都是并列的。下面是带关联词语的：

（一）遂、乃

1、由是先主遂诣亮，| 凡三往，| 乃见。（《隆中对》）

——“诣”，动词，拜访。“遂”字译成“就”。

2、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 终已不顾。（《荆轲刺秦

王》)

3、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
|遂至其颠。(《登泰山记》)

“遂”字译成“就”。

4、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刺秦王》)

5、窃喜两隶已去，|遂转身南向。(《席方平》)

——“隶”，衙役。

6、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伏。(《同上》)

——“受”，接过来。“束”，绑。“一身”，全身。“殊”，副词，很，起加强语气的作用。

“升堂”、上堂。“伏”，跪下。

我们举出的例句中的“遂”字，虽然都是副词，但它所在的句子同前面的句子都有并列承接关系。

7、太子丹恐惧，|乃请荆卿曰：“……”(《荆轲刺秦王》)

8、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
(《同上》)

9、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有改悔，|乃复请之曰……。(《同上》)

10、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庭，引赵使者蔺相如。(《廉蔺列传》)

上面四个例句中的“乃”字和“遂”字的用法一样，可以互换。它们也可一起连用。如：

11、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

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刺秦王》）

——“于”，在此读（屋）。

12、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于期之首；函封之。
（同上）

——“盛”，读（成），装。

（二）即

“即”字在古汉语中兼有两种词性：一是连词，一是副词。连词“即”，多用在复句中作关联词语。这种“即”又有两种作用：一、表示并列关系；二、表示假设关系。这里只谈前一种作用。

表示并列关系的“即”的用法如：

1、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五人墓碑记》）

2、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指南录后序》）

——“二阃（捆）”，指淮东制置司李庭芝，淮西制置司夏贵。

（三）则、于是

“则”字的主要用途是作连词，个别时候也作副词。

“则”字作连词，可以用在并列关系复句中起关联作用，可译成“就”字或“于是”。

1、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五人墓碑记》）

2、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指南录后序》）

二、进层关系

有的联合复句，分句和分句之间有一层进一层的意思，这就是进层关系复句。也有人把它叫做递进关系，进逼关系，说法不一，其所指则是一个。

表示进层关系的比较典型的格式有“……尚……，况……”、“……犹……，况……”、“且……，况……”。这里边的“尚”、“犹”、“且”，都是副词，它们的作用是用在表示进层关系复句的前面的分句里，而强调对行为动作的肯定，可译成“尚且”。而且在后面的分句里，往往要出现连词“况”与之相呼应，看下面的一些例句：

1、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廉蔺列传》）

2、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郑伯克段于鄢》）

3、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伍子胥传》）

4、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左传·宣公十二年》）

5、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赤壁之战》）

6、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廉蔺列传》）

7、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宫之奇谏假道》）

也有的时候，前面的分句干脆没有“尚”、“犹”、“且”之类的关联词语，只在后面的分句里出现连词“况”字。

8、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

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五人墓碑记》）

表示进层关系的复句，不仅仅有上面谈到的几种类型，也有全句只用一个“且”字，如：

9、公语之故，且告之悔。（《郑伯克段于鄢》）

10、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鸿门宴》）

三、选择关系

有的联合复句，两个或几个分句分别说出几样事情，表示要在这几样事情中选择一样，这就是选择关系。

表示选择关系复句的第一种形式就是用“与其……孰若（孰与、宁）……”等关联词语构成复句，用比较语气说出，从而肯定后一分句的意思。看下面的例子：

（选择） （并列） （选择）

1、与其杀是童，孰若卖之？ | 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柳宗元：《童区寄传》）

——与其杀了这个小孩，哪里比得上卖了他？与其卖了他平分，哪里比得上我得钱独吞呢？

（选择） （并列）

2、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 | 其孰利乎？（《勾践栖会稽》）

——与其杀伤这些人，宁可得到这个国家，（比较一下）哪一个更有利呢？

再看表示选择关系的另一种形式。

3、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 | 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史记·酈生传》）

——您打算帮助秦攻打诸侯各国呢？还是打算率领

诸侯去攻打秦国呢？

4、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李将军列传》）

这一种形式的选择关系复句与第一种形式的选择关系复句相比较，有些地方不同。首先，第一种形式前后两个分句里都有一定的关联词语相呼应，即或在前个分句里没出现（如例2），但是也可以加上相应的关联词语。而在后一种形式里，只在第二分句中出现了关联词语（用连词“且”“抑”表示选择关系）。第一分句中没，而且也没必要去补加什么。其次，第一种形式分句之间的意思虽是用比较的语气说出来的，但却很明显地肯定了后个分句的意思。第二种形式则不然，这里边并不含有强调那一方，而是“数者择一”，有“或此或彼”的意思。

还有一种形式，和上面谈过的第二种形式基本上一致，就是正个选择关系复句中没有关联词语，只是用疑问语气助词“乎”字来表示。用于选择问句里的这种“乎”字，可译成“呢”。

5、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不攻乎？（《虞卿阻割六城与秦》）

乙、偏正复句

在偏正复句里，我们想谈三种关系。把转折关系和让步关系合并在一起称转折让步关系；把假设关系和条件关系合并在一起称假设条件关系；再加上因果关系。下面我们分别来谈。

一、转折让步关系

这种类型的复句特点是，前个分句说了个意思，后个分句不是顺着它继续说下去，而是作了一个转折，意思同前

个分句正相反或相对，或者是在前个分句里，在意思上先退让一步，接着在后面的分句里再转入正意。

第一种是前个分句里没有连词，在后个分句里使用表示句意转折的连词。

1、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赤壁之战》）

2、酈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石钟山记》）

3、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天时不如地利》）

上面各例句中的“然”“然而”都是连词，用来表示转折关系。

第二种是在第一分句里就出现了连词“虽”，在后面的分句里可能出现与之相呼应的连词，也可能没有。如果没有，在翻译时也应顺便带出。

4、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李将军列传》）

5、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廉蔺列传》）

6、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李将军列传》）

7、北虽貌敬，|实则愤怒。（《指南录后序》）

8、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张衡传》）

上面例句（4—8），在第一分句里都带“虽”字。这个“虽”，在古汉语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连词。后一分句里有的用其它连词，如例4、8；有的则不用，如例5、6。

下列再谈第三种。这一种是用“虽然”组成让步偏句，紧接着出现一个正句。

9、虽然，| 试言公之私。（《虞卿阻割六城与秦》）

10、虽然，| 为是者有本有源，怠与忌之谓也。（《原毁》）

11、虽然，| 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原君》）

上面举了三个例句，每个例句的第一分句都是用“虽然”开头。这个“虽然”，在古汉语中不是一个词。其中的“虽”是连词，相当于今之“虽然”。“然”是指示代词作谓语，“虽然”连用，作偏正复句中的让步偏句，译成“虽然如此”或“虽然这样”。

二、假设条件关系

这种复句，前边的偏句假设一种情况，后边的正句接着说出要是假设情况实现了，将要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者是前边的偏句说出一个条件，后边正句说出相应结果。这种偏正复句就是假设条件关系复句。

假设条件关系复句的第一个分句往往用上一个假设条件连词，常用的有“苟”、“若”、“如”、“纵”、“使”、“即”，可译成“如果”、“假如”、“即使”。在后面的分句里用连词“则”与之相呼应，有时也可不用。下面举些例句：

1、苟得闻子大夫之言，| 何后之有！（《勾践栖会稽》）

2、苟如君言，| 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赤壁之战》）

3、若与之，| 臣请事之；若弗与，| 则请除之……。（《郑伯克段于鄢》）

4、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同上》）

5、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烛之武退秦师》）

6、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穀之战》）

7、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赤壁之战》）

8、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项羽本纪》）

9、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

10、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吕氏春秋·疑似》）

11、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信陵君窃符救赵》）

上面一共举出十一个例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第一分句里出现了假设条件连词，很明显地就能看出属于假设条件关系的复句。有的里边又有其他关系，属多重复句，可以再逐层分析。

三、因果关系

前面的偏句说明原因，后面的正句说明结果，这就是因果关系。常用的关联词语有“以”……”“……是以……”“……故……”“……是故……”。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1、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列传》）

2、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烛之武退秦师》）

例1、2中的“以”，都是连词，分句之间都是因果关系。所不同的是，1是由因到果，2是由果溯因。

3、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宫之奇谏假道》）

——“大”读“太”。

例3中的“是以”，是由介词“以”和代词“是”构成的固定结构，作连词用（也有人把“是以”径称为复合连词）表示因果关系。从句中位置上看，总是把它放在表示结果的分句之首，用来强调由前面的原因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性。

4、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信陵君窃符救赵》）

下面再举用连词“故”连接起来的因果句。

5、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鸿门宴》）

6、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出师表》）

7、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李将军列传》）

8、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

上面例句里的“故”字，在古汉语中是个最典型的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它与今之“所以”的语法意义正好相合。

也有的时候，“故”的前边加“以”或加“是”，组成“以故”、“是故”。这实际上就等于一个“故”，也是一个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

10、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李将军列传》）